

## 立足本土 面向全国

本刊今天创刊，我们从路遥说起。

一九八七年的深秋，路遥在新建的榆林宾馆2楼11号，正写着《平凡的世界》最后的一部。而四五年之后，在路遥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店则沟镇老家、那时在清涧文化局当文书的青年张世晔，还不是后来以笔名而闻名的那个航宇；他想入非非，计划着要成立一个文学社，想创办一份刊物，需要请路遥题词。

路遥很忙，夜以继日，每天要完成三千字的数量，除了吃饭睡觉，基本上与世隔绝。可吃饭就是机会，特别是路遥又喜欢吃从小吃惯了的揪面片。有一天下午，路遥从宾馆走出来，到熟人家吃饭，饭食正是揪面片，闻着就很香，臊子里显然炸进了山上野生的调味品杂末。前一天，路遥就知道了今天要题词，于是，在满屋子清香的笼罩下，路遥挥笔题字，一挥而就：“立足本土”。写完了，端详一番，比较满意。一气呵成，很有气象。

可那个时候，国家正在转型，财政颇显困难，县域上空的那个文学与刊物之梦，一时未能成真。如今，弹指三十多年过去，随着全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清涧河上下，也是气象万千，不与往日相同。而石嘴驿镇王家堡路遥老家村中，早已立起了一座丰碑：路遥纪念馆。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已成为了清涧居民走出清涧河流域、融入全国范围改革大潮的金色名片。

如此，以文学名著而名满天下的路遥家乡之清涧，也顺时应势，得天独厚，让那个空中之梦，降落在了地下，于是，就有了今天这本《路遥文苑》。这件事，一定是当年的路遥所没有想到的，连张世晔也一定没想到。因为，他当年想组织的文学社，并不是这个名。未来是不可预知的。

不过，当年的路遥，以“立足本土”四字题赠故乡，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这个我们得探讨。路遥出生在王家堡，清涧当然是他的“本土”，题词的对象是文学社，是一帮想踏入文坛的青年，则路遥的意思就不言自明了：希望家乡的青年们，在开始涉足文学时，首先应扎根土地，扎根家园，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而这样的文学就一定会是有根的文学，就可能根深叶茂，长成大树，变成森林，对国家、社会和自己，都会有大用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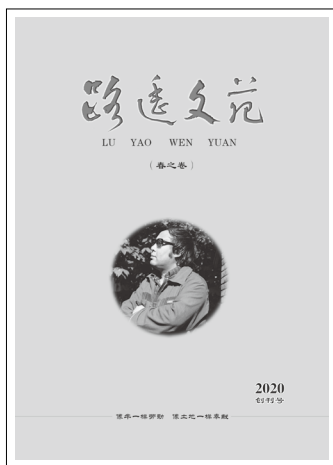
立足本土，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坚实的出发点。让我们从本土起步吧。

但是，我们在立足本土的同时，也不能忘了抬头望天，站立在本土的山头上，望一望天下和四方。因为，路遥的业绩已说明了，仅仅立足于本土还不够，还应该有一番逐鹿中原的视野和雄心，这样才可以写出震惊天下的文章来，才会对社会有大推动。

张世晔在路遥题过词不久，就闯到了西安，后来又闯到了北京。而在路遥临终的那几年，他曾给予了路遥很大的帮助，护理过医院里治疗的路遥。2019年，他写了一本书，《路遥的时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产生了大影响，他现在的笔名叫：航宇。他熟悉在医院住院前后的路遥，就写了他所熟悉的路遥，把路遥的事情告诉了天下，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成功的例子。

重复一下，立足本土，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从本土出发，走向天下。著书立说，就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

# 目录



主 管：中共清涧县委宣传部  
主 办：清涧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路遥文苑》编辑部  
地 址：清涧县委大院五楼  
电 话：0912-5261052  
准印证号：（YL）2020-ST007  
出版日期：2020年3月  
印 刷：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001 立足本土 面向全国

## 小说走廊

004 玉碎	惠 雁
015 黄豆钱	刘斌武
024 北京天香	任 静

## 散文空间

035 太极湾：剪一水诺亚方舟	如 水
041 山谷的啼鸣	岳 静
045 爱上陕北民歌	王淑玲
050 父亲的窑洞	乔彩霞

## 诗歌手冊

055 轩辕古柏的浓荫下（七首）	曹谷溪
061 信天游（七首）	郑光前
065 南湖的船（五首）	路 遥
068 落雪的时候（四首）	肖 峰
070 在灵魂与身体交界处做一块 石头（三首）	贺永军
072 王宿里（六首）	李晓恒

## 剧作工场

- 077 锅碗瓢盆 许艳  
089 较量 艾亚婷

## 路遥研究

- 093 文始文终记路遥 肖云儒  
097 路遥创作《人生》前后 张艳茜

## 校园星座

- 102 梦想，在阅读中启航  
——“逐梦新教育”读书心得征文作品选登（一）  
吴艳霞 常利菊 黄焕艳

## 清涧河文化圈

- 111 谜语之树 朱合作  
117 白狗耕地 王国强

## 综艺时空

- 封二、封三：路遥故里观光带剪影  
内文插图：秦小平

## 《路遥文苑》编委会

总顾问：温江城 高明伟  
顾问：白春田 白晓强 常彦林  
惠清俊 惠生卫 韩波兰  
编委会主任：常彦林  
编委：霍兵娃 郑小波 刘世平  
韩尚文 高世雄 杨贺  
李延胜 邓世荣 张平  
贺永军 张世卫 韩昀泽  
刘雪峰 惠东莲 师欲晓  
高光生 黄健雄

主编：曹波 陈旭晔  
执行主编：贺志军  
副主编：张文彦  
编辑：刘小涛 惠胜利  
李嘉懿 李联  
秦小平 许艳  
白林鹭 惠超笑

# 玉 碎

◇ 惠 雁

## 1

初夏小晌午短短的树荫里，玉翠在绣鞋垫。一路的交叉针打下去，再在交叉针上加针，勾成一个个间隔有序的“正”字形，这叫“将错改正”，是最为基础的一种针法。玉翠顺利地做完了“一路错”，却怎么也不能在那遍布的交叉针上面勾出互相连接的“正”字来，拆了做，做了拆，玉翠急得手心出了汗。当初玲玲教她时，她以为看一眼就学会了，哪晓得做起来却并不简单。

院子里静静的，似有又无的风儿并不轻凉。玉翠不敢感到热，爹在机砖厂里揽工，干多少活儿，挣多少钱，大晌午也舍不得歇；妈去锄地了，地里的活儿全靠妈；三个妹妹去上学了，两岁小弟弟好不容易睡着了，弟弟是家里的宝，

爹揽工挣得几个钱，除了买面粉，全花在这个宝贝身上。

家里的这一堆事，玉翠想都不愿想，更不愿意提。玉翠妈却不一样，一张嘴非得将这家里的丁点事儿嚷得全世界人都知道了才舒坦。玉翠就恨她妈这一点。

“死女子十五岁前半年就来那个了，一回得我两卷子卫生纸！”好像她的女儿来了红，是一件多么荣耀，多么惊喜的事情。玉翠臊得慌，见了村里人，总怀疑人家听到了她妈的话，见别人并没有在意，才渐渐放了心。

日子刚刚平静些，又很突兀地有媒婆子来了。妈总是很热衷地向媒人问这问那，玉翠心里却不是个滋味，想她在家里照看弟弟，做饭喂猪，怎么就是白吃了家里的呢。媒婆子走了，玉翠对着她妈大叫：“你们想也别想，你们不让

我念高中，你们就想打发我；不到二十岁，你们想也别想！”

可没多久，她妈就很正色地说：“今天人家来验人，东沟里的，是偏僻些，可人家光景好，又是独生子，若成了，强出你在家少穿没戴的。”

“谁要穿了是要戴了！我不管，要验人你验去！”玉翠胡乱抓了一盆子脏衣服，出得院子却不由流下了两行泪，越抹越是抹不断，一时间不敢抬头看路上是不是有人影。直到在河滩里坐下了，她还不明白自己是为一向伤心的缺少穿戴而不得不及早嫁人而流泪，还是为即使有穿有戴也迟早得嫁人流泪。

一大盆衣服还没洗完，隐隐约约觉得河滩上好像有人来了。玉翠回头瞥了一眼，果然是三妹妹对一个小子说：“那就是我姐姐。”

“你就是玉翠！”那小子在她身边蹲下来。玉翠头也不想抬，聋子似的更起劲地搓衣服。突然，那小子抓住了玉翠的手腕，像是要把她的手腕捏断了。她不得不由着那只手的力量在浅水中站起来。

“怎了吗！”她红涨着脸，愤怒地甩脱了他的手；愤怒中瞥见了他的一双眼睛，玉翠立刻无声：玉翠长到十七岁，头一次见到这样的目光。

玉翠记得自己在河边只看了那小后生这一眼，过后却仿佛很清晰地回想起来那小后生的脸红红的，很俊气，一双

崭新的白色塑料底鞋，小腿把子长长的。

玉翠想，他是不是比自己还要俊些呢！

## 2

夏天的太阳一出来就火辣辣地灼人，晌午的河滩里空空的，只有玉翠头上顶了块湿手帕在洗衣服。玉翠坐在河石上，两条白白的腿把子伸进河水里，一撩一蘸在搓衣服，玉翠很喜欢一整个河滩只有她一个人。左腕上一只通红的鸡血玉镯不时碰击在盆沿上、青石上，发出好听的声响。玉翠不由又将镯子仔细端详一回，镯子通体红红的，里边丝丝网网的像是布满了血管。未来的婆婆亲手戴在她手上的这一只玉镯，耀红了村子里老老少少女人的眼。这么鲜亮的稀罕物儿，多少年代了，村子里谁曾有过这稀罕物儿，玉翠真是有福气。玉翠她妈对来人呱呱叽叽：“哼，没见那死女子，嘴硬的！等见了人，连个气都不出了，倒比谁还愿意得快呢！这镯子，听说是李家传了好几辈媳妇了。”

就为这些，或者也不是为这些，玉翠看见谁都很烦，宁愿大晌午一个人呆在河滩里。空空的河滩里，小女婿的面影挥也挥不去，一遍遍闯进玉翠的心里。

小女婿大玉翠五岁，交了订亲，订了婚，隔三岔五地常来玉翠家，名正言顺地相跟着玉翠去锄玉米，摘豆角……

“戴了我家的镯子，就是我家的媳

妇了，玉翠，等秋收罢咱就结婚！”

玉翠满脸彤红地捂住了耳朵：“不要跟我说这些话！”

河滩里的玉翠想得呆了，恍然发现自己几乎什么都没有洗，手镯又不时地在盆子边上碰出声响。玉翠从腕上褪下那只象征着自己已经是人家媳妇的玉镯，揭下头上的手帕将它包了，小心地在身后的河石上放好，这才放开手脚搓洗衣服来。

玉翠似乎盼他常来，来和她一起下地，一起去河里洗衣服；家里是乱糟糟的，一天到晚的琐碎事情总是没个头绪。可玉翠还是不想结什么婚，村里和她一般大的女子有谁结了婚呢！模模糊糊的，又似乎想结婚，结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自订了婚，她妈常将一句话挂在嘴上：女子大了，早出嫁早省心。玉翠一天到晚的帮着家里干活儿，倒像比小弟弟更拖累人似的。

衣服洗完了，玉翠擦擦脚，穿上订亲时买的红色高跟皮鞋，端起一大盆沉甸甸的湿衣服回家去。刚迈了一步，只听见脚底下奇异的一个声响，玉翠后脑勺上有一根神经“啞”地麻过去了！疼痛似的，玉翠咬紧了嘴唇，闭上了眼睛——她清楚自己的脚踩到了什么！

盆子里的衣服散落在脚下，玉翠没有勇气将那只犯下弥天大错脚挪移，不敢仔细去看手帕包着的玉镯成了个什

么模样。

红红的玉镯碎了，碎成了三段！

玉翠抖抖索索摆弄着那三段血红的碎玉，内心里是无处逃遁的惊惧、绝望。

天哪，手镯碎了，这让他们家知道了怎么办？

回家晾完衣服，玉翠连气也没力量再出一口，蜷在炕上睡了。

她妈回来，冷不丁地说：“翠儿，你手上的镯子呢？你可不敢掉儿浪荡地把那东西丢了！”

“晓得哩，我不也怕丢了，先藏起来了。”玉翠少声软气的说。

玉翠一夜没睡好，决定把这事告诉玲玲，玲玲是和她一起长大的朋友，玲玲一听，圆眼睛睁得大大的：“这可怎办！”

“你对谁也别说，我只说给你一个！我想跟你错些钱，买一个和那个一样样的……”

玉翠也向别的关系好的女孩子开了口，说她要买一件很贵很贵的衣服，要他们不要告诉家里人，她不久就会还上的。

玲玲交给玉翠四十块，过了两天，玲玲她妈骂得鸡飞狗跳，一条硷畔的人都听清楚了：“死女子四十块钱说丢就丢了，老母猪头上还顶二两糠哩，死女子连四十块钱也烧的拿不住，看这一个礼拜在学校里喝风去！”

玉翠听见了，着急的问玲玲：“把钱给你妈交了吧，看把你妈给急的！”

“不交，我说丢了就丢了，以后也不要你还了，你现在凑够多少了？”

“连你的带我攒的，总共二百三十块。”

“那镯子得多少钱？”

“不晓得。”玉翠没话说，她实在再想不出什么凑钱的办法了，恨不得从空中抓来一大把钱，好填充那个不知边界的数字，好立刻把那个镯子买回来，小女婿怕是又快来了。

果然，小女婿又来了，是来探探玉翠家的口气，下个集日他爹要上门来商量结婚的事。

“我不想结婚。”头一次，玉翠在小女婿面前哭了。

“怎么了？”小女婿拉起她的手腕，吃惊她怎么头一句话就哭了。

“是不是嫌我这几天没来看你！”

“不是。”

“那是怎了？”他温情地握着她的手腕，半天，想起了什么似的说：“玉翠，镯子呢？”

“放家里藏起来了，我怕磨了。”

“玉不怕磨，你尽管戴着，按前辈们的规矩，本是等媳妇进了门才给这镯子，可我妈这么喜欢你，就先给了你。玉翠，你不要怕，我会永远对你好的！结了婚我照顾你方便些，我知道你还小。”一席话说得玉翠心里暖暖的，玉翠想了想，还是说：“那，你借给我二百块钱！”

“你要那么多干什么？”小女婿很惊讶。

“你不是说你对我好吗！我还想买



一双暖皮鞋。”

“可我只带了几十块钱，总共是八十三块。”

“你真舍得给我么？”玉翠心里一阵暖热，又想着那个无边界的数字，差点哭出来：“不要告诉你们家！”

### 3

天凉了，玉翠辗转反侧了几十天，决定还是尽快了却这一桩心事。玉翠跟爹妈说她一个人到柳溪市去转转。女子大了，又是订了亲的人，总有些东西要买，爹妈打发了她八十元，又叮咛万一有什么事，玉翠有个远房表姐前几年去了市里卖布料，估计现在还在。

玉翠头一次进城，扑面是城市的喧嚣和滚滚的灰尘，不一刻，城市的灰尘就沾染了纯洁的玉翠。玉翠用折叠得方方正正的小手帕，无奈地擦擦头发，拂拂粉红色的毛衣，黑色的长裤上也沾满了灰尘，玉翠拂了又拍，拍了又用手帕拂，玉翠掸了掸满是灰尘的鞋子，急急地寻着路向前走。

玉翠看见来来往往的每一个女人几乎都戴着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满街女人的身上都是金光闪耀，怎么她们都不带玉，是这个城里没有玉卖，还是玉已经过时了。玉翠却觉得还是玉比金银要好，要不是因为那个倒霉手镯的话，说心里

话，玉翠可真喜欢玉。玉是那样的温润、晶莹、光洁、清静，仿佛一个文静的美女子。要是玉不太贵，她要用所有的钱买两个玉手镯，再买玉耳坠，玉戒指。

按照行人的指点，玉翠好不容易找到了北方大厦，在大厦一楼的角落里，玉翠一眼就看到了红红的鸡血玉镯，一对又一对摆在精致的盒子里。谢天谢地，其中有一对和玉翠订婚时的那个镯子几乎一模一样，玉翠高兴得声音都抖了：

“给我买一个这个镯子！”

“一对八百八。”

“一只多少钱！”玉翠被这个价钱吓呆了。

“一只不卖。”售货员啪的一声将玉镯收回去了。

玉翠还未来得及碰一下的玉镯，玉翠迫切想得到的玉镯，已经被放回了玻璃底下；玉翠看得到，却摸不到。她心里难过极了，可还是不由自主地想，一对八百八，一只四百四。除去回家的车费，她只有三百四十块多一点，还差整整一百块，哪里去找这一百块！要是回去找，无论朝娘家还是婆家开口，他们都会问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她这么长时间没带手镯，他们会不会怀疑。

更糟的是：一只不卖，八百八十块，哪里来这么多钱呢！玉翠木然望着橱窗里的玉镯，脑子里飞快地旋转着这些念头，真恨不得一拳砸开橱窗玻璃，抓上一

只手镯就跑。她下意识地捏捏手，手里空空的。玉翠拉起沉重的腿走离柜台，漫无目的地不知方向地在大街上游荡着。“算了吧，我就这么回去，把真相告诉他们。”玉翠立刻想起妈妈说：“那丢了可不得了！”想起小女婿说：“这镯子是咱们订亲前一天晚上才从我妈手上卸下来的。”

不！不能告诉任何人真相，一定得补上这镯子！

玉翠脑子里紧张了又松弛，松弛了又紧张地想着这一只红红的鸡血玉镯；想着一笔无处可觅的钱……恍然间她灵醒了一下，天哪！——表姐！玉翠记得他们上柳溪市来卖布料时两口子还来她家借过钱，况且妈也说过，有什么事可以去找大表姐。她激动地开始寻找每一个布摊，努力地去辨认每一个摊主。

“来来来！买不买，看一看，不打皱，不扒缝，夏天穿凉快，冬天穿好看。料子好，穿起来潇洒程度都不一样！”正在辨认摊主而不是辨认布料的玉翠也被这一连串好笑的招徕所吸引，她朝那摊主一望，心里忽地裂开了一丝笑缝儿，她犹豫着，怯生生地问那摊主：“这儿有个吴大翠吗？”

“你是……谁？”显然他就是表姐的丈夫，他也很快明白了她是谁，上下打量着她说“你是叫什么翠的吧，都长成这么俊的大女子了！来来来，里边坐。”玉翠跟着他走过店铺，店铺后面是一间

阴暗、狭窄的小房子，房子里是彩电，一张双人床还有一些炊具，玉翠急着地问：

“我大姐呢？”

“你大姐昨晚上坐火车进货去了。”

“那啥时候能回来！”

“得个几天，你有啥事和我说，还不一样！”大姐夫热切地递上一杯茶。

“大姐夫，我想……”玉翠料想不到陌生的大姐夫会这么热情，不知怎么，才叫了一声大姐夫，泪水就哗地流了下来。她摸着眼泪断断续续地将自己天大的难处如实地说了。

“大姐夫，我想跟你们借些钱，我只想买一只手镯，我一定不久就会还你们！”

感到没有回音，玉翠抬头看了大姐夫一眼，大姐夫在仔细的打量着她，是怕她还不起钱吧。

“我一定会还你们的，最晚三个月。”玉翠还是低着头保证似的说。

玉翠太幼稚了。

玉翠的样子在大姐夫看来大概是很好笑，他“嗤”地笑了一声，说：“走！咱们现在就去买，一会儿门关了。”玉翠不敢相信似的站了起来。

在卖玉镯的柜台前，大姐夫让卖玉镯的人压到了最低价。

“五百八！关门生意了，买就买，不买算了！”

玉翠赶忙转过身去掏她装在线衣口袋里的钱，把那一堆钱一个子儿不剩地

都摊开在柜台上。大姐夫看也不看似的拣了其中的三百块，同他手里捻成扇形的一大把钱，“啪”地撂在柜台上，将装有一对玉镯的精美盒子递于玉翠拿了，装了找头，对玉翠说：“还要什么吗？”

玉翠捧着那盒子，像捧着两颗太阳，心里有些古怪的、惶惶的感觉，一路无话地跟着大姐夫往回走。到了店里，她又拿出她那一堆零乱的钱：“大姐夫，你先拿上一百，我总共欠你二百八十元，我现在就回呀。”

“现在就回！等回去都半夜了，要是遇上坏人把你拐走了，我可怎么向你家里交代，你姐不在，嫌我这个姐夫对你招待不周！”大姐夫神气十分夸张：“晚上就住这儿，我去登记个房间，或找几个人打一晚上麻将，走，先去吃饭。”

玉翠听他这么一说，才想起自己从大清早起还没曾吃过一点东西，胃里顿时空得难受。吃过晚饭回来，大姐夫和她聊着天，突然说：“玉翠，把手镯戴上试试！”她小心地戴上镯子，自己也盯着那镯子看，确实和先前的那一只难以分辨。她欣喜地看着两只镯子，心里想着那一只镯子，却不知道大姐夫的眼睛正盯着她红红的镯子衬托下愈显纤细雪白的一双腕子看。

“现在城里不兴戴玉，想不到你戴上玉还真好看！”他说着，手落在了镯子

上，那手虽然落在了镯子上，玉翠还是很局促地缩了缩手，脸儿立刻通红，不敢抬头看人。大姐夫平淡地说：“这镯子不错，你跑一天累了，早点睡吧。”他站起来，手在她肩膀上按了一下，那手在触到她肩膀短暂的一刹似乎又带着些捏握，玉翠更不敢抬头看他了，她只听见一个声音：

“我走了，你关好门！”

#### 4

次日清晨天刚放白，玉翠就坐上了长途客车。想着昨天早晨也是这个时候，她才从家里出发，而她此刻的感觉里，那二十四小时之前仿佛是一个世纪之前，她再也不可能回到二十四小时之前那个金子一样珍贵的早晨了！

车开得很慢，又似乎很快，八九点钟的太阳依旧像昨天一样从山坳里跳出来，摇晃在公路边一行行的树梢间，闪耀在呼呼而去的玻璃车窗上。阳光刺着玉翠的眼睛，一闭上眼睛，她的心就跌进了梦魇里。她下意识地抱紧了哭干泪水而泪水还在涌流的自己，害怕自己随时会哭出声来，叫出声来。

“玉翠，我不是故意的，我醉了！你不要这样！你死了，让我怎么交待！”梦魇中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你没醉！你就是故意的！”玉翠

在心里声嘶力竭地狂叫，可是她永远没能喊出口，她只是无声地哭！

羞怯不安的玉翠待大姐夫走后关好门，终于算是放下了一颗心，不一会儿便入睡了。睡梦中隐约听见“咔嚓”一声门响，玉翠惊慌地坐起，门已被打开，扑进一个人影来，随后“咔嚓”一声门关上了，似乎还加上了“嗒”的一个声响；玉翠她惊呆了！叫她惊呆的仿佛是：城里的门里面关住了，外面竟然还能打开！

玉翠想夺门而逃，玉翠想大声喊，然而都不能够！如鹰爪之下的兔子一般濒临绝望，濒临灭绝的玉翠狠狠地咬住了一只粗壮的手臂，可是那鹰一点也不放松她；玉翠觉得那手臂上的血就要渗到她的牙缝里来了，那一块肉就要掉落在她的口里了！玉翠害怕再咬下去了……

流血的是玉翠自己。

玉翠仿佛听得一个奇异的声响，后脑勺上有一根神经“滋”地麻过去了，她仿佛看见了河滩里脚底下那三段红红的玉镯变成了她，玉翠恨自己不能立刻碎尸三段！不！碎尸万段！碎成渣，碎成沫，碎成粉。玉翠明白了，玉翠这样清楚地明白了：她是已经失去结婚的权利了！她凄惨地念着：“我不活了！”晕晕乎乎地一头向墙上撞去！

玉翠想象着千百种去死的办法，在想象中一次次地体验着体不洁身先死的

壮烈，在一次次壮烈的晕眩中强撑着睁开了眼睛，借以赶走那恶魔般紧紧缠绕的梦魇。

车已经载着玉翠逃离那个城市很远、很远了，车窗外又出现了宁静的、纯粹的乡村，然而愈是这一份熟悉的宁静和纯朴，愈是叫玉翠悲痛欲绝。玉翠如何再去面对她的村庄！玉翠闭上了眼睛。

“哎，哎！”玉翠分明觉得是有人戳她的手臂，她怒不可遏地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个女人，她的十个手指上竟有六个金戒指。

“哎，你是那个什么玉，玉碎吧！”她血红色的嘴里满含着水滋滋的苹果，咬字不清地说。

“什么碎，你才碎！你眼睛看错了！”玉翠愤怒那张血红色的嘴里竟会说这么不吉利的一个词儿，更愤怒偏偏会这么不吉利地碰见了她！难道自己真的就只配和她这这样的人说话了！玉翠已经认出她就是小学时的同学，如今在四乡里声名鹊起的逛大城市的风尘女人。那女人撇了一下嘴，一扭走了，那神气分明是对玉翠同样的不屑一顾。

离村庄还有远远的一段路，玉翠就悄悄下了车。

一片将黄而未黄的白杨树叶在玉翠痴呆麻木的视线里轻且弱地飘落了，她心里一动：难道一片树叶也曾是一个生

命么！它这么柔弱地从枝头飘落委地，这么无处攀缘地被生命所放弃，它会被风吹到污泥里去，它会被车痕辗过，她惊惧地想起自己曾多少次在满地的落叶上毫不在意地踩踏过，甚至多少次将那一堆堆的落叶点燃。

玉翠在小学课本上学过“秋天来了，一行大雁往南飞去，一片片黄叶落下来”，并不知道黄叶就是这么冷不丁地一片、一片凄然落地。叶片上清晰的脉络，黄而微红的颜色。玉翠想，一片落叶其实便是一只坠落的鸡血玉镯。她几乎不敢迈步了，生怕自己的脚再踩上一片落叶，生怕自己踩碎了树木的一只只玉镯。

玉翠回家一一还了女伴们的钱，偷偷先咽下十粒安眠药病倒了，满希望安安静静长久地睡去，哪知道却是连瞌睡都没有了。她闭着眼睛躺了好几日，脑子里时而昏昏糊糊，时而清醒空洞。

小女婿来了。玉翠这才想起他会来的。玉翠她妈招呼了几句就带着小弟弟串门去了。

“我把镯子还给你吧，我病了！好不了了！”

“看你说些什么！你妈说是着了风寒，有啥病我给你治！镯子保佑着你呢！”

“我真不要这镯子了！”一听这“保佑”的话，玉翠哭也似的将镯子一把推给了小女婿。

小女婿立在炕栏边吃惊地望着病容恹恹，更叫他心疼的玉翠，难过得半天没说话。他疲倦地在炕栏上斜坐了，说：“这镯子，还是从我奶奶的婆婆手里传下来的。听说我太奶奶长得好，又温和又文静，我太爷爷就从省城里给她买回了一对玉镯。不久，邻里有小孩看见稀奇就偷去了一只，知道是我太奶奶的镯子，那小孩的爹就送来了。那人耍笑说他要亲手戴在太奶奶腕子上，太奶奶笑说那她就不要了，那人笑着拉起太奶奶的手往上戴镯子，太爷爷就在这时进来了！太奶奶和那人怎么解释太爷爷都不听，越解释越糊涂，太奶奶急得当即褪下那只玉镯“啪”地在炕栏上一拍，玉镯立刻碎成三节！太奶奶说：我若是有什么不贞不洁了，就如同这玉镯！”太爷爷见玉镯碎了，扬手打了太奶奶一巴掌；当晚太奶奶就留下这只手镯跳崖死了！后来……”

玉翠仿佛亲眼看见了炕栏上那三节红红的玉镯，又是三节！看见了那一个拍碎了玉镯的女人，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向悬崖处纵身一跃！看见了在一个狭窄、肮脏的房间里，自己昏昏糊糊的一头向墙上撞去。

玉翠从炕上一扑扑进小女婿怀里，像是有谁要拉她去跳崖似的死死地抱紧了小女婿，碎裂般地哭了。

“怎了！你怎了？！”小女婿被吓

住了。

“我怕！”

“别怕！玉翠，后来太爷爷知道是冤枉了太奶奶，后悔极了，将那三节玉镯陪着太奶奶厚葬了，以后终身没有再娶。这一只手镯就这么一辈辈传了下来，戴过我们李家镯子的媳妇，一辈辈都是村里有头有脸，贞节贤惠的好媳妇。玉翠，我一见你就知道你是个好女子，你跟我想象中的太奶奶长得一样好看！”

“我不要像她！”玉翠大哭道。

## 5

玉翠又下地劳作了，太阳好的日子里还去河里洗衣服，一洗就是半天。她睁眼闭眼脑子里不断闪现着那个太奶奶的影子，想象那“啪”一声碎裂的三节玉镯；想象那向绝崖处纵身一跃的情景。每想一次，她的心就跟着壮烈一次！太奶奶其实没有一点错，她只是命运不好；玉翠想自己也是命不好，无意中竟将和太奶奶那只原本是一对的镯子打碎作了同样的三段。离太奶奶那会儿多少年了，难道她是命里该有这一段躲不开的缘么？婆婆为什么要将镯子提前交给她？难道她不知道现在并不兴戴玉，不知道玉是那样的清脆难以保全！抑或她是早就知道了，迫不及待的要将那玉推卸出去。那一对崭新的

玉镯，玉翠一想起便心如刀绞。玉全了，心却碎了！想起车上那个逛城市的女人嘴里那么不吉利的叫她是玉碎，玉翠想，只有一死才能赎回她的完整。想啊想，玉翠对着那清冷的河水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我为什么不能活着！连那种逛城市的女人都能活得有滋有味，我为什么要死！

空无一人的河滩里，玉翠心疼地将那多余的一只玉镯裸露在青石上，心疼的是那确是一块红红的鸡血玉，憎恨的是它除了顶替，便是多余，更是罪恶！她举起一块石头狠狠地向那只镯子砸去，泪眼模糊中，看见镯子立刻碎成了三段，无数段；她发疯似的抡着石头，玉镯碎成了渣，碎成了沫！

玉翠从手帕中倒出那三段就是在这河滩里碎裂的鸡血玉镯，要将它也砸个粉碎。可她高高举起的石头忽然停住了！玉翠哭得收拢不住自己了。

玉翠在河滩上挖了一个坑，将那三节红红的碎玉深深埋了，随同埋葬的，还有那个曾经是玉质天生的好女子玉翠！

秋收后，玉翠出嫁了。

随着时光的长久，玉翠渐渐地叫她丈夫和全家人觉出了许多的不尽人意。她总是放着镯子不肯戴，这让李家人感觉很不舒服；看起来温和文静的玉翠竟然是动不动就神经质地发脾气，甚至哭哭嚎嚎、骂骂咧咧。玉翠一张好看的小嘴里竟是浑

的、素的样样都出得来；和男人说笑起来那神气，仿佛个个是她前世里离不得，今世里见不得的仇；尤其可恶的是一双雪白纤弱的腕子老是裸露出半截来，连同那十根纤纤玉指总是别有风情的软软牵拉着，引得村里的男人们总说起那一双腕子，还有嘻皮男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笑着捏过那腕子，可气的是玉翠却并不真正在意。

婆婆知道了，在儿子面前说：“你也该管管你媳妇了！羞死先人了，要是你太奶奶那时候，不跳崖也得给打死了！”

玉翠得知了这话，故意在窗前大着嗓门说：“哟，摸摸手就得死！那人家摸了屁股陪了觉的，就该是给砸成肉沫子了！可还没见人家少一根汗毛，穿金戴银，吃香喝辣，活得不比谁滋润！”

“玉翠！你！”

“你什么！你要打我！我怎了？你出去说，就说你老婆让人摸了一下手腕子，你要打你老婆了！”玉翠含嗔带怒地推她丈夫出门去，玉翠深知给人摸了手腕子就得挨打、就得去死的时代已经远远的过去了。

婆婆在门外都听清楚了，唉声叹气地对老伴说：“想不来玉翠这么好的一个女娃娃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当初瞅她像模像样的满是个好女子，唉！”

“唉，那懒锤家女子到城里给人家

端饭，懒锤婆姨还能得给人家夸耀一个月能挣好几千，憋了心了！就端个饭一个月能挣好几千？你也别上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公公一副世事洞明，难得糊涂的样子。

玉翠也有让婆婆满心欢喜的时候，玉翠的丈夫还刚从山上动身往回走呢，玉翠就将稀米汤一连三碗晾在锅台上，端出一盆水晒在院里的石桌上，脸盆边上还搭着毛巾。

一对儿女睡着了，玉翠就坐在旁边织毛衣，一边给小儿女赶蚊蝇；有时候，玉翠会在院子里短短的树阴底下绣鞋垫，文文静静，若有所思的样子，一双雪白的腕子灵巧又好看。婆婆此刻觉得这才是个儿媳妇的样儿，这才是她的好儿媳妇，可惜那光溜溜的腕子上没有那只镯子。

婆婆心里欢喜不过，老借故过去瞄儿媳妇绣鞋垫，见儿媳妇绣的老是“一路错”，歪歪扭扭总也做不出个像样的花样来。其实，在“一路错”上可以绣出好多好看的花样来，有“正”字样，勾连“万”字样，有相连“福”字样。婆婆会绣许多的花样呢，有心都教给儿媳妇，又怕他们年轻人不爱听，终于还是走开了。

可惜，这样叫婆婆满心欢喜的时候毕竟很少，就像是被破碎，被埋葬的玉偶尔所闪现的一丝微弱光泽。

## 黄豆钱

◇ 刘斌武

城郊东山开粮油店的老张去了深圳儿子家。老张走后，粮油店交给他女儿米丽看管。米丽大学毕业，待业着。粮油店不大，每天来往顾客还可以，不习惯的她显得有些忙乱。

那天一大早，米丽还在睡梦中。可是，粮油店外传来咚、咚、咚地敲门声，接着又是喊叫声。来人边敲边喊，反复了几次，把米丽叫喊了醒来。这样的粮油店，顾客啥时来，你就得啥时应承，没什么规律。米丽睡眼惺忪地只好穿上衣服，急忙去开店门。

太阳已经东山上露出头来，不太鲜艳，有些刺眼。米丽眯缝着眼睛，左右环顾了一下，粮油店旁站着个老汉。她问他，这位大叔，是你刚才在敲门喊叫吗？老汉看了一眼她说，是啊。她说，你喊叫什么呢？我还没听清楚。老汉说，这粮油店的老张呢？她说，他是我老爸，

昨天出门去了。你有啥事？老汉指着搁在地上的蛇皮袋子说，我送黄豆钱来了。这是我和你父亲商量好的，你晓得不？米丽点了点头说，他走时给我交代过这个事。老汉笑了笑说，那就好。米丽说，昨天东山上还有个居民来粮油店要买黄豆钱哩，店里现在没货了。大叔，你可来的正好。

两人交谈之后，老汉把蛇皮袋子提进了粮油店，然后他解开口袋，让米丽来验货。米丽走上前，抓了黄豆钱在手里搓了搓，又将一片含在嘴里咬了咬，甜甜的，脆脆的，挺新鲜。她微笑地说，大叔，你这黄豆成色好，钱钱也晾晒干了，口感不错。老汉听了姑娘的夸奖，笑着，心里很高兴。

黄豆钱过了秤，老汉往下提袋子时，口子倾斜了一下，却有几片黄豆钱从口袋里溅到了地上。他急忙弯下腰，小心翼翼地那黄豆钱捡了起来，口吹了吹，

揩了揩，而后放回了袋子。

这时候，米丽瞥了他一眼，又怕他把吐沫溅到自己身上，慌忙躲闪开，站在一旁嫌弃地说，大叔，你咋这么仔细呀。老汉说，不是我仔细，这可是粮食，要爱惜啊。

米丽说，什么爱惜不爱惜的，我看也不在那几片黄豆钱上。老汉说，姑娘，你们还年轻哩，这粮食就是来之不易的。人常说吃一颗黄豆，就要爬一架山。米丽看着这个卖黄豆钱的老汉土里土气，一副寒酸的劲儿。她不高兴地说，但也要讲究卫生，你看那东西不是掉在地上被弄脏了？

老汉听着她说的话，瞧着她那藐视的眼神，心里也有些不高兴。想对她再说要爱惜粮食的话儿，可他又没说出来。忍着点吧，毕竟自己年龄大，过的桥比她走的路多，吃的盐比她吃的米多。对这些年轻娃娃，不必那么较真。米丽面对卖黄豆钱老汉的一举一动，的确有些讨厌，咋这么吝啬的一个人，土老冒儿。

尽管话不对头，气氛不太协调，一笔生意总算成交了。卖了黄豆钱以后，老汉走在返回的路上。心里依然在想，现在这些年轻人，真不懂得种地人的辛苦，还说黄豆钱掉到地上粘上了尘土，什么弄脏了，不卫生了。唉，年轻人啊，真是没吃过猪肉，没看见猪走。那些黄豆钱，原本就是土里生，土里长出来的。

那就是种地人辛勤劳动，出力流汗换来的，的确来之不易。

黄豆钱，陕北乡下俗称黄豆钱钱，或者豆钱，豆片。其做法和用法，就是黄豆用温水浸泡，晾晒微干，然后一拨一拨地撒在石碾子上，来回地转动着，几个回合以后就可以把黄豆压成一个个的圆片儿。那金黄金黄的颜色，一片一片，就像黄铜钱一样，小巧玲珑，实在美观。乡下庄户人家的钱钱饭，一般是小米或高粱米或玉米粒或大米拌着黄豆钱钱煮成的粥，也叫稀饭。乡村里有石碾子，现在的城中村也还有的，有些村民仍然使用着。当下，城里人生活条件好了，要求也高了，对此相当挑剔，他们嫌石碾子上压的黄豆钱不好看，不好吃，就喜爱专门用锤子捣（加工）的黄豆片煮饭吃。说什么，手工捣的黄豆钱，看着美观，吃着香甜。这城里的人会讲究，可有口福。

老汉进城以来，环境变了，也就住不习惯，停不踏实。可叹，自己年龄大了，也做不成什么事儿了。不过种一点庄稼地，加工个黄豆钱，这个活儿老手旧胳膊，还是可以做到的。

老汉姓李，名叫根万。以前一直住在乡下。老伴离世，有一儿一女，现都进了城。女儿小艳出嫁，成家立业。儿子小凡大学毕业后参加招干考试，被招聘到县政府上班。后来，姐弟俩商量接父亲进城，和儿子住在一起。起初老汉不想来，

反复折腾了几回，可还是拗不过儿女，只好来到县城里。但是，李老汉是一个闲不住的人，除了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儿，每天起来没什么事可干，儿子上班走后，一个人呆着，不认识人，没什么地方好逛的。老是一个劲地发闷着，闲得慌。

无事可干的李老汉，后来每天去城郊附近的山头上转悠。这个县城的地理范围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带，山上有土地，有树木，有野草，有鸟儿，风景独好。老人一辈子在乡下山里种地，和土地打惯了交道。他一来到山里就大不一样，心情也就好了起来。每当他站在山头上，遥望着老家黄河畔的方向，山头一个接着一个，峰峦叠嶂，无边无际，一眼望不到头。常常情不自禁地回忆着老家过去的一些人和事，总有一种怀旧感，亲切感。这人啊，一旦在哪个地方住惯了哪儿就好，好出门不如歪在家。当他看到城郊周围山头上，有不少土地撂荒着，野草丛生，老人家突发奇想，能不能在这里种上一块地呢？如果在这里可以种地，那以后就有活做了，比呆在家中要好一些，这样心情也会舒畅的。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儿女，儿女一听后，坚决反对，怎么也不同意。他们劝说老人在乡下农村种了一辈子地，又不是没吃过苦，没受过罪。现已年老体迈，家里又不是没吃没穿，不需要他再那么辛苦操劳，是该享享清福的时候了。他一听儿女的话，一脸不

高兴地说，你们看啊，我就是停不住的，整天价起来闲得发闷。不想进城来，你们叫我来。就这么下去，不是让我来享福，那实在是折磨人的。几经周折，儿女怎么劝说也不顶事，只好依了父亲的心愿。

第二年春上，在儿女的帮助下，李老汉如愿地在附近山上种了一块地。这样一来，他就有事可干了。老人开始在地里锄草，翻地，按着季节种上了黄豆。

李老汉自从下地劳动以来，心情大为好转。山里劳动以后，回到家中乐呵呵的，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儿女看着老人家那个好心情，心里暗暗地也在高兴。

秋后，地里的黄豆成熟了。李老汉拔了黄豆，背回了沉甸甸的黄豆背子，收获了几大袋子金灿灿的黄豆。等晾晒干后，装进了蛇皮袋子。有了这么多的黄豆，他们家是吃不了的，还要把多余的处理出去。他想附近哪里有收购的，越近越好，方便处理。李老汉在东山上转着，接触了一些人，打听到这东山上有一家粮油店，店主人姓张，专门经营黄豆钱着哩。他就去向那个粮油店的老张打问情况。老张说，现在居民买黄豆的人很少，他们喜欢的是黄豆钱，还是手工捣下的黄豆钱。还问他，这捣黄豆钱，可麻烦哩，你有那么耐心，闲功夫吗？老汉笑着说，有，有啊，只要你们粮油店里收，那我就来加工吧。这天长日久的，有的是时间。老张也笑着说，行，那你就加工去。对此，

李老汉和老张商量了价格，不定时地给东山粮油店送交黄豆钱。

李老汉开始在家中捣黄豆钱的时候，儿子小凡下班回家后，看见老人捣下一大盆子，有些不解地问，爸，你捣下这么多的黄豆钱，咱们能吃的动吗？他对儿子说，你不知道，这不是只为咱家里吃用，还要给东山那家粮油店送货的。儿子说，人家要吗，你和他们商量好了吗？他说，呵呵，没问题，我和粮油店那个老张已经商量好了，他们收黄豆钱哩。小凡笑着说，老爸，这倒好了，你老人家一年四季可有活干了，再不会因为闲得慌而发愁。父亲乐呵呵地说，小子，没有活自找，有个活干心里也就踏实多了。明天早上，我就要把这些黄豆钱给他们粮油店送去。这城里人品味高，听老张说他们喜欢吃手工捣的黄豆钱哩。

可是，这头一次去送黄豆钱，老张就不在东山粮油店，他出门走了。接货的是他女儿，自从送过黄豆钱后，李老汉认识了老张的女儿张米丽。他给儿子说了东山粮油店里，这几天看管生意的是个年轻女子。儿子小凡知道东山路边那家粮油店，他在那里置买过东西。小凡说，粮油店的老板不是个老汉吗？父亲说，对着哩。可是那个老张，去深圳他儿子家了。这粮油店的事，就交给他的女儿了。小凡听后心里难免有些忧虑，父亲毕竟是从乡下来的，年龄大，这城里人多杂乱，

什么事儿都会发生，可不要让别人把老人家蒙骗了。他心里想着，还是自己有必要亲自去一趟，到那家粮油店看个究竟。

过了几天，李老汉又加工了些黄豆钱，准备早上去送货。小凡也要去上班。他对父亲说，爸，让我把这黄豆钱带上，送给东山粮油店，好吗？父亲说，你忙着哩，别耽误了公事。小凡说，没事，就转几步路，不会误事，你尽管放心。

小凡平时上下班，不路过那家东山粮油店，还有一条路要比那里近一些。这次，当他把黄豆钱背到粮油店里，一看果然是个年轻姑娘，高挑个儿，水汪汪的眼睛，俊俏的脸蛋儿。小凡说，小老板，我给你们店里送黄豆钱来了。

米丽一看他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们粮油店已经和一个李老头联系好了，他给送货着哩。小凡说，对着呢。那个李老头就是我的父亲。老人家前几天给你们送过一次货了。米丽说，是的，来送货的那个李老头，个子不高，背有点驼。小凡说，就是他老人家。

米丽说，你父亲在哪里种的黄豆？小凡说，他在城里的土地上种的。米丽说，老人家这么年纪大了，咋跑到城里来种地哩？小凡说，一言难尽，说起话长。本来接我父亲来城里居住，让老人来享清福，安度晚年。可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在山头上转悠，说郊区山上有闲地，撂荒着哩，老是念叨着就想种一块地。

儿女们不让他种，他就要回乡下去，怎么劝说，也改变不了老人家的想法，只好依了他。今年春上，联系了一个主家，想租地，那家主人得知是种庄稼，笑着说，想种就种去吧，不要钱的。不种撂在哪儿也荒着哩。这些黄豆钱是老人辛苦劳作，一年下来的劳动果实。他和你父亲又商议好这个生意，一直在家里加工着黄豆钱。现在他的生活过得充实，整天价乐呵呵的，精神状态可好哩。

米丽笑着说，呵呵，真是有趣。交了黄豆钱以后，小凡和米丽又寒暄了一会儿。临走时，小凡说，我要上班去了。以后就请你多加帮忙。米丽说，好的，请你放心。小凡离开粮油店，行走在上班的路上。不知怎么，这短暂的相遇，东山粮油店的女子张米丽的音容笑貌，竟然在他的大脑里有些挥之不去。他想着想着，不由地扑哧笑了起来。下班回家后，小凡把卖黄豆钱的钱，如数交给父亲。父亲说，你拿着花去，我平时又不花几个钱。小凡说，这是你的劳动果实，我已经挣上工资了。父子俩相互推让后，小凡还是将钱搁在了家里。

过了几日，父亲在家中又加工了些黄豆钱，小凡早上上班时，准备带上货给东山粮油店去送，想再见一面那个张米丽。父亲却对他说，儿子，我去送吧。小凡说，为啥？就这个事儿，让我上班顺路给咱捎的做了，也省得你老人家跑腿。

父亲说，我是想去了解一下客人对加工的黄豆钱有什么说法没有。父亲这么一说，可把个小凡愣住了，一时找不出个合适理由。儿子知底父亲的性格，平时做什么事儿都很细心，有时候别人认为做好了的事，他还要鸡蛋里头挑骨头。自己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只好依了他。

李老汉把黄豆钱背到了东山粮油店门口，粮油店还没开了门。他把蛇皮袋子搁在了旁边，没再去敲门，一个人就在附近转悠着，等候着。

过了一阵儿，门开了。张米丽起来后，习惯性地站在店门口张望了一下，一下子就看到了街道上转悠的那个人，是和她打过交道的那个卖黄豆钱的李老汉。米丽朝他打着招呼，大叔，你好。你老人家起来得早啊。李老汉说，太阳已经出山了，红喷喷的，可不早了。米丽一听李老汉的话，却有些羞怯地说，对呀，是我起来迟了。尽管她和他寒暄着，可她那脑子里依然掠过乡下来的这个老汉，土里土气，弯着腰在地下捡黄豆钱，口吹黄豆钱时的那个寒酸影子。

老汉笑呵呵地说，人老了，不像你们年轻人了。他说着走了过来，把那一袋子黄豆钱提到了店里。打开以后，米丽看着新鲜的黄豆钱说，前几天你儿子来送货了。大叔，你儿子呢？老汉说，他上班去了。米丽说，你有几个孩子啊？老汉说，有两个，一个女子，一个儿子。

她问，你儿子在哪个单位上班呢？老汉说，县政府。她又问，你女儿干啥呢？老汉说，女儿也在城里一家企业上班着哩。她说，你老人家真是好福气，一儿一女赛过活神仙。老汉说，那是。不过就是……就是我儿子他……老汉看了一眼米丽，再没往下说。她说，是怎么了，你儿子不也是好好的吗？老汉唉了一声说，可他现在还没有成家哩。

小凡快三十了，结婚成家一直是悬在老人家的心上的一件大事。米丽听后哦了一声，脸上猛然泛起了红晕。觉得自己不也是个年轻女子，怎把话头绕到那里去了，也有些不好意思。可是，她心里毕竟记住了老汉的儿子李小凡。

老汉转过话题对米丽说，你看我这黄豆钱捣得怎么样？客户还有什么意见没有？米丽抓着一把黄豆钱说，好着哪，客人们都喜欢。昨天有个顾客来店里秤了几斤，还夸赞你老人家的黄豆钱捣得好，圆圆的，薄薄的，色泽好，可新鲜着哩。老汉听后，心里高兴。交谈时，李老汉的手机响了，是女儿小艳打来的，叫他下午和弟弟小凡去她们家吃饭。女儿还说，听小凡说你这一段时间，没明没黑，一直在捣黄豆钱钱，专门给东山上粮油店供着货。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疲劳过度。老汉说，没有事，就那么点营生，我玩的就做了。女儿说，你来时带上一些吧，

我们也要吃那新鲜的黄豆钱哩。李老汉说，好啊。

米丽付了黄豆钱。老汉收了钱后，含着笑对米丽祈求道，姑娘，我有一件事，你能不能帮个忙呢？米丽说，什么事？老汉说，我们村一个后生在城里一个家政公司打工着，他在楼上给一家人家搽玻璃时，不慎从楼上摔了下去，眼下病情严重，正在医院里抢救着哩。我想去看他，不知钱凑得怎样。城里路线不熟，米丽一听带着狐疑的表情说，你看你这老汉，上一次几片黄豆钱掉在地上，你都舍不得丢，你怎么还为别人慷慨解囊，舍得出钱呢？老汉笑了笑说，我老汉是舍不得粮食。可我们村里的后生打工出事了，我不能不管。看着老汉那一片深情的眼神，米丽被他的言行似乎有所感动。反倒觉得自己刚才出言不逊，有些对不住老人家。于是，她便缓和了口气说，小事儿，可以的，我帮你联系。

米丽微笑着，顺手拿起她的手机，按老汉掏出的一个纸条上的手机号码拨了出去，记下了上车地点、公交车路线，以及医院病房号。

小凡后来去单位上下班时，不想再走他过去走的那条路了，而是转着弯子绕着东山粮油店门前的街道上走过。早上店门还没开了，小凡只好朝着粮油店张望上几眼。而后，父子俩挣着要往东山

粮油店去送黄豆钱，彼此之间，心照不一。老人想多走走，多了解一些市场行情，再看粮油店什么土特产顾客喜欢，打算明年再多种一块地。小凡总想利用一些机会，多和她打一打交道，多了解一些对方的情况。父子俩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心理活动透露出来。

那天早上，小凡扛着一袋黄豆钱来到了东山粮油店。米丽对他说了，帮他父亲打电话，老人家要帮助你们老家一个住院后生的事。小凡说，谢谢你。父亲给我说过。他把卖黄豆钱的几百元钱，还有我们给的零花钱，都凑得送给了那个后生家。说人家以前帮过我们家的忙，眼下困难着哩。他是个有心人，你敬他一尺，他就要敬人一丈。老人家说你帮了忙，夸赞过你哩。

米丽乐呵呵地笑着说，你父亲助人为乐，精神可嘉。最早来粮油店卖黄豆钱时，有几片黄豆钱掉在地上，他都舍不得丢，一一地捡了起来。还搁在手里吹尘土，溅出吐沫。当时我看他那么吝啬，没有好感。没想到，他老人家竟然把自己出力流汗得来的黄豆钱，无偿地送给他人，真是令人敬佩！

小凡说，怎么说呢，我父亲在这东山上住了两年多时间，左邻右舍都夸他的人品好，又勤劳啊。

后来，村上的那个后生二娃的命没

有保住，平时他还是一个硬梆梆的人，可说倒就倒下了。这几天，李老汉跟着他们的家人返回了老家，一起帮忙处理亡人后事。就在老人家回到乡下的那些天里，小凡下班回家之后，也浸泡了黄豆，也操起了锤子，开始加工起了黄豆钱。自始至终，父子俩一直没有间断地往东山粮油店去送货。

东山粮油店的张米丽，整天价忙，可自从认识了李老汉和他的儿子小凡，心里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仿佛每一天太阳早早地出来，又匆匆地落了下去。她给去了深圳哥家的老父亲打了招呼，叫他多住些日子，不要操心老家粮油店里的事情，一切都好着哩，尽管放心。

小凡在与米丽的接触中，知道了她还准备复习，参加招聘考试，就给她送来了自己用过的复习资料。有时候利用上下班间隔时间，或者礼拜天还来粮油店给米丽帮个忙儿。儿子小凡和粮油店米丽的情况，李老汉一直蒙在鼓里。

一天下午，小凡下班以后，去给张米丽送一套新买的复习资料，这是他在网上选购的。当他走到东山粮油店跟前时，却听见店里传来吵闹声，他疾步走了过去。

此时粮油店里有三个人，他父亲，米丽，还有一个东山上的年轻人阿狗。阿狗是个酒鬼，二流子，好吃懒做，名声不好。父亲正在店里拿了一瓶酒，两盒烟

往他手里递。并对米丽说，姑娘，这事你就不要管了，以后就向我说吧。米丽坚持不让他管，与阿狗争吵着，僵持不下。

原来，阿狗来店里要烟要酒，还要赊账。米丽不给他赊。他已经在粮油店欠着账，是在米丽父亲手上欠下的。父亲知道他人品德性，也不愿意给他卖东西赊账，已经赊了几次账。一直赖着不还。可又不想招惹他，无可奈何。这个阿狗，不光在东山粮油店，还有城郊其它门市，都有欠账。今天店里的主人不是老张，却是他女儿。他又来要拿东西赊账，目的没有达到，又看她是个年轻女子，就死皮赖脸地纠缠着。李老汉正好来送黄豆钱。遇到这一情况，老人家在一旁劝说着，可这个阿狗根本不听他的话。李老汉看着两人吵来吵去，一时局面没法收拾。老人家担心事态扩大，以防万一，便以他的名义拿了烟酒，送给阿狗，打发他走人，了事为之。

小凡了解情况后，也来解劝阿狗，别人家的东西，给你赊账也可以，不给你赊，你也不能强词夺理，无理取闹。没想到，那流里流气的阿狗，不知道李老汉和小凡是父子关系，反而藐视地对小凡说，你是谁哩？这里又不是你家开的粮油店，没有你说话的权利。小凡说，不是我家开的粮油店，我为何没有说话权？今天我就要说一说的，看你还能怎么样？小

凡的父亲说，你们都不要说了，不要吵了，事已至此不再提了。说后他顺着推了一把阿狗，叫他走人。阿狗手里提着烟酒，辱骂起了小凡，你小子，别人的事，你就少插嘴。你这不是狗逮老鼠，多管闲事吗？小凡的眼睛瞪了一瞪，盯着他说，你怎么出口伤人，你小子再说一遍，让我听听！阿狗不示弱，又重复了那句话，你这不是狗逮老鼠多管闲事。这一下可把他给气恼火了，实在无法忍受，大声斥责道，你小子，谁不知道你是个什么货色，不就是个社会渣滓吗？你不尿泡尿照一照你那个怂样子，东山上的居民谁不知道，你是一个白吃白喝的白眼狼！阿狗听后就像被蜂螫了一下，野蛮地直朝小凡扑来，口吐着狂言，老子在这东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就这么个混法，就这么个样子，让老子看看你小子有多厉害！阿狗喊叫着摆开了打架的阵势，小凡更是火上加油，扑了上去狠劲地扭住了阿狗的两只胳膊，大声吼喊着，不信没有办法，找个地方让人管管你！押着他，要往东山派出所送去！

面对小凡如此强硬的势头，果断的动作，刚才还飞扬跋扈的阿狗，没料到吃草拉屎的，却遇上了个吃钢咬铁的，把他的胳膊扭得生疼，吓得他草鸡毛端站，冒出了一头冷汗。其实，阿狗是个草包汉，

尽管经常惹是生非，可他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他见势不妙，磕头捣蒜似地向小凡求饶开了，好兄弟，这是我的不对啊，请你就饶了我吧。小凡怒气未消地说，刚才，我父亲给你买酒买烟，让你好起好落，息事宁人。可你倒好，还和店主争吵不休，强词夺理，不肯罢休。现在你倒是认错了。好，那你说怎么办？阿狗说，兄弟，是我错了，我的不对。不知道你和这位好心的大叔竟然是父子关系，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以后再也不敢逞能了。小凡说，你说话算数吗？阿狗说，算数，一定算数。小凡说，要是让我发现你，再来这粮油店骚扰，惹事生非，当心欠揍！阿狗说，我再也不敢了。小凡松开了手，大声喊道，那你小子就滚开吧！阿狗丢下了烟酒，灰溜溜地离开了粮油店。

看着小凡的一举一动，父亲先前的担心，紧张，渐渐地放松了下来。米丽也是一样的心情，可她对李小凡刚才震慑阿狗的那种强悍、勇敢精神，大为敬佩！

当天下午，米丽请小凡和他父亲一块在饭馆吃了饭，表示感谢。小凡走后，米丽暗暗地佩服起了李小凡这个年轻人，他多么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真是一个见义勇为、抱打不平、有正义感的年轻人。后来，小凡上下班，来来往往地一直在保护着

东山粮油店，保护着姑娘张米丽。对此，她很是感激他，打心眼里佩服他。

又过了几天，李老汉来粮油店送黄豆钱时，没想到米丽笑咪咪问起他儿子来了，大叔，小凡他这几天去哪里了？老汉说，他说单位有事出差去哩。米丽说，噢，他还没有回来？大叔，你以后就不要多跑路了，就让小凡上班时把东西顺路带过来吧，省得你老人家跑腿把子，呵呵。老汉说，可以。

过了秤，收了钱后，李老汉转身离开了粮油店。米丽看着卖豆钱大叔，那矮小结实的身躯，又想到前些日子，他将自己卖黄豆钱的钱无偿地送给了别人，又想起他儿子小凡抱打不平的勇敢精神，有些感动。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在李老汉父子俩的身上，仿佛看到了一颗红彤彤、亮晶晶的心儿正为别人激烈地跳动着，燃烧着。

李老汉走在回家的路上，也在想着，怎么这个粮油店的姑娘米丽多次提起小凡，还叫他上班顺路把黄豆钱带过来？儿子也说上班时要把货带去呢。老人家隐隐约约，感到那里面似乎藏着什么秘密。

东山路旁的一棵老枣树上，有两只喜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李老汉不时地回过头来，朝着那棵老枣树上的喜鹊看几眼。

## 北京天香

◇ 任 静

没有来北京打工之前，天香是地地道道的凤岭镇小厦村人。打工之后，虽说户口仍旧在村里，可毕竟是喝上了北京的自来水，住上了北京的楼房，尽管只是住在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那也毕竟是在皇城根天子脚下呀，她仿佛摇身变成了北京人。过年回村里时，会从心底生发出强烈的优越感，她咬着一口京腔与乡亲们打招呼，她总喜欢说我们北京怎么怎么。“北京怎么怎么”变成了她的口头禅。乡亲们不喜欢她这副作派，从此不再亲热地唤她天香，而是叫她“北京天香”，语气里分明有揶揄的成分。天香听了不高兴，心里发恨一定要嫁一个北京人给大伙儿瞧瞧。

打从记事起，天香就有一个理想：将来长大后一定要嫁到北京去。天香能有这样的理想，不是异想天开，无中生有，

她是有一个参照物的。天香的参照物就是二姑，二姑红梅犹如天香的一面镜子，她要活成像二姑那样风光的人物。其实二姑当年嫁给北京知青的风光场面，天香没有来得及看到，那时她正在娘的腿肚子里抽筋。自打她出生后，村里人都说她长得俊，和二姑一模一样，她的耳朵眼里常常灌满了二姑的名字。在小厦村，二姑是名人。有人会不以为然，那样小的村子。的确，小厦村太小了，小的在地图上都找不到一个小数点，小小的小厦村被埋没在大山深处，最鲜明的特点是闭塞、贫穷，村里除了出产美女，另外就是出产光棍汉。光棍汉们一茬接一茬地成长在村里，像无人收割的野稗子。儿子多的家庭羡慕有女儿的人家，瞧瞧，人家多会生，生得女儿个个赛貂蝉，当娘娘的命。穷乡僻壤出美女，这话一点也不假，

比如二姑这样的天生丽质，她是金凤凰，所以飞到北京去了。二姑是村里的传奇人物，她的俊俏在十里八乡出了名，大伙儿都说她是兰花花。歌里唱的兰花花谁也没有见过，但是大家都说二姑有多美，兰花花就她那样。据说二姑在村里铁姑娘连时，曾经被一个公社专干看中了，他趁旁人不注意，动手摸了二姑的奶子，二姑挣扎着唾了他一脸，厉声骂道：“看你的年龄够做我爹了，老不正经，我要喊人了！”公社专干色眯眯地望着二姑纤细的身影渐渐跑远，讪讪地笑着自语：“小妮子，还挺倔的，你等着，迟早是老子粮囤里的麦子！”

没等公社专干再来，二姑这棵麦子就被人收割了。收割麦子的男人是北京知青邵东晓。姑夫邵东晓天香后来见过一次，长的高高大，很帅气，白净斯文，一举一动都与村里的男人做派不一样。知青返城时，二姑的肚子夸张地隆了起来，像在上面倒扣了一面小锅。邵东晓走了，爷爷和奶奶担心得不行，怕邵东晓一去不复返，二姑就成了没人要的赔钱货。那些天，村里几位老光棍蠢蠢欲动，踏破爷爷家门槛献殷勤。对于他们的心事，二姑心知肚明，她冷笑一声，不屑于搭理，只是坐在炕桌旁埋头一封又一封地给北京写信，当她寄出去 99 封信件后，邵东晓坐着火车回来接二姑了，他将二姑的

准迁证展示给众人看，然后挨家挨户地给乡亲们散发喜糖。

之后，北京城仿佛一下距离小厦村近了。二姑来信说，星期天邵东晓带她去故宫博物馆游玩了，那里便是旧时的皇宫。村里人的想象中就把二姑的生活与电影中的宫廷生活联系起来，他们恨不得自己婆娘的肚子争点气，这一胎生个女儿将来也好嫁到北京去，做丈人的也能攀亲带故去逛几回北京城。二姑的信里还会偶尔夹些全国通用粮票，当爷爷用这些粮票从城里换回来二斤猪肉时，全村人闻着飘香的肉味羡慕地直砸吧嘴巴。

天香说：“爷，红烧肉真香，我想天天吃肉！”

奶奶说：“看这娃傻的，肉精贵着哩，怎么能当饭天天吃哩？”

娘嫌奶奶小气，只给天香碗里夹了两块肉，她恨恨地说：“天香，长大后要学你二姑，嫁到北京，天天都能吃红烧肉。”娘的话像种子种到了天香心里。

天香长到 11 岁时，父亲成了村长，父亲用自己的特权让只上过四年小学的天香当了村民办教师，天香拥有的知识只能教一年级。小厦村小学一共有七名学生四个年级三名教师，由于教师少，每个教师都是身兼数任，比如天香既是一年级的班主任，又是学校的音乐老师、体育老师，还是少先队辅导员。凭天香老

师的实力，自然教得力不从心，体育课她只会教体操和罚动作不规范的同学绕着校园跑，音乐课上也只教她自己会唱的几首流行歌，听着同学们一天到晚只唱“是谁制造的钞票，你在世上呈霸道……”天香都觉得难为情。说是少先队辅导员，也就是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将鲜红的红领巾围到新入校的学生脖子上，平时检查一下学生是否忘记戴红领巾了。天香的教学生活单调乏味，总之一点意思也没有。天香内心焦灼，这样混下去何年是个头？

树叶黄了，又绿了，学生毕业了一茬，又来了新的一茬。七年后，天香说什么也不教了，她要去北京打工。父亲不许，她据理力争，她说：“我的理想是飞龙在天，岂可困守在这小厦村的浅河滩里。”父母拗不过她，过完春节，只好托付三洋将天香带到北京去。三洋在北京当厨子，对北京城相对熟悉。去的时候，天香的爹还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托天香带给二姑，信中千安顿万嘱咐要二姑在北京给天香物色一个好男人。

一路上，天香不停地向三洋打听北京的信息，比如北京的天和小厦村的一样蓝吗，北京人每天都吃三顿饭，还饿的要吃宵夜吗，北京人洗衣服用不用皂角……天香问的话琐琐碎碎的，三洋都听烦了。三洋说：“去了你就知道，我刚到北京时，感觉什么都新鲜稀奇，待久了，就感觉没

有什么意思，一样活人过日子，我一天到晚在厨房里累得要死要活，哪里有心情出去闲逛呢。”天香不满意三洋的回答，心想你个呆三洋，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到北京第一天，三洋带天香去全聚德吃了一顿烤鸭，这可把天香高兴坏了。她擦着油乎乎的嘴巴，心无城府地拍着三洋的大腿说：“三洋哥，北京真好！”天香说话的嗓门太大了，惹得周围吃饭的人都朝他们这边瞅，天香意识到这里不是小厦村，以后再也不能像在村里那样扯着高喉咙大嗓子说话了。

二姑家住在后海附近的一个胡同大院里，三进三出的房子，一看就是过去的大户人家，从二姑一家人的穿着打扮和家里古色古香的摆设来看，二姑家的日子过得很富裕，天香不懂中产阶级这个说词，她在信中对父母说，二姑的确嫁了好人家，家有万贯家产。

二姑很喜欢这个侄女，从天香脸上，她能看到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她将女儿邵云不穿的衣服鞋子一股脑儿拿来给天香换上，并将她领进浴室里，好好洗了个热水澡。接下来，二姑带天香参观了故宫、天坛、颐和园、长城。三天后，二姑说：“天香，你姑夫昨晚打电话说这两天就从美国回来，他搞研究喜欢安静的环境，不喜欢家里有外人打扰。”天香听出来二姑是在委婉地下逐客令了，

她急切地说：“二姑，我不回去，我这次来就是想在北平找工作。”二姑说：“工作哪里就那么好找，你一个小学没有毕业的人，只能给人家打扫卫生，当保姆。”天香听了很不服气，就说：“二姑，不管干啥都行，只要让我在北平待着就好。还有我知道姑父怕吵，我不住你们家大房间，我来时就观察好了，你们家门口那个小厦房让我晚上栖身就成。”二姑面露难色：“这可不行，那是露露的窝。”“露露是谁？”“你表哥邵钧的宠物狗，你来那天正好被他带到西山避暑去了。”

天香听了很难过，她想不到二姑家的一只狗狗都比她活得幸福滋润。从小到大她都是和父母弟妹们挤住在同一铺大炕上，从来没有奢望能够有一个独立的空间。二姑把话说到这份上，看来再不能死皮赖脸待在人家了。

下午，她去公用电话亭给三洋打了个电话，让三洋来接她。临离开时，二姑大概是于心不忍，给她手里塞了100元钱，又将家里打算捐给贫困山区的一床被褥抱出来，让天香暂时先用着。天香忍着泪从二姑家搬到了富丽大酒店附近一个地下室，三洋就在富丽大酒店当厨师，他说住在附近方便照应。

北平并不像天香想的那样是人间天堂。天香住的地下室，阴暗潮湿，屋里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被褥潮得晚

上睡觉都不踏实。翌日，天香起了个大早，想趁天气晴朗，将被褥拿出来晒在栏杆上，却被保安挡住了，那个胖乎乎的保安铁面无私，说什么都不让天香在栏杆上晒被子，他说天香影响市容，还要罚款。天香不高兴了：“笑话，我晒个被子就能影响市容了？”吵了一会儿，罚款当然是罚不成，天香无奈只好又把被子仍旧抱回去。憋憋屈屈住了几天，天香就去上班了。

天香的第一份工作是三洋给介绍的，去富丽大酒店当服务员。可是干了还不到三个月，她就说什么也不干了。三洋不能理解：“好端端的一个工作说辞就辞了，你以为北平的工作很容易找吗？”天香说：“再难找，也不能干了！三洋哥，你们酒店来的人是畜生呀，今天上午我去文轩阁上菜时，一个顾客站起来不由分说就给我灌酒，还生硬将我搂在怀里瞎摸揣，真恶心！”三洋听后就不说话了，他可不愿意别人摸天香的胸脯，从小到大，他一直偷偷喜欢天香，北平这个光怪陆离的大世界，在他眼里有许多不安全的隐患，他有点后悔把天香带到北平来了。三洋说：“天香，让我再挣一年钱，凑够本钱，咱就回凤岭镇开饭馆去，到时候我当厨师长兼老板，你当老板娘。”“呸，我才不给你当老板娘哩，我来北平就是要像二姑一样嫁一个北平人哩！我要把我的孩子都变成北平人！”一想到二姑那天

下逐客令，天香不免寒心，但她心里愈加强烈地渴望嫁一个北京人给二姑瞧瞧，“哼！难道就你一人是娘娘命！”天香不知不觉竟然把心里话说出了口。“啊，原来你看不上我是想当娘娘啊？”三洋无辜地眨巴着眼睛，这几天他有些害眼病，一照太阳直流眼泪。

第二份工作是天香自己找的，她看到一个家政公司招收工人，就去报名了。这次天香干的稍微长点，并且认识了不少像她一样北漂的大姐嫂子。有一位京郊的下岗女工周姐，人很热情，与天香一见如故，她说天香长得好看，如果有个北京户口，就能活成人上人。天香想，像二姑那样生活安逸，不缺吃不愁穿，大概就是活成人上人了，还有那只拥有一个独立房间的狗狗露露大概就活成狗上狗了。天香也喜欢周姐，没事就爱和周姐说话，她天生好语感，很快就说的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家政公司的女工在闲聊中得知天香今年18岁了，一心想在北京找对象，于是就有人热心地替她牵线搭桥。

过几天，周姐给天香介绍了一个搞艺术的大龄青年。相亲地点是后海的三棵树酒吧。周姐说：“天香，好好打扮一下，争取一举成功。”去相亲之前，天香犯了难，她不知道穿啥衣服合适，她把自己来时穿的那件碎花褂子套在身上，在镜子里照照，和她同住的陆小菊皱着眉

说：“土气，一看乡下妞！”她换了几件，陆小菊都摇头，最后把二姑给的一件卡其色上衣穿上，陆小菊才说：“就这件吧，看起来顺眼多了！”天香问陆小菊：“小菊姐，你的衣服看起来每件都洋气顺眼，哪里买的？”陆小菊说：“去秀水街买的，那里的衣服都是水货。”“什么水货？”“又不懂了吧。”陆小菊就给天香认真讲水货的概念。对于水货、关税这样的名词，天香感觉既新鲜又陌生，她很佩服陆小菊有如此广博的知识，念书多就是不一样。陆小菊从河南来，她毕业于河南一所职业技术学院，为了逃婚才离开家乡当了北漂，她比天香大八岁，今年26岁了。她的男朋友牟红兵也在北京打工。这两人时不时就要约会，看见他们相亲相爱，天香莫名地替他们高兴，有时她见牟红兵来了，就会识相地躲出去，跑到周姐床上挤一夜。天香高兴地说：“小菊姐，等领了工钱你哪天带我去秀水街吧，我也买点便宜的水货。”

天香对着镜子凝视着自己的面容，脸是标准的鹅蛋脸，皮肤紧绷绷的能掐出水，一双杏核眼水汪汪的，唯一不称心的是眉毛有些疏淡，她借来陆小菊的眉笔将眉毛勾勒得又黑又浓。陆小菊说：“画得太过了，像戏子，最好看的境界就是不着痕迹。”怎样才能不着痕迹，天香拿捏不住分寸，只好擦掉请陆小菊

帮忙。画好眉毛，陆小菊叹口气说：“好一个美人坯子！可惜生错了地方。”

约好下午三点相亲，天香不到中午一点就到了。百般无聊，她信步走进附近一个大型超市。超市里各种各样的衣裙分外招摇，看看上面的标价牌，天香吓得吐吐舌头，乖乖，一件真丝连衣裙1800元，一件雪纺连衣裙都要888元，连最普通的一件衬衣都得280元，太贵了，这不是天香能消费得起的地方。她离开服饰区，又信步来到化妆品区。这里真是购物的天堂，平时电视上播放的广告在这里应有尽有。什么欧莱雅，雅诗兰黛，兰蔻，都是表姐邵云用的名牌化妆品，天香饶有兴味地一家挨着一家看，她只是随便问问价格，那价格也是高的令人乍舌。导购可能怕她走开，热情地将欧莱雅护肤品给她抹到手背上。这种护肤品果真神奇，手背上抹过的地方，又细腻又滋润，天香将手背举到鼻子跟前闻一闻，一股淡雅的香气。天香尝到了甜头，便一个摊位挨一个摊位问价格，最后又狡黠地说价格太贵，需要考虑一下。当天香走出超市时，她两只手背上已经抹了不下十种护肤品了，脖子也被分别喷了香奈尔、古奇，雅顿等牌子的香水，她被自己身上逸散出来的各种浓郁的香味迷醉了。为了让这香味留的更长久些，她决定今天晚上回去不洗漱。她想二姑的皮肤那么白皙细腻，

每天肯定也用这些牌子的化妆品吧。那天二姑对她下逐客令，让她感觉很没面子，二姑嫁到北京后整个人都变了，变得陌生冷漠，褪去了小厦村人身上淳朴热情的特点。但是这件事连同对二姑的看法，天香在信中只字未提，一来怕爹娘担心，二来怕村里人知道了笑话，二姑可是大伙儿心目中的女神。

一路盘算着，她很快走进了三棵树酒吧。吴姐和一个留着小辫的男人坐在桌前扭头向窗外望着，看见天香了，吴姐紧走几步跑出来对她说：“怎么会来迟呀，人家刘画家的时间宝贵着哩！”说着歉意地朝刘小辫那边望了一眼，天香正待要解释，那人却轻描淡写地说：“没事，年轻女人嘛，漂亮点的年轻女人都得这样端着架子，约会早来反而不正常了。”天香瞥见那人长得又矮又胖，留两撇八字胡，像电影中的日本鬼子似的，让人感觉心里发冷。待天香走近前正要坐下，那人却打了一个很响亮的喷嚏，把天香和吴姐都吓了一跳。吴姐在天香耳边轻轻抱怨了一句：“刘画家说这几天慢性咽炎犯了，你还喷这么浓的香水。”天香被吴姐抱怨得不知所措，就对这个留着小辫，又十分娇气的男人没了好感。接下来的谈话艰涩而空洞，刘画家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香，嘴里一个劲说着梵高、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这些外国人的名字，

天香如听天书，一句也插不上嘴，便有些发窘。刘画家说：“看你长得蛮水灵，怎么能不知道梵高呢？”天香心里更加反感，来之前明明听吴姐说这个人是做字画生意的，也就是与艺术沾一点边儿嘛，怎么就一口一个自称画家哩。天香别别扭扭地被上了一堂美术普及课。

这次失败的相亲，让天香感觉很搞笑，她对吴姐说，桌子高板凳低，我配不上艺术家。三洋得知后，却很高兴，阴阳怪气地说：“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个烂南瓜！”天香白了他一眼，气忿忿地走了，连三洋送给她的小坤包也没拿。

晚上，陆小菊说：“天香，今天相亲不成功吧，我早就预料到了。”天香闷闷不乐：“你预料到了，也不提醒我，让我去丢人现眼，还浪费了大半天工夫，今天的工钱肯定又要被扣了。”

“也不丢人，相亲哪能一次就成功，你现在这么年轻，有的是机会。我正要给你说呢，牟小兵有一个哥们叫亮子，和牟小兵一个单位上班，山东潍坊人，人我见过，大高个儿，浓眉大眼，挺好的一个人，只是年龄稍微大点。”

“多大也不行，我只嫁北京人！”天香的话斩钉截铁，没有商量的余地。望着天香固执的背影，陆小菊不解地摇摇头。

天香第二次相亲是二姑托熟人给介绍的。男方离异没有小孩，据说是因为女

方不孕离的婚。二姑说：“就是普通市民，在供电部门上班，一个月挣三千多，小日子过得蛮好，性格也随和，应该好相处。”“离婚？”天香听说对方是离婚男人，皱了皱眉头。“男人嘛，离一次婚不打紧，关键是没有留下累赘。再说了，人家如果不是因为离婚，会降低条件找你个乡下丫头！”

听说男方离过婚，天香心里起先不太愿意，但还是去了，她知道不能违拗二姑的意思。那家人对天香的印象不错，他们说这女娃长得蛮水灵，人也机灵。接下来，对方提出的条件让二姑当场勃然大怒。对方媒婆拐弯抹角地说，男方上次娶的女人不能生育，担心还会遇到不生育的，说这次先相处着想等女孩怀孕了再订婚。二姑一听就躁了，生气地说：“这是要试婚啊，回去试你妈去！”说完带着天香拂袖而去。

天香这才知道二姑是有些脾气的。天香倒是没有十分生气，因为她压根儿就没有打算与这个二婚男人有什么结果。她跟着二姑一路往回走，二姑不再提相亲那事，只是打问小厦村的事情，问爷爷奶奶身体好不好，村子西头那棵老槐树在不在，还问到了老槐树下的知青点，天香回答着二姑的问题，心情渐渐舒展起来，她的思绪完全飞回了小厦村，徜徉在小厦村明丽的阳光下。

随后的几个周末，天香又分别见了一位厨师、一位书店店员、一位送快递的。这些人当然都不符合天香要找的条件，她不明白北京人还要干这些工作。周姐说：“幼稚，你以为北京人都是皇上啊？北京人也要生存，也要活人过日子！”屡次相亲不成功，让天香渐渐有些心灰意冷。三洋得知后，更加高兴，八月十五那天，天香过生日，他特意请了假，领着天香逛了一回王府井，还给天香买了一条金项链。

天香说：“三洋哥，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三洋说：“礼物不在贵重不贵重，重要的是心意。你若戴上这条项链保证比北京女人漂亮多了！”

天香坚持不收：“你留给未来的嫂子戴吧！”

三洋听了就生气，提高声音说：“这是专门给你买的，什么嫂子不嫂子！”天香无奈只好将项链收到包里，把拉锁拉严实，生怕遗失了。她想这项链迟早得退回去。

次日是星期日，二姑打电话让天香过去吃饭。二姑给天香做了红烧肉，还有一碗汤圆。天香第一次吃汤圆，那样热乎乎甜滋滋的味道，比腊八粥好吃多了。天香吃得很开心，吃了半天才发现饭桌旁只有她一个人在动筷子，连忙招呼二姑也来一起吃。二姑说不想吃油腻，

自从邵云出国后她就没什么胃口。天香看见二姑这段时间清瘦了不少，忙关切地问二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二姑说：“也没有感觉不舒服，就是心烦。”说着扭过头擦了一把眼泪。

天香问：“怎么老不见姑父回家啊，叫一起来吃饭吧。”

二姑说：“人家不在这里吃饭，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天香再想问什么，发现二姑坐在摇椅上摇着摇着渐渐闭上眼睛睡着了。房间里浮上来一丝清寂落寞的气息，天香感觉有些凉意，赶紧起身拿了一块毯子盖在二姑身上。俯下身时，她看见二姑消瘦的面庞上凝结着一抹愁容。她回头环顾整个房间，空旷而清冷，感觉像冷宫一样。冷宫？天香奇怪自己脑海里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个词语。

回去的路上，二姑擦眼泪的镜头老在天香眼前晃，她不知道二姑这些年究竟过得怎样，二姑一个人住在老宅里，显然并不开心，根本不是小厦村人想象中那样活在天堂上。这样想着，天香有些泄气，强烈想要嫁给北京男人的想法竟然有了一丝动摇。

陆小菊给她打气：“遇到什么挫折都甭泄气，嫁给北京男人是你的理想，是理想就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无法实现，我欣赏有理想有追求的人，我永远支持

你！”天香佩服地望着陆小菊，惊讶地喊道：“小菊姐，你的话好有哲理哦！”

月底，是家政公司开工资的日子。那天，天香早早去财务室领工资。她爹上回来信说马上要种麦子，盼望她寄点钱回去好买肥料。她想早点领到钱直接去邮局给小厦村汇回去。家政公司的服务项目很多，岗位也不少，许多岗位的工人天香还是头一次见面。她谦恭地和每一位工友点头微笑着打招呼。但是从财务室走出来后，天香再也笑不出来了，因为她发现工资表上她的工资是最少的一个。天香是清洁工，一天除了擦玻璃，扫地，刷坐便器，就是倒垃圾，她干活极其认真，那玻璃擦得能照见人影影，坐便器里的水好洁净，可是活脏活累且不说，怎么能领最低的工资呢？

天香闷闷不乐地回到地下室，看见陆小菊和周姐两个人正在试穿刚买的裙子。她们劝天香也去秀水街买一件，天香身材好，穿上一准好看。天香见她们都比自己领的工资多，心里有些不舒服，没有说话便倒头睡在床铺上。这二人看出了天香的沉闷，也没有多话，分别找个理由出去了。天香扭头看见陆小菊床头又挂了一个新坤包，心里更加不悦——哼，挣得钱多出手就是阔绰！陆小菊在一个高档社区当小时工，去干活经常能挣到小费，后来熟悉了，那家雇主又让她辅导儿

子做作业，陆小菊收入猛增，花销明显阔绰了，立夏那天，去商厦买了一条铂金项链，戴在脖子上，明晃晃的直晃人眼。周姐做月嫂，一个月收入也在一万块左右。天香越想越不服气，一样的干活儿，凭什么她们比自己挣得多！

第二天，天香找到家政服务公司的穆经理，要求调换岗位。穆经理有些为难，她说：“你只看到他们收入比你高，却不知道他们付出得比你多。”

天香说：“吃苦我不怕，付出再多点我也不怕，我只要和他们挣一样的钱。凭什么一个公司几种待遇，这不是歧视我们农村人吗？”

穆经理笑着摇摇头，说：“天香，看你想哪儿去了？你有上进心是好事。”

过了几天，穆经理安排天香上了一个月月嫂培训课，开始正式当了月嫂。她写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爹娘，娘回信表示反对：“你一个女儿家，做什么月嫂，伺候月婆是那么好干的事情吗？”天香笑一笑，头一次没有给家里回信。

天香当月嫂的第一家雇主，也是唯一的雇主，是北京海淀区人，叫刘怀青。老公去云南边远山区支教，婆婆在医院上班顾不上伺候儿媳妇，娘家妈又死得早，怀孕期间，刘怀青感觉很不安，仿佛得了抑郁症。刚到预产期，就打电话给家政公司让天香过去陪她。待产那些日子，

天香又勤快又细心，变着法子给刘怀青做家乡的吃食，给她讲从小听来的一些轶闻趣事，还给她描述小厦村美丽的晚霞，雨后满山坡黑黝黝的地软。刘怀青听得乐了，不免心生无限向往之情：“天香，等生了宝宝，你带我去你们小厦村旅游吧，我要好好去体验一下乡村田园生活！”天香也高兴，她想没准哪天，北京人在城里住腻了，真的想去他们山沟沟里住上一段日子呢。

和天香相处了一段时间，刘怀青渐渐变得开朗了。九月初，她生了一个白胖大小子，打电话让老公专程从云南回来看望。一个月子里，天香跑前跑后，尽心尽力地伺候着这对母子。刘怀青很感激天香，她把老公送她的生日礼物也送给了天香。刘怀青上大学时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毕业后进入一家国企上班，业绩不错。孩子满月时，她舍不得天香离开，便恳求天香：“公司催我回去上班，你能不能再辛苦帮我带两年孩子，我不会亏待你的。”

天香是热心肠，这段时间相处下来，她特别喜欢刘怀青的性格，刘姐虽然是北京人，但是一点也不摆城里人的架子，对自己一个乡下妹子就像小妹一样亲，现在她正需要人帮助，自己能忍心一走了之吗？再说了天香也舍不得这个叫嘟嘟的孩子。这个月子她已经和嘟嘟培养

了深厚的感情，眼睛睁开看不到嘟嘟她会心里发慌。

带嘟嘟这段时间，天香经常抱着嘟嘟去参加一些育婴活动，也认识了不少年轻的妈妈们，这些年轻妈妈们千篇一律都在抱怨没人带孩子，荒废了事业，有的说老公还趁机出轨了。

那天，有一个叫虹姐的女人也带着女儿来了，坐在天香旁边。她说不上有多漂亮，但是她的气质在人堆里特别抢眼。坐了不到十分钟，虹姐接了一个电话，脸色大变，她忙央求天香帮她带一会儿孩子，说有件急事需要立刻出去处理。说完，匆匆走了。虹姐的女儿大概是饿了，又哭又闹，把天香整得束手无策，她只好将嘟嘟的奶粉给她喂了。活动散了很久，虹姐才急匆匆赶回来，她脸上有明显抓伤的痕迹，一见天香便抱住女儿哭个不停，边哭便嘀咕：“宝宝，你爸爸不要我们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呀？”婴儿看到妈妈了，也哭得更加厉害。望着虹姐母女泪水涟涟的惨状，天香十分难过，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虹姐。内心里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自己开办一个育儿嫂服务公司，就可以帮这些年轻妈妈们解了燃眉之急。回去后，她无意中向刘怀青说起这个想法，没想到刘怀青极力赞成，她说这是极好的商机啊。

天香在北京做育儿嫂的事情不知怎

么传到了村里，过年再回去时，村里一些刻薄人明显挖苦：“颠颠地大老远跑到北京，还当是做娘娘去了，没想到只是做人家的保姆！”

天香听了心里一阵委屈：“做保姆怎么了？靠劳动吃饭有什么不对吗？”村民们都噤了声，没人愿意继续讨论这个火药味十足的话题。回到北京，天香就抱怨三洋：“肯定是你多嘴说我当保姆了。”三洋赌咒发誓说他没有说，肯定不是他说的，他还趁机胆表白：“不管你做什么，我都喜欢你！”

三年后，嘟嘟被送进了幼儿园，刘怀青把天香叫到跟前：“天香妹妹，你是个好女孩，感谢你这几年对我的帮助，现在该是我回报你的时候了……”她说着拿出了一张营业执照，“我帮你注册了一个‘北京天香’育儿嫂公司，从今天起你就是天香总经理啦。”刘怀青果真义气，天香高兴得一蹦三尺高，说：“刘姐，我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呀！”

既然是办公司，就得有场地，有资金投入。那天下午，三洋陪天香去租房。三洋把他这几年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交到天香手上，让她先把刘怀青垫付的注册资金还了。天香感激地望着三洋：“三洋哥，我一时恐怕还不上你的钱。”

三洋豪爽地摆摆手：“不要你还的。”

“那可不行，怎么能白白用你的钱？”

三洋突然大着胆子说：“因为我爱你！我的钱都是给你天香挣的。”

天香被说红了脸，两个人怔怔地对望了半天，最后不知怎么就拥抱到了一起。

天香在中关村买了一部诺基亚手机。她用新手机给陆小菊打了一个电话，想请陆小菊加盟她的育儿嫂公司。陆小菊正在秀水街买衣服。市场上噪声很大，陆小菊对着电话大声喊道：“天香，我要结婚啦！你也过来买衣服吧，我帮你参谋参谋。”

天香说：“没有时间啊，祝贺小菊姐，举行婚礼时我一定到场。”

又给周姐打过去，周姐得知天香组建了“北京天香”育儿公司，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她根本没有想到一个从小厦村那样偏远地区来的小女子竟然敢在北京开公司。当天香说明要高薪聘请周姐做高级培训师时，周姐几乎没有考虑就爽快答应了。

当天晚上，天香买了一张回风岭镇的火车票，她要回家乡招兵买马，把家乡那些淳朴勤快的妹子都领来囊括到自己旗下，让村里女孩子都实现北京梦。火车飞快地向前驶去，天香脑海里过电影一般，飞快地掠过这几年的北漂生涯，每次领工资的场面，还有二姑的泪眼都在她眼前不停地晃。天香现在一点也不羡慕二姑了。

栏目责编 曹洁

## 太极湾：剪一水诺亚方舟

◇ 如 水

诺亚方舟，是一个被上帝预言的国度。

上帝厌倦了人类无休止的贪婪与纷争，以一场冲天洪水，淹没了大地世界，只让诺亚方舟载着诺亚一样的洁净，渡向彼岸。数千年的幽深岁月，土耳其亚拉腊山巅，那个被厚厚冰层封冻的世界，成了人类永久探索的生存秘密。

我以诺亚方舟为喻，不是为讲述《创世纪》里的故事，而是想说说黄河水上浮载的土舟船——太极湾。

这里是陕北，清涧县玉家河乡，太极湾。玉家河不是河，这是一个丰饶充沛的地方，无关物质财富，只传人类文明。无定河从上游而来，流过中游，待入黄河的时候，流速慢了下来。她不再着急，而是迂回曲折，流连，再流连，曲流成景，汇入黄河，将一条河水柔韧的生命弧度，

留给世界，留给世人。

太极湾，是朗朗晴空下双鱼合抱的世界，是长在黄河之上的乾坤。《汉书·沟洫志》，将黄河尊为百川之首。她从雪山走来，裹挟着大地的泥沙，蓬勃而往，滋润着万物生灵，哺育了炎黄子孙，涵养了人文性灵，传承了古老的中华文明。远古时期，我们的先祖就在大河两岸采集、捕鱼、狩猎，繁衍生息，诞生了黄河文明，拉开了民族历史的序幕。这文明之脉，被黄河滋养、吸纳、带远，源于中华，走向世界，将黄河文明推向辉煌。

黄河劈山开道，穿越晋陕大峡谷，以黄土的厚度，在这里浮出太极，长出阴阳，长出草木，征验了人类文明的始源与归宿。俯瞰太极湾，天造地设，太极图之。

晴空之上，伏羲端坐云头，闭目合



太极圣境 / 高世雄摄

十，他眼里的世界，仍是他演绎的乾坤，四季祥瑞，朗朗而明。倘若我们把指向古老的长镜头最大限度地伸长，聚焦在亘古的时空深处，就会看见——伏羲仰观天象，俯法大地，观鸟兽之文，探宇宙玄机，近取之于身，远取之于物，始作八卦，孕育太极。他以超绝的智慧和过人的能量，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斗转乾坤，领悟阴阳，拓成一幅太极阴阳图，就画在大河之上。

独立高高的崖畔，大河汤汤，静水深流，心驰神往，思接八荒，若天地是一座城，黄河则是一道护城河。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每一道湾都是神奇的天地

造化。太极湾，是隐在宇宙中的一道神秘玄机，若大河之上的一把锁，锁住了阴阳，锁住了九九归一的密语。大道自然，万物相向，为了维护相对平衡，彼此牵制。一旦不能相互牵制，平衡被打破，事物就会向另一方倾斜发展，自然生态、人物常情、道德伦理，都将失重，这个世界，顿失安宁。

时光凝固，万物默然。我以目光为经，以青草为纬，织成密密的网，打捞满满的黄河水，栽种一个久远的传说。古语云：“天地阴阳，古今万物，始终生死之理，太极图尽之。”太极图是人类的始源，也是文明的归宿，一切天数机缘，生于太极。

太极湾是黄河水托浮出的双鱼，只浮，不沉，若天地密语，隐喻了一个关乎人类生存的谜底。

这谜底，被老子的青牛驮走，他西出阳关，不发一言，一管青笛，吹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生生不息。世界宇宙，万物运行，无不遵循“道”。而这太极阴阳，正是“道”的另一种显现。其实，我们原本生活在一个状如太极的空间，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彼此依存，共生共融。何苦尔虞我诈、相互倾轧，斗得此消彼长、难得太平？

人类愚钝，何若天地合一、山水相依？

太极湾也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安浮在大河之上，稳坐地心，只将无限的能量四散辐射，护佑着万物生灵，树木、小兽、鱼虾、草儿，无一不在它的怀抱中安然相生。更为神奇的是，它的旁侧，安卧着另一条大鱼：鱼儿崂。

无定河蜿蜒而过，神奇地浮出这条鱼。健壮的脊背上，一棵又一棵枣树，长得繁茂，绿荫如盖，仿佛为鱼儿披了碧绿的外衣。这里的大红枣，色红、个大、皮薄、肉厚、核小，清脆香甜，风味醇厚，灾年保命，康泰药用，是老百姓祖祖辈辈赖以生息的生活保障。漫长的文明进程中，红枣已融入百姓的生产、生活与风俗，

祖祖辈辈的命脉早已和枣树紧紧相连：红枣食俗、红枣礼俗、红枣民俗等独特的枣文化，渗透在古典节庆、儿女婚嫁、祭祀礼仪等个人和团体活动中。这既是百姓对天赐红枣的尊崇，也是对大地福祉的感恩。

很多年过去了，太极湾浮于黄河，滔滔大水，切割出层层叠叠的沉积岩，悬崖峭壁之上，遗留着古寺庙群十王殿，这是前四院，为前寺，始建于明成化十九年（1483）。据说古代道徒以道教惩恶扬善故事为底本，模拟再现阎罗十王殿场景，以此为警示后人守德为善。数百年的岁月风霜，使得那些泥塑、壁画以及教化的意味都随风消散了，石头砌成的拱形石屋，依序列队，站在水岸。石头沐浴阳光，吸纳了日月精气，泛着土黄色光泽，没有一丝阎罗殿的阴森，很好看，很温暖，也很艺术。深深浅浅的光影中，我放慢步子，一脚一脚，穿过三层渐进的石拱门洞，若步入岁月长廊，身前身后，都是美善，都是光芒。

寡妇坪上静音寺，为后寺，也是一层层小石窟，依凭坡抓，有序而立，接纳着属于各自的那一份阳光，谁也不挡着谁。每年三月三日，这里都会大唱几天乡戏，为传说中的天保和秀莲祈福，也为现实中无数的天保和秀莲祈福。河水自

顾自地绕着谷底流去，一粒粒水中分子，依然奔流向前，一微米一微米地下切着石头的硬度和高度。

夕阳西下，静听涛声。一个太阳在天空，一个太阳在水里；一个比一个红，一个比一个圆。太极湾笼罩在橘黄的柔软里，渐渐浓，渐渐淡。坐在太极湾辽阔的怀抱，我将目光收紧，盛装古往今来的温暖。一种声音隐在遥远，只说“相看两不厌”。其实，每一个典故都有隐秘的信息，每一个传说都有尊贵的身份。那些传说不只是传说，那是先祖对人类生存空间的永久探索。

大河浮太极，水土本相生，太极湾聚土为体，含水为脉，以草为衣，自成天地之城。这城，若浮在大河之上的诺亚方舟，不负齷齪，只载洁净。不只载着笔架山的笔、秀延河的水，也载着清涧的清，更载着清涧子民的顾念和厚望，抵达朝阳的彼岸。

### 高里寺：你这慈悲的村庄

一块粗粝的石头，站在村口，站成村庄的老人，或孩子。

高里寺村，一个古老的陕北村落，安居礼上，只存良善。这是我的祖籍地，隶属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郝家塬乡。一

个被夹在黄土高原山旮旯的村庄，向阳的山坡像一张簸箕，把家家户户的窑洞包裹得很是妥帖。似乎为了与外界隔绝，也似乎为了完好地保护她。

村前一条小河潺潺流过，河床不宽，青石底子，蓝格盈盈的，很干净。每一个寻常的日子，男人洗去疲惫，妇女浣洗衣服，小孩玩耍嬉戏，全在这一条河。儿时，我时常捡几颗圆溜溜的石子，像弹玻璃球一样玩儿；或者摘几根青草编接在发梢，那小辫顿时风光起来，仿佛也有了绿色的生命。

一条河，养育了一村人，也养育了一村人的故事和命运。

村庄以蜿蜒河道为界，分前沟、当庄、后沟三部分。当庄最为开阔，体量也最大，是人群聚集地。门对面一座大山，很高，没有名字，大家出口即呼“门对面”；山顶甚是敞阔平整，大体呈椭圆形。坡地上有庄稼地、有高树、有青草，沟底有水浇园子地，养着村庄子民的日常琐碎。

前沟也是开阔，杜梨梁、张家沟、蛮婆山，山大沟深，人居不多。杜梨梁上有一棵杜梨树，主干粗壮，枝桠纷繁，像一个子孙众多的老人，昂首背着一个家族，一言不发，望着山巅垭口，站了很多年。张家沟阴阳两坡洼长满了桑树，年年岁岁，果实丰满。桑树很老了，没有

人知道它们还能活多少年，还能结出多少果实。后沟稍窄，也幽深，散落着几户数得见的窑洞民居。山岭上，全是熟透了的耕地，晨昏阴晴，走着拦羊嗓子回牛声。

草窑畔是村庄的制高点，几排窑洞很老了，典型的陕北窑洞群落。草窑畔长着很多草，每到春夏，山花烂漫，开得满满的。密稠的香气弥漫在村前村后，给村庄带来饱满的喜气，有一种说不出的意味，很诱人。说不出，大家也都不说，任由花开花谢。

拐沟滩最底，这是一片河床上长出的平石滩，高出水面丈八许。河水缓缓流过，偏偏在这里陡然下跌一丈，蓄成一汪水潭，又拐了一个大弯，向前流去。那一汪水很清，不深，七八岁的男孩子玩水，刚刚好。夏天，光屁股的小男孩儿泡满水泊，水从来不嫌孩子们多，滑溜溜地从他们的腋窝、腰间、股沟游过去，竟分不清是孩子们耍水，还是水在游戏孩子们。

似乎为了呼应草窑畔上的草，拐沟滩上一棵草也不长，全是青石。滩不大，也足以供村民们在劳作回来时坐下来歇歇，磨磨脚，蹭掉农具上的泥土。或者茶余饭后聚一聚，这家的男人，那家的女人，三五人不等，决不会超过十个人。你说说，他笑笑，都是些家常话。

小孩子则钻到石窠里玩闹，也笑，也哭，大人们从不参与。

拐沟滩下藏了一个一个小石窠，很有规则，像是河流赐予村庄的一些小窑洞。那是孩子们的天堂，藏猫猫、过家家，俨然是另一个小村庄，上演着各种悲喜剧。

石滩下一河清水，自顾自地往东流去了。它好像不长眼睛，也不长耳朵，只有脚，不停地走，不停地走。没有人知道，它多久才能走一个轮回，多久才又流过这个村庄。

夏天，偶尔暴雨，山洪入河，水就大了起来，渐渐漫上石滩。滩上走过的脚印、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被淹没了，冲刷得干干净净。待洪水退了，大家又从这里走过，上山劳作，或者赶集上会，一切重新开始，仿佛谁也不记得昨天发生了什么事。似乎拐沟滩成了一个聚宝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很多年过去了，滩上的人和事，不增不减，来了去，去了来，了无痕。

儿时的记忆里，村庄宛若一个浑然天成的城堡，一东一西，藏着两个神奇的生灵：石鱼与飞龙。村子东头，河床宽阔，水泊中安卧着一条石鱼。最初很小，我的三爷爷说只有石碾盘那么大。后来，渐渐长大，鱼头接近对岸，就要连成一体了；鱼的尾部也长出几条小鱼，像是

大石鱼的孩子。村里人为这一奇观欣喜不已。村子西头，一座连绵山脉一贯而下，如一条巨龙腾飞。两条小河，潺潺而过，恰好聚合在龙头处，水脉丰沛，汨汨而流。飞龙一定是口渴了，探入河中饮水，静听一世繁华一世消。

数百年前，我们的先祖跋山涉水来到这块风水宝地，安居下来。虽然他们没有为后辈留下清清楚楚的宗族谱系，却传承了明明白白的家族姓氏——曹氏。曹姓是中国传统姓氏，即使无法探寻与自己切近的宗源从哪一脉而来，我却时时为拥有这个渊源古老的姓氏而自豪。我模糊记得的祖辈们都是平凡百姓中的平凡人，既没有文成，也没有武就，但他们是黄土高原上默默生活过的一辈辈。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并没有因时间流逝而模糊，反而因为村庄的成长更加清晰。

老学校颓败的窑洞里立有一通古碑，字迹漫漶，依稀可辨。据记这里原有乡庙“高礼寺”一座，明嘉靖中叶塌毁，嘉庆二年重修。僧人安居寺中，以善感善，淳朴民风。老戏台屋檐前，悬挂着一口老钟，铁锈斑斑，隐着古村的秘密。这钟铸于康熙十三年，铭文记，高里寺村原本曹、薛、董、李四姓聚居，曹氏为庄主。先祖曹建宾生育四个儿子，依次为曹国明、曹国正、曹国成、曹国泰，幼子国泰夭折，留存

三子，延续三门。数百年来，一村子民，遵从三大门头，红白喜事都要聚在一处。

小时候不懂，看到铭文那一刻才知晓，我们一村人就是一家人。

多年之后，秋天之末，凉风乍起，我站在村庄的山坡上，落叶满地，草窑畔的草花儿又谢了一回，拐沟滩上的脚印又走了一遍。一场盛大的焰火，燃在村庄，每一座山、每一道梁、每一条沟，载满了沉甸甸的秋。谷子、高粱、玉米、棉花、豆荚，这些黄土地喂养的庄稼，长大了，成熟了，立在秋阳里，一副满足的姿态。

村头的两棵老柏树，是村里最老的老辈，见证了古村的兴起、发展、繁盛，依然风骨遒劲。它们挺立在土地上，储藏了太多岁月风霜，也记忆了太多温暖瞬间。村庄很老了，树也很老了。倘若要问此程为什么回来，大概就是为生我养我的土地，为平凡而勤劳的父老乡亲，为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这一片温暖的土地，古典的传说之上，还生长着古典的树，守护着村庄的性灵，礼尚、良善、慈悲。

这慈悲的村庄，你将如何安放我？

或者，我该如何安放——你这慈悲的村庄？

## 山谷的啼鸣

◇ 岳 静

未出阁时，常不解大弟对他奶妈一家人的挂念和依恋，不懂他们之间任时光流转而愈加浓于血脉的深情。

早年，公婆家一直不允许奶大奶妈看他们的奶儿，很多时候，奶大奶妈只能偷偷地守在学校周围，边卖农货边等奶儿放学，能往孩子手里塞几颗果或是远远地看上几眼就心满意足了。直到我们结婚，他们和奶儿才有了真正的往来。奶大务农是好手，奶妈心灵手特巧，纺绩井臼都很能干，又勤劳朴实，家里的光景蒸蒸日上。很喜欢去他们家，因为那里有各式新鲜蔬果和人满为患的旺气儿，更为奶妈家有一种我所渴望的淳朴亲情。每次去，都被执手相拥，嘘寒问暖，他们欢喜地忙前跑后，视我如宝。

夫家偏心甚重，不疼他们的小儿子，

我这个儿媳自不必言说，种种不公与委屈都悄悄隐忍了，尤其是父母返京以后，举目无亲，内心的许多苦更是无处诉，就想说给奶妈听。我叙说抽泣不止，奶妈替我抹泪不平，她劝我不去想难过的事，把心放得宽宽地，过好自己的日子。长夜入静，如水月光透过窗花斑驳了一窑的晶莹，奶妈的炕头被火舌温暖地舔过，我的幽怨被酥酥地蒸腾、润湿、揉碎。去奶妈家一次，心里便会有一些释然。

奶妈常常在心里牵念着我们。结婚时，奶妈送我们一只漂亮的镶瓣形金蓝双色套边的方形挂钟，57块钱（当时我月薪36元），它走时很准，用了很多年，直至新世纪搬进楼房。知道我们结婚第二天就被分户出来自己单过，奶妈一大早起了几十里路送来一摞新碗和其他应急的

生活用品，为还不会过日子的我们解了燃眉之急。家里的门帘、坐垫、鞋垫都是奶妈用旧衣物裁缝绣制的，绘着栩栩如生的花草动物或福寿字样，图案自描，针脚工整，风格拙朴。奶妈还特地定制了一双沉甸甸的银镯，郑重地送我，这是迄今夫家人送我的唯一饰品，不舍得戴，一直珍藏在柜底。

奶妈奶妈下地不惜力，所以他们家的应季蔬果、谷物上市最早，品质又好，拔尖儿的就先送来让我们尝鲜。知道我们工作忙，奶妈把拌好的馅料、擀好的面片和蒸好的包子、馍馍，时不时地让奶妈骑自行车赶在我们下班在家的时间送来。节令变换，我们爱吃的凉粉、摊黄、黄酒、黄馍馍、粽子、长杂面等等各式农家特色小吃应时俱到，年年春节炸得的油糕、拾掇利索的猪腿、腌好的咸菜提来满满一筐。

奶妈家也是我女儿的乐园。动物多，是女儿的最爱，她零距离地亲近它们，浑身被蚊虫叮咬也不放弃。除了猫在她怀里，鸡飞狗跳，驴嘶猪叫，被她撵得没一样能安生的，烦得很，奶妈却喜得说，叫她闹。女儿也和我一样，常常感动于他们的真情，她的多篇文章里都写到他们。

他们带女儿去山里摘梨果、杏桃，或坐在院场里划玉米粒、向日葵籽，一天

到晚开心地聊个没完。那时，奶妈家的生活已经很困难了，奶妈给女儿包饺子，做想得出的好吃的，还专门到邻村买回煎饼和鸡爪，女儿怎么劝，他们都舍不得吃一口。女儿听见老两口说，煎饼贵得没吃法了，一块钱三卷，搞了半天价，才让得一卷。女儿噙着泪，低头把面前的东西全吃了。她说，吃干净了爷爷奶奶才会高兴。

奶大奶妈的儿子建民、建斌和4个孙子，都不在身边，总以为他们会这样辛苦且平静地过完这一生，因为他们善良、勤奋、坚韧，他们对未来怀有无限的憧憬……他们总说，现在政策好了，好好在地里刨挖，总有个老天哩；而天竟不公，生生地夺走了他们的长子。

老大建民一直让他们头疼。建民中学毕业后走出农村，在县城里修电器挣了些钱，娶妻生子；不久，他的小店被百年不遇的洪灾洗劫一空。为了尽快还债，他高息借贷，转行尝试其他生意，却越做越赔，渐渐陷入拆东墙补西墙、借债度日的泥淖。为躲债寻出路，建民全家去西安谋生。无业或做临工，要在省城养活妻和两个儿子可不是容易事，俩孩子的高额借读费就逼得他走投无路。在10多年经济无保障的生活环境中，奶妈奶大农忙时在地里，农闲时外出打工，到处借贷，

拿回的钱都无私地接济了建民。再殷实的家业也禁不住高利贷的盘剥，直到他们再也无处借钱，无钱还债。家境艰难，建民妻曾一度扔下未满月的小儿子弃家多年，奶妈边务农操家，边抚育两个年幼的孙子。奶妈不识字，但俩孩子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虎年给人以希望，建民终于在富裕的神木县找到了货运司机的工作，过了中秋节，天不亮建民就动身去上班，想赶早给老板留个好印象，奶妈起来送。建民说，这么大了还送什么？奶妈说，常也不送，这回送一下。山道弯弯，一直瞅着建民黑魆魆的身影消失在苍茫的山色中，奶妈仍不舍地茕茕孑立于沟口。谁承想，这一送竟成永诀。没几天就传来建民罹难的消息。那天，货车突然起火，建民下车救火，被一辆过路货车拦腰冲撞，当场身亡。一起遇难的还有两位拦车、救火的同乡。特大事故，结算下来，保险公司赔付得很少，涉案三家业主都不富裕，而每天租用盛放遗体的冰棺就得 2000 多元，官司即使打赢，也拿不到多少钱，各方交涉无果，一切无休止地拖延……许多事，人无奈；许多人，走了就无法再回来。

不敢想象，奶大奶妈由富到穷，由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由尽享天伦的其乐融融到痛失爱子，突遭白发人送黑发

人的巨大悲痛，他们将怎样度过那捱不尽的昼夜煎熬？一直不敢去看他们，不敢打电话给他们，怕扯疼他们日夜流血、难以愈合的伤口。然而，见到他们时，竟没见他们落泪，他们的坚强，让我始料不及。二老冷静地叙述着事件处理的进展，奶妈还麻利地为我们备饭，绞尽脑汁准备好的一些安慰的话，竟无从说起。越是这样，越忍不住流泪，每次擦拭，都背过他们，怕自己的脆弱燃起他们无边的伤痛。直到送我走时，奶妈才拉着我的胳膊，哭出声来：“死建民一句话也没留下，他这么狠心，就不晓得我有咋来难过。”

印象中，奶妈还哭过两次。一次是婚后不久去他们家，听她说起由于他们的疏忽，她的奶儿年幼时小腿掉进了灶膛，小脚严重烧伤，没钱去医院开刀，又不敢告诉他亲生父母，就用土法子医，造成了伤残。奶妈说，那时每次见到奶儿，都要他先脱了鞋袜，仔细看他的脚。奶儿那些日子不停的哭闹声折磨了她大半辈子，她说她好悔好恨自己。还有一次是前些年她来家里借钱，因年关在即，儿子的几个大债主答应只要偿还本金，免付高额利息，这对双方来说都不失为美事，所以，奶妈竭尽全力。她话不多，默默地流着泪，声音很低，夹杂着愧疚、渴望的复杂情绪。奶妈的哭都是为了儿子，亲儿、奶儿。

奶妈真正的大恸是奶大入土的时候。建民一周年忌日前夕，鬼使神差地，奶大忽然要进城，常骑的三轮车载着奶大直接就翻下了5米多高的无院墙遮拦的硷畔，奶大的头着了坚石一样的冻土，也没留下一句话就走了。没人能接受这悲惨的现实，而一切又仿佛是在冥冥之中。入殓那天，扶灵的奶妈拽着奶大的棺椁死活不让走，哭声震天。待我们从山上的坟地返回，奶妈拿着笤帚过来给我扫身上的土，她红肿的眼窝已没有了泪。

以后的日子，奶妈哪儿都不去，不肯和我们住，也不去延安她小儿子家，就一个人，默默地守着苗家沟的石窑及寂寥的院落，谁都劝不动，她总说，不能让以前帮建民的人觉得欠他们的债黄了，再说，那父子俩回来，家里冷清得没灯没人，不行。

奶妈本是心高气傲，凡事不服输的人，像电影《岁月神偷》中吴君如饰演的女主人公，她们都痛失长子、亲夫，历经坎坷，但她们都始终不弃，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奶妈高高的个子已经驼了，她花白的长发胡乱地拢着，不似以前整齐的发髻，但她的眼神并不慌乱，隐隐地透着坚定。想起奶妈这些年的苦难，便窃以为，她儿子是心疼她，才不辞而别，于她是一种解脱，起码，家人不用再负重那么多。

但这样想对死者及孩子而言，未免太残忍了。奶妈竟也说，建民是有福的，不用被日子撵得喘不上气，踏踏实实地睡着，再不用起来了，还有大大的在那边照料，放心了。

突然间，奶妈记起要给女儿压岁钱，便急着回窑里去取，我们趁机逃离。车子启动，缓缓滑行。后视镜里，奶妈追着车跑。打开车窗，喊奶妈回去，不知她是听不见，还是固执己见，仍在使劲地朝前赶。

突然，天空中一大群灰白色的鸟高高地盘旋在头顶，顿时，山谷传声，啸音缭绕。是鸽子，在这样严寒而又少食的冬季，它们此起彼伏的清脆而高亢的啼鸣喧闹地敲打着沉睡的溪面坚冰，催醒了盼春的急切草根，轻脱了枯枝的陈衣败叶，也荡涤了连日来我久堵不畅的心。

鸟群招摇而过，留下了一片宁静。欣喜的是，树丛林间竟仍鸣声上下。停车下行，细心听去，声碎而繁，叽叽喳喳，高低远近，长短缓急，啾啾各异。鸟语静心。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奶妈的坚强，也懂得了，有些事，应让它点点滴滴地化入自然的流光，而不必过于沉陷悲切的烦恼与忧伤。不错，生活还得继续。那些一波又一波的鸣啭，沥沥地在说：鸟事，方稠。

## 爱上陕北民歌

◇ 王淑玲

我在陕北生，陕北长，陕北民歌几乎天天在耳边飘荡，直到而立之年离开陕北，说实话，我没有觉得它有多好。我不认为陕北民歌好，有我的理由。

在陕北，几乎人人都是天才的诗人。即使斗大的字不识几升的人，也能出口成章。正月里闹秧歌，好多伞头，没念几天书，到哪唱哪，见啥唱啥，应时应景，起承转合，赋比兴，修辞手法出神入化，引得叫好声不断。那些年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大会战，打坝打夯，田间地头，农民们做打油诗、唱打夯歌，张口就来，合辙入韵。所以，我觉得在陕北，民歌、民谣、打油诗、伞头唱的秧歌，就像黄土地里的打碗碗花、狗尾巴草，随处可见，俯拾皆是，毫不稀奇。

1977年春，我上初中，高考还没有

恢复，念书没有压力。我从亲戚家借到了一本《唐诗一百首》，一下就迷上了，爱不释手。因为是借来的，我就抄呀抄，背呀背，不多久，这100首唐诗几乎就吞进肚子里去了。后来又借到了《红楼梦》。再后来，我读《宋诗一百首》，读《唐宋词》，反复读《红楼梦》，背《红楼梦》中的诗词。这些诗词优美典雅，意境悠远，丰富了我的少年时光，开阔了我的眼界和思维。再看看陕北民歌，真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两个世界，两种境界，无法比呀。我听人唱“我要拉你的手，还要亲你的口，拉手手，亲口口，咱们两个圪崂崂里走”，面红心跳。不是说“诗贵曲”么，如此直白，没有古诗词的典雅庄重和曲致细腻，内心隐隐地有点瞧不上；加之那个时代，整个社会很保守，我的排斥心理也就不

难理解。

同样是表达相思，唐诗词曰：“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金昌绪《春怨》）多么清新活泼别致的构思啊！“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余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温庭筠《望江南》）多优美的意境啊！宋词说：“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一剪梅》）含蓄蕴藉，自得风流。《红楼梦》这样写：“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辞采华美，雍容大气。

陕北民歌却这样唱：“想亲亲想得我手腕腕软，拿不起筷子端不起个碗。想亲亲想得我心花花乱，煮饺子下了一锅山药蛋。”（《想亲亲》）“前半夜想你吹不熄灯，后半夜想你翻不转身。”“想你想成个泪人人，求签打卦问神神。”“想你哩，想你哩，实实在在地想死个你，端起了饭碗就想起了你，咽不下一颗颗米。”（《想你哩》）就地取材，全是真实的生活，没有多少技巧，与古典诗词相比，一个

典雅蕴藉，一个直接了当，味道截然不同。

同样是爱得执着，同样是山盟海誓，信誓旦旦，生死相许，《诗经》曰：“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击鼓》）唐诗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居易《长恨歌》）宋词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元诗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元好问《摸鱼儿》）陕北民歌唱：“谁要是那良心咱就一辈辈好，谁要是没那良心就叫鸦雀雀掏。”“一碗碗凉水一张张纸，谁卖了良心谁先死。”“只要和妹妹搭对对，铡刀剃头不呀么不后悔。”“一搭里死来一搭里埋，一搭里咱上望乡台”……

同样是悼亡，宋词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苏轼《江城子》）清词说：“萧瑟兰成看老去。为怕多情，不作怜花句。……休说生生花里住，惜花人去花无主。”（纳兰性德《蝶恋花》）陕北民歌《小寡妇上坟》：“青天蓝天老蓝天哎，杀人的老天不眨眼。杀了旁人我不管，杀了我丈夫实可怜。”《光棍哭妻》：“正月里来锣鼓响，想起我妻儿好恓惶，年年月月同床睡，不晓得妻儿在何方。二月里来刮春风，妻儿丢下两条根，生意买卖做

不成，对对儿女谁照应。三月里来是清明，家家户户去上坟，人家上坟成双对，可怜我光棍单一人……”比喻、意境、表达、风格迥然不同。

那时候，少不更事，心高气傲。每每在山上干活，坐在黄土地里歇息的时候，往远山看，一山连着一山，沟壑纵横，蜿蜒起伏，望不到边，山那边是山，山的那边还是山。耳边回荡的是苍凉悲切、哀哀怨怨的《兰花花》、《走西口》、《受苦人儿难》的旋律。心想，什么时候能走出山外，看看山外的世界呢。我和所有高纬度群山环绕中的孩子一样，做过相同的梦，想看看辽阔的草原，想看看蔚蓝的大海，想看看秋冬不凋的乔木，想看看冬天还在盛开的花儿。高考恢复后，我用心读书；工作后，我努力工作。因为我的心中藏着和我所处的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那里有小桥流水，浣女莲舟；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有落霞孤鹜，秋水长天；那里有诗意和远方。

我像逃一样地离开陕北，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园。

爱上陕北民歌，是我离开陕北之后。

说来也怪，酸得掉牙、土得掉渣的陕北民歌，在我离开陕北后，却像一个甩不掉的影子，时时跟随着我。身处异乡，家乡的民歌，熟悉的旋律，突然间有了一

种亲切感，有了一种温暖的的味道。行迹所到之处，浓浓的乡音成了一张陕北标签，纯朴的陕北民歌，成了乡思、乡愁的媒介和载体。“五谷里的那个田苗子数上高粱高，一十三省的女儿哟数上蓝花花好。”（《兰花花》）“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咱们见个面容易拉话话难。”（《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这么长的个辫子探呀探不上个天，这么好的个妹妹哟哎见呀么见不上个面。”（《这么好的个妹妹见不上个面》）深情委婉缠绵，表达着生于斯、长于斯的穷苦陕北人心底对美好爱情的追求、渴望和歌颂。

陕北人生性耿直、自尊，说话、做事不拖泥带水，谈恋爱、交朋友也是如此，讲的是你情我愿，绝不死缠烂打。“你若是我的哥哥哟招一招你的手，哎哟不是我的哥哥哟走呀走你的路。”（《赶牲灵》）“你要是有那心事咱就慢慢地交，没有那心事就呀么就拉倒。”（《一对对鸳鸯水上漂》）

“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九月里来秋风凉，五哥放羊没衣裳。小妹妹有件花袄袄，改一改那个领口，你里边穿上。”（《五哥放羊》）“三哥哥当兵坡坡里下，四妹子硷畔上灰个塌塌，有心拉上两句那知心话，又怕人笑话。”（《三十里铺》）“三十里的明沙二十里的水，五十里的路上我

眊妹妹，半个月我眊了你十五回，为眊妹妹把哥哥跑成个罗圈圈腿。”（《三十里的明沙二十里的水》）“手提上羊肉怀里揣着糕，拼上性命我往哥哥家里跑。我见到我的情哥哥有说不完的话，咱们俩死活叻常在一搭。”（《兰花花》）爱的真，爱的深，爱的切，不嫌贫爱富，不辞辛劳，甚至不顾性命，这是陕北痴情男女怎样执着浓烈的情爱啊！

“叫一声凤英你不要哭，三哥哥走了回来哩，有什么话儿你对我说，心里头不要害难过。”（《三十里铺》）“走路你走大路，不要走小路，大路上的人儿多，拉话解忧愁。坐船你坐船尾，万不要坐船头，船头上风浪大，小心掉到水里头。哥哥你走西口，万不要交朋友，交下的朋友多，怕你忘了奴。（《走西口》）质朴的唱词表达着黄土高原儿女生离死别时的柔肠百结，寸寸柔肠、盈盈粉泪，英雄气不短，儿女情更长。基于此，他们才能吃苦流汗种田地，才能走州过县做生意，才能舍生忘死保家园！

陕北民歌就是陕北人生活的缩影，是生活场景的真实再现。艰难和快乐、忧愁与痛苦、眼泪和欢笑伴着歌声一起流淌。“上一道道坡坡哎下一道道梁，想起了那个小妹妹哎哟哟哎好心慌。”《上一道道坡坡下一道道梁》“手提上篮篮

掐蒜苔，隔墙跳过来小秀才，哥哥你从哪里来？我在南学把书念，看见二妹子好人才，哥哥我看你来。”（《掐蒜苔》）

“三月桃花开，情人捎书来，捎书带信信，要一个荷包戴。”（《绣荷包》）

“一个在山上哟一个在那沟，拉不上个话话招一招手。”《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送你走，手拉着那个哥哥的手，妹妹我泪长流。”

（《走西口》）人物、场景，自然、本真，毫不雕饰，更不扭捏作态、矫揉造作。

电视剧《血色浪漫》里的男主角钟跃民在陕北插队时说：“我喜欢陕北民歌，小时候听我爸唱信天游，听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其实我爸是个破锣嗓子，唱得不怎么样，甚至还跑调儿。当时我就想，就这么个破锣嗓子怎么能把我给唱哭了？后来我才明白，还是歌儿好，陕北民歌里有种很悲凉的东西，听起来让人心里酸酸的。”

不管这种很悲凉的东西是陕北民歌的魂，还是厚重的文化沉淀，还是“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清·王培棻《陕北七笔勾》）的蛮荒辛酸，陕北民歌里的苍凉悲伤感确实使人心灵震颤。也许，我当年逃一样地离开陕北，就是潜意识里逃避这种厚重、苍凉和伤感。

陕北民歌里凄凉伤感的成分固然多，

但倔强、乐观、幽默的陕北人把欢乐、喜悦也表达的意趣盎然。两人对唱，你问我答，妙趣横生。如《五月散花》：“正月里来什么花花花开哟开？正月里来迎春花花开。什么花？迎春花。什么花花？迎春花花。迎春花七开八开花开惹人爱。”

《夫妻逗趣》更是把夫妻生活的甜蜜和谐以戏谑的方式唱出来，别有情味。

男：说你了邈邈哟你真邈邈，头上的金丝儿乱如麻，——娃他妈！

女：头上的金丝乱了那怕啥，你给妹妹买梳子妹子来梳它，——娃他大！

男：说你了邈邈哟真邈邈，你腔子上的恶水能打擦擦，——娃他妈！

女：腔子上的恶水那怕啥，你给妹妹买锄头，妹子来刮它，——娃他大！

……

《黄河船夫曲》：“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道弯哎，几十道弯里几十条船哎，几十条船上几十根杆哎，几十个艄公哟嗨来把船儿搬？”“我晓得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哎……”一问一答，热情豪放，曲调高亢悠扬，充满了劳动的智慧和快乐。

随着年龄的渐长，好高骛远的铅华褪去；随着阅历的增加，生活的经历、感受和体悟更让我明白在陕北黄土地上生长、传唱的小调、劳动号子、信天游，

都是一代一代劳动人民用心、用情、用带血的喉咙唱出来的，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是无奈无助的诉说，是爱情的礼赞，是泣血的诗行，是生命的咏唱，是诗史。过去，我站在陕北贫瘠荒凉的土地上，以小青年文艺的目光，看待那里的山川沟壑、狗吠鸡鸣，山川萧索，沟壑荒芜，狗吠深巷，鸡鸣桑树，绝不是诗意的浪漫。当我长年在外，故乡那悠扬的民歌从天边来，从黄河来，从心底来，千回百转，荡气回肠，似天籁，似清泉，似醇酒，震撼你，滋养你，陶醉你，让你久久回味，铭心刻骨。

乡情是什么，乡愁是什么，从并不看好到喜欢到热爱，这奇异的心路历程，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根，什么叫魂。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就在你不经意间，已深深植根于你的血脉，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陕北民歌，源远流长；陕北民歌，在传承，在创新，在发扬光大；陕北民歌，曾经回荡在陕北沟沟梁梁的旋律，郭兰英、王向荣、王二妮等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歌手以他们高亢洪亮、清脆甜美的嗓音把它唱到了全国舞台、世界舞台；陕北民歌优美动人、高亢悲凉的词曲成为盛开在黄土高原上的奇葩，正彰显着无限的生命力，惊艳世界。

## 父亲的窑洞

◇ 乔彩霞

八十二岁的老父亲决定修一孔属于自己的窑洞。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如一声惊雷，马上就在村里炸了锅。一时间村里有人讥讽嘲笑，有人看热闹，有人前来劝阻，他们说：你这么一把年纪了，修好窑让谁住呀？黄土都埋半腰了……人们都觉得老父亲的举动有些迂腐可笑，有些妄自尊大简直是不可理喻。可父亲的拗脾气上来了，孩子般的任性、倔强，即便天王老子也挡不住他为自己修窑洞的念想。可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父亲一生善良正直，无锋无芒，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但在修窑洞这一点上却分明有点儿愚公移山的坚韧与顽强，父亲一生修了二十孔窑洞，仍乐此不疲。父亲从四十岁开始修窑洞，父亲的余生都在修窑洞，为了给四个儿子娶媳妇儿，几乎每年都在修窑洞，一直修到六十岁，耗费了二十年的艰难岁月，终于给每个

儿子修好了窑洞成了家。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无怨无悔，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父亲心知肚明。父亲每次修窑洞都是自己从河滩捡石头，在山上炸石头，然后一块一块亲自背上海拔千米的院子，经过自己千锤百炼把奇形怪状的石头锻造成正方美观的表面条纹状的窑面石，然后用碎石做地基、桩基、弧形窑券，用黄土、麦笪和泥灌缝。在做这一系列工作的过程中，父亲的手上打起了血泡，肩膀上磨破了皮，父亲挺拔的身躯变成弧形，两鬓斑白代替了满头青丝。为了修建这二十孔窑洞，父亲向别人借过钱，给别人修窑洞当过义工，以工换工，为了还债，他甚至像许三观一样偷偷地卖过血。父亲倾注了自己一生的热情，做了孩子们忠实的房奴。

每一孔窑洞都饱含着父亲对生活的美好憧憬，每一孔窑洞都承载着父亲对子

女深沉的爱。过去，一位农民辛勤劳作一生，最基本的愿望就是修建几孔窑洞。窑洞就是庇护，就是温暖，就是灵魂的安置之地，窑洞就是家。一个男人有了窑洞，才能娶妻生子，所以说有了窑洞才算成了家立了业。男人在黄土地上刨挖，女人则在土窑洞里操持家务、生儿育女。窑洞是黄土高原的产物、陕北人民的象征，它沉积了古老的黄土地深层文化。窑洞凝聚了父亲一生的梦想。老实巴交的父亲为什么要修这么多窑洞呢，常言道：儿多母受苦，因为他有四个儿子，所以他一生都在修窑洞，把所修的窑洞均匀地分给了自己的四个儿子，每人五孔窑洞，分别独立成院，每个院子就是一个儿子的家。小院都整齐划一地铺上蓝色的石板，种上高大的槐树，砌起红色的砖瓦墙，并在脑畔、硷畔栽了桃树、枣树、苹果树、梨树等。每到春天，房前屋后鲜花盛开，芳香四溢，每到夏天和秋天，院落内外果实累累，果香扑鼻，一片繁华景象。置身其中，如入世外桃源之中，让人心旷神怡，令人流连忘返。

可是，孩子们长大成人后，有的远走高飞，有的撒手人寰，儿媳改嫁，物是人非，每一孔窑洞都形同虚设，每一处院落都渐渐变得荒芜，杂草丛生。一年一度的春花秋实，父亲扛着锄头，从小院走到另一个小院，砍除荆棘杂草如

同梳理杂乱无章的思绪，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睹物思人，长吁短叹，老泪纵横。累了就在其中一个院子的碾盘上躺下来，做一个甜甜的梦。一些记忆猝不及防地在父亲脑海里长出来，就像雨后顶破地面冒出的豌豆苗，迫不及待地蔓延成郁郁葱葱的一片。记忆是温暖的，梦境是温馨的，回忆是幸福的，父亲愿意在自己编织的梦境里安然若素。梦里是一个槐花飘香的春天，一群毛头小伙子在槐树上玩耍嬉戏的场景和他们曾经拥有过的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他的四个儿子，活蹦乱跳，他们围着院内的大槐树爬上窜下玩耍，有的孩子端着饭碗坐在树叉上吃饭，有的爬上树召集小伙伴来玩打仗游戏，老槐树就是他们瞭望的“哨塔”，有的在老槐树下捉迷藏。母亲在树下缝缝补补，父亲和母亲拉着家常话。一个祥和恬静的农家小院里，小狗在忠实的看家护院，小猫偎依在母亲身边晒太阳，猪圈里传来猪们抢食的哼哼声，羊群正在槐树下悠闲地吃着孩子们玩耍时折断的树枝。一个梦接着另一个梦，像电视上播放的连续剧，他的大儿子开着一辆崭新的桑塔纳小轿车，把车稳稳地停在他面前，车上下来一个衣着华丽、模样俊俏的姑娘，那是他的儿媳妇。他的大儿子是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村里第一个万元户。

他的二儿子骑着一辆崭新的太阳摩

托车在他面前来了一个急刹车，卷起一路尘土，他二儿子是村里的养鸡专业户，腰缠万贯也在情理之中。一辆天蓝色的130载货车使劲儿给他按喇叭，父亲知道那是他开烟草专卖店的三儿子回来了，紧接着一辆农用三轮车冒着浓烟停在他的面前，那是他跑运输的四儿子，今天是父亲的生日，四个儿子纷纷赶回来给他庆生，幸福的笑容在父亲沧桑的脸上绽放。最后一个梦是他的大儿子患癌症去世，他的四儿子脑溢血去世，他的三儿子因为一场车祸变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一阵轰隆隆的雷声惊醒了父亲的梦，院子里除了自己，空无一人，孤独凄凉感顿时笼罩了父亲，父亲心里涌起一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揪心的痛。父亲哭了，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仿佛老天爷在他的心口剜了一块肉，鲜血直流。他的泪砸在滚烫的石磨上，似有千斤重量，石磨发出沉闷的回响，泪水和着倾盆大雨洒向地面，变成了一条悲伤的河流。父亲站起来，踉踉跄跄往家走……这让人想起著名作家余华的《活着》里的福贵，不管经历什么，父亲都能忍耐、坚强、乐观地活着。所不同的是福贵由一个地主的儿子沦落为穷苦的农民，他的人生经历了由富裕到贫穷的大起大落，甚至承受了所有亲人都死在自己之前的残酷现实，而父亲则一生清贫，安贫乐道。他虽然中年痛失两个儿子，一个儿

媳，但也享受到了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现在，父亲有十六个孙子，十二个曾孙，可以说儿孙满堂，子孙绕膝。可谓是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父亲一生，含辛茹苦。他一生所执着追求的就是能让孩子们都住进一个窗明几净的热炕暖窑里，为了这个卑微而崇高的目标，他付出了一生的心血。父亲年轻的时候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木匠，他背着工具箱走乡串户，给东家做个门窗给西家做个大衣柜、书橱、躺柜。父亲的手艺精湛，一块块木头在他的捣鼓下就会变成一件件精雕细刻的工艺品。窑洞窗户上的图案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有蛇抱九颗蛋、有梅花鹿、有富贵牡丹、有天下苍生、鹊上眉梢、麒麟送子、松鹤延年、五福捧寿、双鱼吉庆、葫芦万代、有满天星，花鸟虫鱼、飞禽走兽信手拈来，像一幅艺术画。父亲给别人做了一辈子木活，可是自己却一直住在破窑洞里，三十岁时为了逃避饥饿，他赶着驴车，车上拉着母亲和四个儿子，从一个深山老林来到另一个穷乡僻壤的小村庄。初来乍到，如一棵小草在干石板上扎根，其中艰难可想而知。先问窑（租房）住在杨员外家里，父亲做了杨员外家的长工，而母亲则成了杨员外家的佣人和保姆。

后来，父亲自己打了一孔土窑，土窑很小，门里进去就是一盘大火炕，火

炕尽头是锅灶，窑掌里放几个石头粮仓和几个瓷瓮，这就是全部家当了。窑洞虽小，但足以安放父亲疲惫的灵魂。后来，父亲又用石头在土窑外面接了个石口，窑洞看起来美观大方了些，但空间小，光线暗，而且距离公路很近，每一辆车经过，都会听到震耳欲聋的声音。屋漏偏逢连阴雨，就是如此简陋的窑洞，最终却因为修建 210 国道被拆了。一度，父亲无奈住在 210 国道旁边的一个破败不堪的房子里，那个房子是多年前的一个养蜂人留下的。那是一间低矮破旧的房子，屋里终年不见阳光，昏暗潮湿，墙皮早已脱落了，墙上凹凸不平，墙角布满蛛网、落尽灰尘。父亲把屈指可数的几件摆设搬进这个破房子，房子被挤得满满当当，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

屋顶上的瓦片东倒西歪，可谓墙不避风，瓦不挡雨了，一下雨就会漏进一地的水。秋风萧瑟，秋雨绵绵，房子里的地面积满浑浊的雨水，父亲一边用盆子往外舀水，一边咒骂着鬼天气，脸上的皱纹里都写满了悲怆与无奈。他的一个儿子苦口婆心把他劝回自己的窑洞，他儿子说：“爸，求你了住我家窑洞里吧，你住在这个破房子里也不怕别人戳我的脊梁骨吗？你是要让别人骂我们是不孝之子吗？”后来倔强的父亲为了顾及儿子的颜面终于住进了儿子的窑洞。

这年冬天那场大雪，百年不遇，雪整整下了三天，雪下的有两尺多厚。早晨起来，门都推不开。那山上地下全盖上一层厚厚的白被子，天地连在一起，白茫茫地看起来怪美的。父亲想到瑞雪兆丰年的谚语：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透过皑皑白雪，父亲似乎看到了金灿灿的谷穗，红彤彤的高粱，黄橙橙的玉米。所有丰收的幻觉激发了奇思妙想，明年的秋天，父亲要修一孔属于自己的窑洞。倔强的父亲觉得自己是寄人篱下，因为他住在其中的一个儿子家，所以他决定修一孔真正属于自己的窑洞。有一句话说得好：父母的家永远是儿女的家，儿女的家永远都不是父母的家。父亲是个要强的老人，对此话深以为然。

次年，春天来的特别迟，春寒料峭，寒气袭人，但是父亲坚信这一年一定是一个丰收年，因为他清楚地记得去年那场大雪。瑞雪兆丰年的吉祥预言激励了父亲种地的热情。父亲比往年种了更多的土豆、玉米、谷子，种下了为自己修窑洞的希望。六月的天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艳阳高照，此刻已是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暴雨倾盆。八十二岁高龄的父亲在倾盆大雨里静穆着，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虔诚，父亲认为这场雨下的及时，下的恰如其分，这一场甘霖将给他的庄稼，赐予良好的墒情，必将给田里的庄稼足够的滋

养，今年真的会是一个丰收年。父亲决定修窑洞，他首先跑宅基地建房审批手续，早出晚归，由村委会到镇政府到县政府，踏破铁鞋，磨破嘴皮，终于拿到了一纸批文。然后就着手买材料，从一砖一瓦到沙子水泥，再到钢筋，木头，瓷砖，凡所应有，无所不有。接下来就是雇佣匠人，很多人不愿意帮助年过八旬的父亲，他们担心父亲老了，开不起工钱。父亲便把自己今年的全部收成加上多年的积蓄倾囊而出，几摞人民币一字摆在匠人的面前，那架势就像孔乙己在咸亨酒店的柜台上排出九文大钱一样，脸上写满了坚定的信念。匠人们被父亲的执着与虔诚感动，也被一字排开的几万元人民币打动才放心地开工了。

经过十几天艰苦卓绝的奋战，父亲的窑洞要合龙了。和以往修窑洞一样，合龙口的时间定在中午12时，父亲在窑面上贴上一副大红对联：“下石喜逢黄道日，合龙正遇紫微星”，横批是“黄道吉日”。负责施工的石匠大师傅，在这孔窑的窑石最上面预留一个小口，父亲在口内点了三炷香，烧了三张黄纸，又把装有谷子、糜子、豇豆、麦子、麻子的小红布袋等用五色线绑在口石旁的钉子上，还有五块不同颜色布尖尖用线串在一起，和用五色线把一双新红筷子挽成“十”字叉都挂在钉子上。挂好这些东西后，只见石匠大师

傅站起身，从上而下把绳子垂在地面上。父亲连忙把地面上一块准备好的石头（口石）拴牢，石匠大师傅边往上提绳子和“口石”，边高声唱道：

石头好像一条龙，  
摇摇摆摆不起身。  
单等主家挂花红，  
花红挂在龙头上。

父亲见状，便快速在悬空的石头上挽好给石匠大师傅早已准备好的一块大红绸缎被面，以及几百元压喜钱，一是寓意今后的生活红红火火、吉祥喜庆，二是向辛苦多日的石匠师傅表达谢意。石匠大师傅见状，便赶紧把挽着“花红”的“口石”吊上来，喜钱装入自己的腰包，红绸被面披在身上，把“口石”小心翼翼放入事先预留好的口中，表示“龙口”正式合好了！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父亲站在属于自己的崭新的窑洞前，他的脸好像绽开的白兰花，笑意写在脸上，溢着满足的喜悦，虽然发白如雪，但那是岁月沧桑撒下的鲜花；虽然弯躯如弓，但那是时间老人积蓄的能量；虽然手如槁木，但那是神农赐予不断收获的硕果……

栏目责编 朱合作

## 轩辕古柏的浓荫下（七首）

◇ 曹谷溪

一

假如他活着  
假如他也活着  
春暖花开的日子  
大胆假设——

我们拉着家常  
散步在故园的阡陌  
这边是毛泽东  
这边是蒋介石

二

这是东方最古老的祭坛  
这是东方最年轻的神话传说  
西部中国的黄土地  
点燃祭奠祖先的香火

燃烧你  
燃烧我

剧烈的心跳  
突然沉默

三

过去的日子  
已写满这样和那样的文字  
只有明天  
一片空白

你是大树  
他是大树  
默立在五千年  
轩辕古柏的浓荫下  
我们都是孩子

四

不是开玩笑  
历史，有时竟安排  
惊人的巧合

他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  
朗读一份即兴而作的  
祭文  
他挥毫泼墨  
将一腔赤诚  
注入碑石……

五  
你的根在这里  
我的根也在这里  
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一首曹诗，禁不住  
有泪夺眶而出

六  
赫赫始祖  
五千年鸿运开启  
巍巍圣灵  
九万里龙脉继续  
这是黄土的梦  
这是蓝天的歌

痛饮一杯轩辕氏酿造的  
“龙宴酒”  
醉了他醉了你  
醉了我

### 秦直道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 212），为

抵御北方劲敌，调动 20 万军工、民工，  
用两年半时间，逢山开山，逢沟填沟，从  
秦都咸阳到九原郡（今包头）修筑了一  
条可并行五部战车的“秦直道”，全长  
1800 秦里。今入陕甘之交的桥山，子午岭，  
久视直道残迹，不禁感慨如潮。

不是咸阳桥头，少男少女  
柔情绵绵的流行歌曲  
不是万里边墙，金戈铁马  
时断时续的好梦……

一柄锈迹斑驳的长剑  
深嵌在黄土高原的  
历史断层

大山间，依稀存杜翁  
瘦骨伶仃的吟唱  
却不见，成排成列的兵马车  
悲壮的远征  
兵马车摆出千年不变的姿势  
供后人参观、拍照  
所有的兵将都呆呆地  
沉浸在贵妃娘娘的  
歌舞之中……

那震撼天地的威严呢  
两千年的沉默  
权当一杯烈酒饮下

像将军告别  
 壮士的遗体  
 夕阳下，我虔诚地向你  
 脱帽致敬

## 梦回清涧

——怀念革命烈士白雪山

白雪山是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1905年5月3日出生于清涧县白李家河。1925年在李子洲、白明善同志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努力配合谢子长、刘志丹组建陕北红军，扩大革命根据地。榆林军阀井岳秀贴出布告“悬赏一万元银洋割白雪山的人头”。

1934年9月24日，白雪山在“土黄岭伏击战”中负伤，因流血过多牺牲，时年29岁。10月27日，反动的《西北文化日报》以“清涧驻军击毙匪首白雪山”为题发布了土黄岭伏击战的消息。更无耻的是敌军扒墓盗尸，把白雪山的头颅割下来，挂在清涧城门“示众”。

一

心中的明月，破碎  
 在故乡的石板城里  
 历史的长风，无法抵达  
 那令人心颤的时日——  
 无人知晓，那一夜的更夫

可曾敲响小城的街巷  
 黎明前的犬吠，是否惊醒  
 沉睡的人们

此刻，他去了  
 迎着扑面的雪片  
 刺骨的寒风……  
 他没有向妻幼们留下  
 一句遗言  
 却将满腔热血，喷洒在  
 北部中国的旷野……

二

悬头示众  
 这是何等隆重的葬礼呵  
 他怒目圆睁的头颅  
 在城头高悬……

他注目叶落  
 注目花开  
 他注目历史  
 注目未来  
 他注目走进小城走出小城的  
 每一个行人

三

呵，我迟来了一步  
 六十年后的今夜  
 才拖着一身疲惫

从梦中归来……

面对你灼热的目光

我想唱，无歌

想哭，无泪

男儿谁有回天力呵

我只能俯首献上

奠酒一杯

### 父老·土地

黄色的土地上

喘着粗气的黄牛

牵动高原

沉重的岁月……

哦，我的父老

我的土地

自从，半坡人用手中的石斧

劈开洪荒的长夜

太阳，就这样

升起又落下

月亮，就这样

落下又升起

……五千年前

轩辕氏为我们驯养了

今天的耕牛

从此，黄色便在黄色中

繁衍生息……

哦，我的父老

我的土地

把我所有的诗笺

都化作祭奠祖先的纸钱吧

那纸钱飘落的地方

定然是一片

葱绿

### 袁家沟访“雪”

这是一条弯曲而狭窄的山沟

三四十户人家，高低错落地

从沟掌撒到沟口……

这是陕北多见的一个山村

这是一条普通的山沟

难以置信：她竟有着——

高原般博大的胸怀

大河般进取的气度

人们知道：七十年前

那个飘着雪的黄昏

袁家沟人腾出自己的热炕头

用小米饭，南瓜汤  
接待了一支饥寒交迫的  
红军队伍……

我敢断言  
在这条山沟里  
没有一个人知道  
率领这支队伍的湖南人  
曾独立寒秋  
在橘子洲头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今天，人们却目睹  
这个留着长发的湖南人  
神采奕奕地站立  
袁家沟那高高的山头

一场旷世罕见的“雪”  
在袁家沟那个小书桌飘落  
大河顿失滔滔  
群山欣然起舞

这是一场从袁家沟  
飘落的大雪啊  
这雪，熄灭了倭寇的狼烟  
这雪，滋润了一个血液即将  
干涸的民族

注：1936年2月4日，毛泽东率领

东征红军，从延川县千家河出发，行程150华里，于5日下午到达袁家沟，驻扎半月之久。为了寻找渡过黄河的渡口，毛泽东多次登山勘察。他思绪万千，夜不能寐，在一个农家的书桌上奋笔疾书了《沁园春·雪》。

作家路遥酷爱毛泽东的这一首充满英雄主义的词作。1975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我和他一起去延安革命纪念馆参观。在小书桌前，他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惊世绝伦！

## 王家堡的守望

2006年9月12日，我们陪同安本实先生到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拜访了路遥的父亲和母亲。

以五孔青石窑洞为主体的宅院，宽敞而整洁。院内院外的几十棵枣树，密密匝匝地挂着玛瑙般的红枣。路遥的父亲刚毅而不多言语；路遥的母亲热情地让我们摘食树上的枣子。她说：“我那些娃们都爱吃树上鲜枣！”临别时，她又给我们的口袋装满枣子。我们已经走远了，路遥的母亲还呆呆地站在硷畔上张望……

看着她渐渐模糊的身影，令人心灵震颤！

路遥把他出生的王家堡  
写成《平凡的世界》中的“双水村”  
于是，王家堡就多了田小霞，孙少平……  
万万想不到  
却少了一个叫“路遥”的子民

路遥从自己的平凡世界  
走到另一个世界  
再过七十六天就是他  
第十四周年的祭日  
高高的硷畔上  
呆呆地站着路遥的母亲……

院里院外的大红枣  
一年一度地挂满枝头  
日复一日的守望  
将一片又一片云彩  
融入她泪汪汪的眼睛

牵肠挂肚的思念  
像枝头高悬的串串红枣  
在秋雨中一颗又一颗地  
爆裂……

### 三十里铺去看“四妹子”

三十里铺，是一个  
距离绥德县城三十华里的

小山村  
《三十里铺》，是一支  
唱响全中国的  
经典民歌  
三十里铺与郝家洼  
只不过一山之隔  
可怜的三哥哥  
他用了一生一世的跋涉  
却没有抵达……

郝家洼的王凤英  
已有八十岁的高龄  
民歌中的“四妹子”  
却永远年轻

这是喜剧  
还是悲剧  
握着她的手  
令人心痛

注：2006年9月12日，与绥德县委  
办公室主任郝海安一起陪同安本实先生  
去三十里铺采访。“凤英”的嫂子说：“凤  
英的名字本来不叫‘凤英’，她叫‘四凤’；  
四凤，可是一个好女子哩，彻叫众人把  
名声丧扬赖。”

在此之前，我们还到郝家洼拜会了  
这支民歌中的“四妹子”，她已是80岁  
高龄的老人，身子骨依然硬明康健。

## 信天游（七首）

◇ 郑光前

### 听见情哥哥一哇声唱

山头头刮风树林子响

听见情哥哥一哇声唱

石铃子开花花一盆火

我就想哥哥没忘了我

羊羔子撒欢青草地

满戏场后生就看上个你

为爱哥哥求神又问卦

村里人敲杂话锥尖尖扎

蜜蜂筑巢铁旗杆

交一个朋友比登天难

人和人相爱说缘法

不管谁旁人嚷脏话

老天爷留下男和女

真心心相爱结夫妻

人为钱财眼门儿窄

亲亲爱爱快乐多

### 妹不爱哥哥不风流

风刮树叶哗哗抖

照见情哥哥招了个手

公鸡打鸣花翎子开

妹知道哥哥心事稠

哥爱妹子莫害羞  
再不要月亮地里骑墙头

哥爱妹子放大胆  
心里话憋着早开口

山丹丹开花为谁红  
妹不爱哥哥不风流

揪心心信天游为谁吼  
妹不爱哥哥没活头

哥爱妹子上门来  
甬管旁人嚼舌头

哥爱妹子一起走  
雷劈电打不分手

### 有情有爱活神仙

转了一回集头赶了一场会  
这达达又遇见二妹妹

大街市上人太稠  
拉不成话话四只眼瞅

眼睫毛动弹打暗号

啦知心咱到场圪崂

雀鹞子扑雀鹰踏兔  
抱住二妹子亲口口

二妹子软成一滩泥  
如梦如幻又似醉

浑身酥麻心肉肉跳  
是死是活不知道了

牛郎织女会鹊桥  
金镏子哪有人爱人好

人为名利扯毡蛋  
有情有爱活神仙

### 情哥哥看上我交朋友

花格蓬蓬眼睛绵格软软手  
情哥哥看上我交朋友

豌豆开花花豆荚荚稠  
咱二人相好手拉手

翻过一道圪梁跨过一道沟  
亲亲爱爱丢不开手

妹妹是哥哥的花朵朵  
哥哥是妹妹的心肉肉

高粱地里带红豆  
哥爱妹爱一搭里走

雁咕噜南飞一摆溜  
一辈子相爱不回头

### 圪崂崂没人好一阵阵

阳坡坡落山月牙牙升  
圪崂崂没人好一阵阵

打碗碗花花路畔畔开  
掉过俊脸脸拉话话来

妹妹我是哥哥的人  
哥哥是妹妹心中的神

哥哥掏走妹妹的心  
妹妹勾走了哥哥的魂

摘一朵野花妹妹戴  
圪崂崂成亲把天地拜

圪崂崂好来圪崂崂亲  
死去活来成了一回神

圪崂崂爱来圪崂崂亲  
今辈子再不枉活人

### 闹秧歌

锣鼓唢呐一哇音  
秧歌队格炸炸进了村

伞头的红伞嘟噜噜转  
秧歌扭得个蛟龙翻

红绫绫腰带金穗穗摆  
后生家个个展翅飞

红绸子衫衫水绿色裤  
俊妹妹好像花朵朵

锣鼓敲了个满堂红  
铜唢呐吹的是太平年

大红伞一点红光亮  
吉庆秧歌乍唱开腔

墙头上卧一只老公鸡

一年四季好运气

太上老君云头上站

一年四季保平安

天生祥云地生彩

国富民强三阳泰

烧黄二酒把秧歌待

财神爷爷进门来

### 天上刮过一丝丝风

天上刮过一丝丝风

想我的干哥哥红崖子村

面朝蓝天双膝跪

掏心掏肝哥和妹

箭杆杆白杨齐云头高

男子汉里数哥哥人品好

粉朵朵俊脸脸桃红红嘴

今辈辈哥哥就爱尕妹妹

南飞的大雁又飞回

天下的有情人数哥哥你

人贪钱财都是些空

有情爱就不枉活一回人

老天爷留世事乱纷纷

人活一世爱最真

情哥哥尕妹妹亲个嘴

尘世上的烦恼全忘记

尕妹妹刮风哥哥布云

旱天雨淋湿花心心

幽幽情来绵绵意

无天无地无男女

情哥哥尕妹妹配配对

刀架在脖子里不后悔

天地有变星斗转

咱二人相爱到永远

## 南湖的船（五首）

◇ 路 遥

一只平凡的小木船，  
一个伟大的新起点！  
五十年前呵，  
我们党的第一个章程，  
就诞生在这里边……  
滚滚浦江卷巨澜，  
涛涛黄海浪拍天；  
毛主席掌舵船头上站，  
望穿世界几千年！  
——中国革命的航船，  
荷着阶级的重负，  
迎着狂风暴雨，  
升起了红色的桅帆……

绕开一重重暗礁，  
冲过一个个险滩，  
每一次风口浪尖，  
每一道险路难关……

都是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呵  
一双开天辟地的巨手，  
把船头正转！

踏破千层浪，  
挽住万重澜，  
一盏明灯导航，  
万里东风鼓帆，  
——胜利的航船，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乘风破浪  
奋勇向前！

灯

天上千颗星，  
地上万盏灯，  
哪一颗星最亮？

哪一颗星最明？  
千颗星啊万颗星，  
亮不过熠熠北斗星；  
千盏灯啊万盏灯，  
明不过杨家岭小油灯！  
小油灯啊小油灯，  
不怕狂风吹，不怕暴雨淋，  
红军北上去抗日，  
它伴着毛主席去长征！  
去长征啊建功勋，  
油灯照处播火种……  
播火种啊，小油灯，  
红光闪闪照征程！  
千里草地灯映红，  
毛主席灯下写雄文！  
小油灯下起狂飙，  
小油灯下春雷滚：  
壮丽的诗篇灯下写，  
伟大的决策灯下定！  
五星红旗飘天上，  
祖国山河红彤彤！  
杨家岭的灯啊，  
为什么这样明？  
因为它经历了革命的光辉历程，  
它永远亮在战士的心中。

### 塞上柳

五七战士上塞来，

排排塞柳笑招手！  
战士柳林过，  
条条柳枝攀衣袖；  
战士停脚步，  
齐声问塞柳：  
塞上狂风紧，  
黄沙滚滚流；  
却为何——  
你身杆长得这样壮，  
枝叶出得这样稠？  
战士话未完，  
塞柳笑答复：  
当年毛主席来塞上，  
黄沙路边插株柳……  
难忘啊，  
那年冬：  
胡匪骑兵树下过，  
挥刀砍柳树！  
大爷冲过去，  
双手把树搂，  
横眉冷对蒋胡匪，  
怒火烧心头！  
儿童团员举起红缨枪，  
民兵抡起开山斧，  
贫下中农臂挽臂，  
抱住塞上一棵柳。  
从此后，  
儿童团员抬水浇，  
塞上贫农常培土，

一年一度柳叶新，  
十年塞上长满柳！  
听罢塞柳一席话，  
战士大步向前走，  
风狂雨骤何所惧，  
永作塞上一棵柳。

### 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年过六十不服老，  
干活尽往人前跑，  
明明感冒发高烧，  
送肥他专拣高山崩……

支书劝，队长说，  
谁说他就跟谁“吵”。  
咱队今年过《纲要》，  
等靠老天过不了，  
革命就要拼命干，  
嘿，老汉走着就想跑！

### 车过南京桥

车轮隆隆汽笛叫，  
江南江北旗如潮，  
——车过南京桥啊，  
心儿翻腾似江涛，  
看大桥，  
大桥造的好，

五彩画笔难绘描；  
看长江，  
长江水变小，  
一溜烟波静悄悄……  
呵——  
多少代，  
多少朝，  
勇士摇断千只橹，  
好汉撑折万杆蒿；  
多少船夫盼桥的梦啊，  
咆哮的江流一水漂……

如今谁的主意高？  
如今谁的手儿巧？  
天险飞彩虹，  
南北变通道！  
——那是咱毛主席绘蓝图，  
大桥工人阶级造！

车出桥头堡，  
回头瞧：  
千条路上万车来，  
飞过南京桥，  
向着北京跑……

## 落雪的时候（四首）

◇ 肖 峰

### 落雪的时候

落雪的时候  
白色呈纷纷扬扬的形状  
覆盖大地上的一切静物  
世界的纯洁和美  
令人神往

落雪的时候  
黑色的煤炭  
从掌子面上一直流到煤场  
像一条奔流的大河  
在北方的土地上  
在一片雪白的背景上  
以其独特的颜色  
汇集成河  
汹涌成海  
渲染出矿山  
壮丽的景观

落雪的时候  
有无数名矿工  
站在白与黑的颜色里  
他们崇尚纯洁无瑕的品质  
他们热爱红红火火的劳动  
雪与煤的交汇  
展示出当代矿工  
与众不同的人生

### 路遥纪念馆沉思

比人走路更累的是思想  
比人幸福更崇高的是理想  
路遥选择的人生  
是穿越时空的境界  
是超越现实的生活  
他每活一天  
都朝理想的事业奋斗不休

他是一位文学的巨匠  
他的死  
如一位将军倒在阵地上一样  
他是中国人民的自豪  
他是世界作家的骄傲

## 盛开的乌金花

我猜想在花的王国里  
还没有谁见过这个名字  
如同不认识我的人  
对我的面孔一样的陌生  
乌金花是个什么样的花  
它不像山丹丹那样的鲜红  
也不像牡丹花那般的艳美  
它盛开在没有阳光的地层  
春夏秋冬  
乌黑的花朵竞相绽放  
它不是迎春花  
但是它知道春的温暖有多少  
它不是山丹花  
但是它知道火焰的赤色更燎人  
乌金花是一种普通的花  
它不害怕岩石挤压  
也不畏惧风吹雨打  
有光可以盛开  
没光也可以盛开  
有人说它没有生命不算花  
有人说它是所有树木花草的精灵  
有人说它太黑太脏

有人说它美丽如玉  
我想在春天里赏花的人  
看到的一定是生机蓬勃的花  
却没发现孤独的乌金花  
只有潜伏在地层深处的人  
才会看到盛开的乌金花  
像大海一样  
涌动着层层黑色的波涛  
它引鱼成群  
它化蝶为魂  
将人类无私的爱  
汇集成矿工灿烂的微笑  
在地心深处  
一层一层地盛开

## 一匹马的自由

一匹马  
昂首奋蹄  
目光朝着远方  
隐去蓝天和白云  
隐去辽阔的草原  
隐去干渴和痛  
一匹马  
无忧无虑的奔跑  
策马的人  
伏在马背  
时光倒流到唐朝  
似乎啥也没有发生

## 在灵魂与身体交界处做一块石头（三首）

◇ 贺永军

在灵魂与身体交界处  
做一块石头  
我就什么也不想了  
包括有关自己的所有消息  
坐在山脚下的路边  
沉默不语  
十里八乡  
传说着  
我身边发生的事  
还有三十年五十年或者更久以前  
若有若无的传说  
除过风吹雨打  
还有人  
在我身上  
凿刻了一些留言和标识  
  
我是不开花的

我是不凋谢的  
我是不欢笑的  
我是不流泪的  
  
时间是一条隧道  
走在外边  
我就到了白天  
走在里边  
我就到了黑夜

**原来我自己就是山洪**

这个孤寂的午夜  
又失眠了  
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  
将我连同这个城市  
一起卷走

在滔天浊浪里浮沉挣扎

一片漆黑

风声

雨声

声嘶力竭的呐喊声

无助的我

突然明白

远处的和近处的

沉默的和呐喊的

奔来的和离开的

冲撞的和旋转的

都不会来拯救我

他们就是山洪

正在合谋一起卷走我

在惊涛骇浪里

恐慌万状

我突然醒来

原来只是一个噩梦

原来不是被山洪卷走

原来我自己

就是山洪

正在孤寂的午夜里汹涌泛滥

站在一根黑白相间的头发上等你

2017年6月22日

或者任意一天的中午

小雨

我突然很想你

来到你最可能来的客站

等你

你却没有来

这一天

只等了你一回

就这样过去了

我来了

你没有来

其实何尝只是这一天

已经四十多年了

我站在一根黑白相间的头发上

等你

默默眺望

这一生

只等了你一回就过去了

我来了

你却没有来

## 王宿里（六首）

◇ 李晓恒

### 王宿里

枕在黄河的臂弯里

听黄河水汤汤

王很享受

这一夜

王有没有女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王逃离了深宫

逃离了案头累牍

逃离了夜夜花间莺语

今夜 月正圆

今夜 只有枣枝抽芽

只有草虫唧唧

只有农家的犬吠

枕在黄河的臂弯

王放下一切

憨憨的睡

梦见一河滩的枣树

开花 开花 开花

几千年过去了

河滩的老枣树

开花 结果

结果 开花

村子里的农人

还能听见王的酣睡声

### 河口古渡

最喜欢夕阳西下时

铺一河滩的金辉

落寂的渡船拉长影子

叙述世事

盛盛衰衰 衰衰盛盛

最好坐在醉云阁

（也就是个草棚亭子）

伸出手

就能揽一天的白云

随意地扯几缕

就着自己酿的老河口红枣酒

喝几口

一腔的郁闷憋屈无踪无影

高高低低的枣树

在黄河的谷地里抽枝发芽

穿红挂绿的女孩

和着蓝天白云的韵律

就是最生动的信天游

光膀子的黄河后生

炸雷一样的唱一声

黄河水就开了

黄河水就开了

黑黢黢的夜来了

除了习习凉风

就是黄河的水流声

偶尔 沙滩上传来男女的嬉闹

就有了不一样的叙述

黄河古渡的寓意

不只是杀杀伐伐

熙攘往来

还有生生不息的爱

黄河不是一条线

黄河不是一条线

再多的不如意

坐在古渡

就化成云 化成风

这时候

坐在醉云阁的瑞峰就会说

“面对黄河我们什么都不是！”

喝酒 喝酒

喝我们的老河口红枣酒！”

月亮就挂在天上

有时是圆的

有时是缺的

**在坠落时寻找到飞翔的契合点**

私下里，我曾无数次

设计过告别的方式

告别，黑夜守着的城堡

我一定是骑着一匹红马

红马的颜色特别纯正

纯的不含一点点杂质

比水晶还纯粹

这马不吃草料

就是那种有着钢铁的品质

可以吞风咽火

可以刀枪不入

重要的是能自由飞翔

我要裸着身子从窗口跳下

在坠落时寻找到飞翔的契合点

轻轻的落在我的马背上

悄无声息的策马向前

即便落地成一堆血肉模糊

至少，我有着

直面生死的果断

这城堡里的暧昧与模糊

让我没了方向

我们被圈养成慵懒

无法站立，毫无主意

逃离后

我要以蝴蝶的姿态，轻扬

在生活的犄角旮旯

说一些，城堡里的人

听不懂的话

词语都是鲜活的

可以站着走路

这一次我是一定要走的

我知道，我的那匹马，红色的马

一定在等着我，双蹄刨地

准备着与我一起飞

## 月光下的行者

那个月光下的行者

一定不是我

神态自如，款款地走

想坐时，随意一盘腿

在月的铺衬里

在竹影扶疏里

在匆匆行走的闹市中

在天地之间

过往的景都是他的

包括繁华与扬尘

包括寒酸与困顿  
不拣不挑，不粘不沾  
笑眯眯地享受

那个月光下的行者  
一定不是我  
我很想跟着他  
说走就走  
想坐就坐

### 关于一座山的叙述

这座大山迟早要塌下来  
村子里的人很惶恐  
惶恐来自于本能，惶恐的程度  
就像被宰割时瑟缩的牛  
或者，就像一块石头  
扔进河里惊起的波纹  
从心里往外哆嗦

祖祖辈辈住在这里的人  
只有惶恐的能耐，想逃  
没有能逃的地方

更多的是侥幸心理  
这大山不会塌  
至少在记忆中，爷爷的

曾祖爷爷的老爷爷的曾祖爷爷起始  
这山是稳固的  
繁衍的后代都很健壮

这山里活过恐龙  
也有过热带鱼或者冷水鱼  
三角兽或者六角兽  
大象的牙至今都能刨出  
还很坚硬。还有一种  
至今没人能认出  
叫什么名字的植物的化石  
图案是九边形的  
有九个分叉九条脉络  
每道脉络上还有眼睛一样的形状

能见证这座山坚挺时间长短的  
有很多状况，最有力的  
还是生生死死的蚂蚁  
从没在这座山里消失过  
再者就是人和家畜

村里人也想过办法  
大同小异  
就是不停地加固  
加固的套路都一样  
在有缝隙的地方  
灌泥浆，钉铆钉

或者，搭个支架

也许，这山今夜就会塌

可谁也没逃，关键是

没有能逃的地方

还有，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得

都觉得大山一定会塌

就是谁都没见过

## 夜行昼伏的人

这个人夜行昼伏

不喜欢白天和太阳

喜欢大白天说梦话

他说，他看见城市里

来了一群天鹅

被一群厨子围住，杀死

他们拔羽毛的速度很快

羽毛，打成一个个包裹

送到城墙内的城墙里

粘到猪的身上

他说，在城里的广场上

一个老鼠

把一只大象活活弄死

据说，大象好久吃不到

像样的食物，饿得皮包骨头

老鼠先从大象的耳朵下手

然后是眼睛，还有鼻子

然后吃掉了整个大象

就一个夜晚

他还说

雨水是带腥的，雪是黑色的

男人的骨骼是泡沫的

女人的身体是玻璃的

啤酒不是酒，酱油却是油

这个人说梦话时不张嘴

据说，也张不开嘴

说得都是呓语

一般人听不懂

听懂就会疯

就会大白天说梦话

这个人，至今

没有人愿意听他说话

见了，都躲得远远的

栏目责编 霍竹山

## 锅碗瓢盆（独幕话剧）

◇ 许 艳

**时 间：**2018年初夏某下午

**地 点：**志轩家里

**人 物：**志轩——男，32岁，领导秘书。

泉溪——女，30岁，志轩妻子，  
单位文书。

彩花——女，58岁，志轩母亲，  
农民。（简称志轩母）

蓝枫——女，58岁，泉溪母亲，  
干部。（简称泉溪母）

小多——男，5岁，志轩和泉溪  
的儿子。

【舞台布景——三室两厅单元  
房，房内主要呈现客厅和开放  
式餐厅的布置。】

【大幕拉开时，泉溪正系围裙  
在厨房摘菜；志轩则躺在客厅  
沙发上睡着。】

【泉溪——身材高挑，头发略

卷曲，皮肤白皙，戴着一副时  
尚眼镜，身穿紫色居家服，浑  
身散发着一种高贵的气息，但  
精神略微疲惫。】

【志轩——中等身材，头发有  
些稀薄，戴着一副无框眼镜，  
神态举止透露着疲惫不堪。】

**泉 溪** （站在厨房几次向客厅张望）  
志轩。

【志轩只是翻了一下身，没有  
应答】

**泉 溪** （走近沙发跟前，继续喊）亲  
爱的志轩同志。

【志轩又一转身趴在沙发上，  
依然没作声】

**泉 溪** （有点不耐烦，拽着志轩的耳朵）  
让你装聋作哑。

**志 轩** （睁眼）干什么呢？

泉 溪 帮忙杀鱼。

志 轩 （有几分厌烦）吃什么鱼呢！  
没看见我累得半死。

泉 溪 （有点囧）那怎么办？

【泉溪的母亲从左边的卧室走出。她打扮得体大方，穿着羊毛短袖，浅灰色七分裤，头发卷曲，是一位明事理、干练的女人】

泉溪母 泉溪，让妈妈来帮你收拾鱼。

泉 溪 妈，这怎么可以呢，你都帮着做了一天家务了，还是快歇着去吧。

泉溪母 好孩子，妈不累，倒是你也需要好好歇歇。

志 轩 （很无奈地起身）妈，还是我来吧。

泉溪母 不碍事，你躺你的。

志 轩 您还是陪我母亲拉拉话吧，她最近因为身体状况，心情很不好。

【志轩母右胳膊套着绷带从右卧室走出，她和泉溪母亲同龄，但看起来稍微显得老气和土气一些，衣服也没有那么的时尚。精神状态较差。】

志轩母 儿啊，你别总是操心我，妈没事。你倒是该照镜子看看你自己，30出头的小伙子快熬成个驼背小老头儿了。

泉溪母 可不是吗？（面朝泉溪）你看看

我闺女最近的脸色煞白煞白的，真让人心疼。

泉 溪 （不耐烦地）哎呀！妈，你们还是回卧室去吧。好不好？

志 轩 两位妈妈，你们快歇着吧，我这就起来杀鱼。

（两位老人只好回到卧室）

泉 溪 （调侃）小老头儿？

志 轩 （撇了泉溪一眼，夺过围裙）去搬把小凳子。

泉 溪 （讨好地）臣妾遵命！（从客厅角落里拿了把小凳子放在志轩身后）

志 轩 （戴上手套，坐下来开始收拾鱼）垃圾桶递过来。

泉 溪 （带嬉耍地）是，一切谨遵您的吩咐。（拿过垃圾桶，套上垃圾袋）我已经等不及把它马上变成一顿美味享用了，你听听我的肚子正在唱着饥饿交迫的歌曲。

志 轩 （嘲讽）哼，在美食面前，你的神情永远都是那么乐此不彼。我想我是累得吃不出来鱼是什么滋味的。（说着就打哈欠儿）

泉 溪 我觉得我们越是累，就越应该懂得心疼自己，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的身体。要不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滋味。待会儿再多炒几个菜。（调皮的）要不再上点儿红酒，

- 怎么样？
- 志 轩 我的大小姐呀！想要生活过得有情调，也是需要时间和精力。咱们现在有的吗？
- 泉 溪 （做展开的手势）看看这位被忙碌的工作消磨得没有了情趣的男人。曾经不是也喜欢浪漫？喜欢疯狂？喜欢出入电影院？喜欢钓鱼？喜欢爬山吗？现在是变老了吗？
- 志 轩 真是一言难尽啊！无穷尽的工作让我总是没有时间。你不知道，我这会多么想清闲下来，关掉电话，拉上窗帘，然后好好地睡个饱觉，睡他个天昏地暗。
- 泉 溪 可不是吗？生活的车轮总是推着我们不停地前行，我们根本无法停止下来。星期三我又得去市里培训，星期四孩子学校举办的亲子游戏活动只能拜托你去参加。
- 志 轩 （递弄好的鱼）实话告诉你，也许我星期四根本就没时间。你是知道的，领导随时都会给我下一道写材料的命令，并且急等着要。
- 泉 溪 你就不能腾出一点空闲吗？
- 志 轩 也许很难，我倒是觉得你应该让别的同志去参加这个培训。
- 泉 溪 （接过鱼，望着志轩，有点生气）我厌恶你这种想法。难道你就不能让我也借着机会轻松轻松？
- 志 轩 （双手抓住泉溪肩膀）那你说，怎么办？（思索着）要不让妈去顶替一下？
- 泉 溪 也许只好如此了，但愿孩子不要显得孤独，觉得可怜。
- 志 轩 那只是个游戏活动嘛。咦，儿子呢？
- 泉 溪 对门邻居家玩去了。（思索）如果能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我该多好啊！一个为家里事情忙碌，一个为单位的事情忙碌，那我们就不需要这么累了。
- 志 轩 （笑呵呵地从身后抱妻子）看看多像个可爱的孩子，亲死人了！
- 泉 溪 （用力挣脱）少来这套。
- 志 轩 （越抱得紧了）让我亲亲。
- 泉 溪 （将头扭到一边）小心她们出来。
- 志 轩 （不情愿地松开手）好好好。记着鱼里面不要放太多辣子，妈最近口腔溃疡。
- 泉 溪 （切辣椒）知道了，（低语）你倒是挺会心疼你妈的。
- 志 轩 （欲走又停）老婆大人当然也得心疼了，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从包里拿出来）
- 泉 溪 项链！

志 轩 过两天可就是咱们结婚纪念日了，我知道你喜欢这款项链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给你戴上。

泉 溪 谢谢我的小老头！

志 轩 所以我得纠正你一点，我的妈妈虽然她没生养你，可给你养了一个好丈夫。

泉 溪 呵呵，那我妈还给你生了一个好妻子呢！

志 轩 （手机响，边往客厅走边接电话）喂，钓鱼？（马上兴奋）只要礼拜天不加班，一定去。（挂电话）正如你所说的，我已经很久没顾得上发展一点业余爱好了。总是忙、忙、忙。

泉 溪 你真的答应了别人去钓鱼？

志 轩 是啊。你不是也希望我搞点业余活动？

泉 溪 可这周不行。

志 轩 为什么？

泉 溪 （系着围裙，走到客厅）说好礼拜天陪我去领导家里走走，为提拔的事。

志 轩 （不屑一顾地坐沙发上）你一个去未必就办不成事，干嘛非得什么事都依靠我。

泉 溪 （冷笑）依靠你？我倒想问问你，这个家里每天有几件事可以依靠你？是你每天接送孩子上学

放学吗？是你每天赶着去菜市场买菜，回家下厨伺候这一家老小吗？是你每天回家洗衣扫地吗？

志 轩 好好好，我知道你有功，你辛苦。但关心亲人，照顾家，让丈夫安心奋斗。这一切难道说不是你该做的吗？

泉 溪 （脱围裙，也坐在沙发上）凭什么？你只想得到家庭的快乐和幸福，而我却得付出一切。难道我自己就不该有点自由吗？

志 轩 （内心里立刻卷起一股怒火）行了，每天都这样烦不烦？我不想和你吵架，我一天在外面应付的事情实在够多了。回到家里，我就是需要你温顺，体贴，别吱声，默默做你该做的事。

泉 溪 （站起来）你这是要把我当机器人一样驯化吗？

志 轩 （讥讽）可你偏偏怎么就那么难以“驯化”呢？（再次躺下）我得睡一会，好累。

泉 溪 （心情特别不悦地）你起来！

志 轩 我工作了一天了，累了。

泉 溪 （声音很高地）我希望你别只顾自己！

志 轩 （蹭一下坐起，非常气恼的）我究竟怎样只顾自己了？你说？

泉 溪 （吓得退了一步）

志 轩 （又躺下）烦死人了。（将毛巾被裹在头上）

泉 溪 你！——（气得坐到沙发上抽泣了起来）

（这时，左卧室的门缓缓开了，泉溪母亲猫着腰，探着头，听着外面的动静，站在身后的志轩母亲，也不由踮起双脚，伸着脖子在听她们争吵。）

志 轩 （很不耐烦的又坐起来）你要怎么样？你说！

泉 溪 （站起来）我没想到你现在会这样对我！

志 轩 我有我的苦恼，可你老不和我对付。

泉 溪 （低头抽泣）我还能退到哪儿去？我已经放弃了许多追求，生了孩子，被生活的网死死缠住，难道你还不满意吗？

（左卧室志轩母亲欲出来，被泉溪母亲拉住了，两人挤眉弄眼的，无声地比划着。这时门突然关上了。志轩和泉溪听到了响动，探了探头，声音立即温和了，也情绪平静了许多。）

志 轩 （站起来，意味深长地）我知道你为这个家牺牲了很多。（伸出胳膊抱住泉溪）你不是总希

望我有出息吗？是谁当初非得让我调换单位的？

泉 溪 也许，有些想法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志 轩 后悔了？

泉 溪 结了婚，我还想着，不是有一边揉着面，一边读着书的榜样吗？繁琐的家庭生活几下就把这个天真的想法揉碎了——也许，我真的不行。

志 轩 （站起来，替泉溪挂上围裙）相信我，我会好好努力让你过上想要的生活的。我真的很累。（又躺下）

泉 溪 可惜你永远都替代不了我去生活。现在的我多么像可怜的牛马，每天都被身后的鞭子驱赶着。命令我：立即做好这件事儿，立即做好那件事儿。

（客厅里，志轩和泉溪的声音再次提高了，左卧室的门又一次开了缝隙，两位老人再次探头出来倾听外面的动静。）

志 轩 （非常不耐烦地）你今天这是怎么了？非得没完没了说这些丧气的话！好像别的女人在家天天享受着天堂的日子，只有你一个人受苦受难着。让你嫁我这样的男人真是委屈你了！

泉 溪 是，我就是觉得委屈。下班一回家，你总是躺在沙发上，拿着遥控器，喝着茶，抽着烟，悠哉悠哉地看着球赛。而我即使累的要命，依然要忙里忙出。

志 轩 你说，你到底咋样才能满意？你希望你的丈夫整天捧着，替你做饭洗衣服，比你弱，没有事业心？

泉 溪 一点都不希望。我只想让你像以前一样爱我，关心我，可你什么都不能给我。

志 轩 （颇有感慨地）如果你体谅你的丈夫有多累，也许你就不会说这些话。每天，每天从早到晚，只要醒着，我就在琢磨，就在不停地为了事业上站住脚抗争着。为繁重的经济负担奔波着。有时我觉得自己都不是自己了。有时又觉得自己是朝着既定的目标顽强地奔跑着。这种永无止境的劳累让我对人生产生了深深的厌倦。

泉 溪 我想我并不是那么不通情理。男人知道累，女人也累啊！也是需要放松，需要自由的。

志 轩 难道是我捆绑了你的自由，不让你休息吗？

泉 溪 时间呢？你给过我一天的休息

时间吗？

志 轩 （冷冷地）好，从现在起，我给你时间。你可以随便什么时候出去悠闲，不一定坐在家里为我效劳。走啊！现在就去！

泉 溪 （狠狠地盯着志轩，脱下围裙，狠狠地扔在沙发上）走就走！  
（左卧室，不知是憋不住，还是故意，志轩母亲突然咳嗽了起来，两人再次听到里面的响动）

志 轩 （站起来嘲讽）下辈子结婚一定要选一个称心如意的老婆，懂得体贴人的老婆！

泉 溪 （冷笑）要这么说的话，我眼中的男人应该是事业有成，下班回家后，还能主动承担起做家务的责任，忙着帮老婆下厨，抢着烧菜做饭！

志 轩 （冷冷地）那你找别人去吧！我知道比我好的男人多的是，以你的美貌，现在也不迟！

泉 溪 （拿起杯子里的水泼向志轩）我真没想到你能说出这么卑鄙的话来，真不知道你妈是怎么教育你的！

（卧室里面发出“啊”的一声，两位老人想出来，但还是选择不出来）

志 轩 （被泼了个落汤鸡，立马呲牙

- 瞪眼要动手)你——泼妇!
- 泉 溪 (走进志轩,瞪着眼)你想怎样!想打人不成?  
(卧室门口突然又有了响动,两位老人一位要出来,另一位死活拉着不让出来,志轩母亲突然憋不住又开始咳嗽了)
- 志 轩 (抓起毛巾擦了擦自己的头和脸,非常气愤地)你这样的女人活该没人心疼!
- 泉 溪 我真是瞎了眼,偏要嫁给你!
- 志 轩 当初为什么就不睁大眼好好看看?  
(这时,儿子突然开门进来了)
- 儿 子 妈妈,我饿了。我等着你叫我吃饭,你老不来?
- 泉 溪 (看了一眼儿子)一边去!(借题发挥)如果儿子长大了就你这种德行,我让他还是干脆别结婚了!
- 志 轩 如果他结婚,但愿他找一个理解他的贤妻,懂得体贴他,支持他。
- 泉 溪 如果他结婚,我希望他千万别整天摆一副大男子主义的臭架子。只知道从家里索取幸福和快乐。却不知道关心自己的老婆,爱自己的老婆。
- 儿 子 (走进泉溪)妈妈,你和爸爸怎么总说我结婚的事。我才不结婚呢?结婚就像你们经常吵架?  
(一时两人都沉默了。左卧室里,两位老人不停向孩子招手,示意他过去,孩子看见后,匆匆跑向卧室)
- 志 轩 老天爷,你是怎样看待婚姻的?你是不是以为结婚就是什么都不用做,就等着享福了?
- 泉 溪 你好好说,用的着这么大喊大叫吗?
- 志 轩 当然可以,我认为婚姻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是默默无闻地付出。
- 泉 溪 亏你说得出口?你当年是怎样一晚一晚地唱着歌求我嫁给你的?是怎样信誓旦旦地说会一辈子对我好的?现在却希望我跻身在没有完没了的“老妈子”生活中,企图碾碎我的追求和梦想。你本应该找个老妈子,那才是你真正需要的!
- 志 轩 你,你现在听着——
- 泉 溪 (又一次无法压制怒火)我问你,你的母亲为什么把你宠成这样,好像你是这世界上唯一的男人!  
(讽刺地)瞧他的宝贝儿子,里里外外千辛万苦,一只手撑一个家庭。我倒希望试一下看看,让你一天又做饭,又洗衣服,

又接送孩子，又伺候老人，又收拾家务，还要上班，就这样还一句体贴的话，暖心的话都得不到。坏话倒是有一车子等着，你会怎样？你呀，也就是会指责别人的不是。从来不拿镜子照照你自己。

志 轩 （咬牙切齿，举起手）你，你，我……

泉 溪 （将围裙脱下甩往地下，扭头向中间卧室奔去）

志 轩 （捡起围裙，又扔地下，向右卧室走去。）

（舞台上出现了短暂的静默。这时，左卧室的门缓缓被打开，泉溪母亲悄悄上场走进厨房，扫了一眼凌乱的厨房，然后从客厅地板上拾起围裙给自己系上，动手切鱼。这时，志轩母亲也悄悄地出来，用另一只可以动的手给亲家递盆子。）

志轩母 如果不是这么可气，我就会笑出来。（冷场）

泉溪母 如果不是这么好笑，我就会哭出来。（又冷场）  
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宠坏了泉溪。

志轩母 我也有错，在他们生活最为忙乱的时候，一点忙帮不上，反

倒给他们添负担，真不应该啊！

泉溪母 泉溪这孩子太容易激动了。亲家母啊，我真感到害臊，泉溪自小娇生惯养，没受过多大的累，所以对现在的生活难以适应，你就多担待。

志轩母 也怪志轩太大男子主义了，不晓得多帮帮泉溪，如果是小时候，我早就狠揍他一顿。

泉溪母 这怎能怨你们呢！这两孩子可真是的，竟然连小多的媳妇都牵扯进来了，小多的媳妇还不知在哪里转筋呢！

志轩母 是啊！不过我以为亲家也好，小两口也好，只要相互谅解，互相谦让，懂得珍惜，任何事情就都不是事儿了。

泉溪母 咱两都是过来人，其实都懂的婚姻就是相互奉献和牺牲，共同面对困难，共同承担照顾家庭。

志轩母 一点都没错，要想经营好一个家庭不是唱唱高调就能经营好的。凡事不那么自私，多替对方想想，也许就会好很多。（冷场）

泉溪母 话说回来，我们可不能让他们就这么继续闹下去。

志轩母 那么你说现在怎么办？

泉溪母 （凑近志轩妈耳朵旁，低声说着自己的处理方法）

志轩母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就这么办！

（随后轻步走向中卧室向里窥探）志轩正在抽着闷烟）

泉溪母 （轻步走向右卧室趴着门缝看了看，见泉溪正靠床哭着）

志轩母 现在只要我们大声说话，他们一定会竖起耳朵仔细听的。

泉溪母 这叫声东击西。

志轩母 那我们该说些什么呢？

泉溪母 我们不妨这样。（两人交头低声咬耳）

志轩母 我们这样，不会惊着小多吧？

泉溪母 他这会儿睡着了。

志轩母 千万不要吵醒我的小孙子，那样就不好处理了。

泉溪母 那是当然的。我们现在必须弄出动静来。

（志轩母左手里拿着擀面杖，泉溪母左手里拿着炒锅，右手拿着勺子。她们开始高声地吵了起来）

志轩母 （敲着擀面杖，声音很大地）我们如果都不来这个家，他们是不是不会争吵得这么厉害，也不会弄成这样？

泉溪母 （用勺子在锅上敲出响声，也很高声地）你的意思是我该来女儿家吗？我想也多亏是我来帮忙，要不然像这样三天两头

地吵闹，这么劳累人的日子真不知我的宝贝女儿怎么过的！

志轩母 说的真可怜，我告诉你，能嫁给我们志轩这么好的丈夫是你女儿的福气。

泉溪母 我早说过，像我们泉溪这样的好女孩，本该嫁给一个更好的人家，就怪她当初不听我话，现在落到这种地步，真的是自讨苦吃！

（小卧室的门有了响动，志轩将头伸出来看了看，侧耳听了听，好像是觉得没什么响动了，就又将头缩回去了）

志轩母 我可见过好多女孩子，她们都说，像我们志轩这样聪明能干、有前途的孩子才是百里挑一的！

泉溪母 （敲着锅）难道是怨他没睁眼睛，选错姑娘啦？告诉你，我倒觉得一点都没委屈到他，向你们这样的家庭能娶来这样漂亮、会挣钱又能干的媳妇才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

志轩母 哪有什么了不起，就算我们日子过得再穷，你女儿再优秀，也还不是进了我们家的门，成了我们乡下人家的媳妇了？

（右卧室里，泉溪扒着门缝听着）

泉溪母 行了，只怨两人都没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志轩母 可怜我们志轩，每天有单位的事就够操心的了，家里还把他弄得焦头烂额，真让人心疼啊！

泉溪母 （激动地再次敲响锅）你以为就你儿子操心单位的事吗？泉溪不一样上着班吗？一个漂漂亮亮的大姑娘生生让你们变成了老妈子，伺候着你们一家老小，整天和柴米油盐、锅碗瓢盆打交道，每天把孩子累的筋疲力尽，我这做母亲的，想想就心疼。这简直就是一种虐待。如果志轩能尽到半点丈夫的责任，懂得理解，帮助泉溪，我家泉溪也不至于如此！

志轩母 （敲着擀杖）傻瓜志轩，娶了这么一个不能善解人意的姑娘，他的事业还会有什么发展！我告诉过她，娇生惯养的城里姑娘是不能娶的，偏不听。

（中卧室、右卧室的门相继轻轻开了缝儿，志轩看见泉溪趴在右卧室的门上偷听，故意咳嗽了一声，泉溪望了望中卧室的志轩，扭头用力将右卧室门踢了一下，而志轩继续听着）

泉溪母 （听到响动，偷着簸笑了一下，

然后走近志轩母跟前，暴跳如雷，一边又挤眉弄眼表示她们是在演戏）那好，倘若你觉得我的女儿配不上你的宝贝儿子，我可以带回家去和我一起住，我想我还不至于没有房子让女儿住，小外孙我们也带走。

志轩母 那可不敢当，也不敢劳您大驾。我会照顾好我们家宝贝孙子的。

泉溪母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就你农村那条件？

志轩母 无论如何孙子是我们刘家的骨肉，不是你们李家的。我还要说，让你们姓刘的一家人睁开眼睛好好看着，志轩不会没有出息，他现在年纪轻轻就已经是正科级干部了，说不定以后他会当大官呢。

（右卧室的门又响动了，泉溪又伸出了头，仔细听着两位老人的对话）

泉溪母 谢天谢地，泉溪听到这一切一定高兴得要跳起来，我那漂亮、能干、会挣钱的女儿终于自由了。她的婚姻就是一场噩梦，现在终于可以解脱了。那个不懂得心疼她、理解她的男人，让他后悔去吧！

（突然右卧室里再次有了响动，

- 两位老人都竖起耳朵听着)
- 志轩母 (趁机又敲了敲擗杖) 这回算是说定了, 他们应该去找更合适的人过一辈子。
- 泉溪母 是啊, 泉溪终于可以解脱了! 前两天我国外的同学还打来电话夸我们家泉溪漂亮, 温柔, 有涵养, 说她原来一直是盼着泉溪做她儿媳妇呢, 作为妈妈, 我可是真的盼望泉溪摆脱这种受苦受累的生活, 去寻找更好的幸福。
- 志轩母 结束这一切, 对双方都好,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折磨人的日子, 他们过的可真累!
- 泉溪母 我们俩总算及时拯救了他们。  
(两人相互交换眼色, 带着胜利的微笑。然后悄悄回到左卧室。)  
(舞台上再次出现短暂的静默, 不一会, 泉溪从右卧室哭着走进客厅, 这时志轩也紧锁着眉头走进了客厅)
- 志 轩 怎么办?
- 泉 溪 (抽噎着) 做梦也没想到会从两个妈妈嘴里说出这种话!
- 志 轩 她们怎么能这样! 简直不敢相信。
- 泉 溪 你也听到她们说话了?
- 志 轩 当然, 那么大声。她们这是怎
- 么了?
- 泉 溪 如果她们知道我们听见这些话, 也许不会说出口。现在你怎么看?
- 志 轩 我担心她们俩真的撕破脸了。这可怎么办?
- 泉 溪 也许妈妈说的对, 我就是被娇生惯养吃不了苦的。
- 志 轩 傻瓜, 你不要难过了, 这不能怪你, 是我工作太忙, 心理负担太重, 对这个家付出的太少了, 让你承担的太多了。
- 泉 溪 不不不, 你已经够忙碌的了, 我其实应该做好你坚强的后盾, 应该多体贴你, 支持你, 理解你。
- 志 轩 我其实不该大男子主义, 不该老想着只从家里获取幸福和快乐, 是应该多给予你爱, 多关心你, 多理解你、体贴你才是。
- 泉 溪 我们应该是相互依靠, 相互依赖的。
- 志 轩 而且我们还得学会相互扶持, 共勉共进。
- 泉 溪 (啼笑) 我们其实是幸福的, 是吗?
- 志 轩 是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是有着深深的感情的。其实我真的很爱很爱你。(拉妻子到怀里)
- 泉 溪 我也是, 你说她们真忍心挑拨

我们的关系？

志 轩 我想不一定吧。她们都是很精明的人。

泉 溪 也许有些地方她们说的在理。

志 轩 你的妈妈说的是对的，当年多漂亮的一个姑娘，嫁给了我一个农村穷小子，从来在这点上你没有嫌弃过我。我却不好好珍惜，活该被骂。

泉 溪 这样有本事的男人成为我的丈夫，我应该觉得幸福。

志 轩 我突然有个主意，为避免我们以后再次吵起来。

泉 溪 你快说说看。

志 轩 你先去拿纸和笔。

泉 溪 为什么？茶几的抽屉里就有。

志 轩 我们不妨把各自每次吵架的原因、以及心理有什么想法写在纸上。

泉 溪 然后呢？

志 轩 相互交换纸条来看。尝试找出真正令对方不高兴的是什么，然后讨论一下，看怎样做才能和和气气解决我们吵架的真正问题了。

泉 溪 你真聪明，这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而且我们不会再给孩子树立坏榜样。

志 轩 也为了我们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

泉 溪 现在，我还有什么理由不高兴呢。（静默了片刻）你现在一定很饿了吧，让我来做鱼。

志 轩 不，让我做吧，你乖乖地坐在沙发上等着。

泉 溪 （高兴地）那，我去准备红酒？

志 轩 好主意，不过，怎么让她们别发现我们偷听了呢？

泉 溪 你不会想着我们这是在演戏给他们看吧？

志 轩 那倒没。

泉 溪 我们和和睦睦在一起，她们不是会很惊奇？

志 轩 这个想法不错！

泉 溪 其实他们即使说了那些硬心肠话，她们还是很爱我们的。

志 轩 我想也是，事情过去，她们也都会冷静下来。

泉 溪 如果有一天我当了婆婆，我一定会体贴自己的儿媳妇。

志 轩 那可日从锅碗瓢盆中好好修炼哦！（亲昵地）

（这时志轩母亲、泉溪母亲分别从两个卧室门缝中探出头来，相互微笑并比作手势 OK）

泉 溪 嘘，孩子醒了。

——剧终——

## 较量（小品）

◇ 艾亚婷

**人物：**四十余岁的村长黑狗

年近五旬的村妇闫五娘（号称“野母狼”）

**地点：**母狼院内。根据排导要求设置布局。

【一阵狂犬叫声引出手握把子的母狼。

**母狼** 谁？是偷桃偷果子的，还是村干部来骚扰的？（细看）哎呀什么人也沒么，咪咪你咬甚哩？怪不得要反“四风”哩，连狗都患上不正之风了嘛，该咬处不咬，不该咬处乱咬。噢，你们要问我是个谁？我就是咱镇上王镇长的外甥女闫五娘嘛，不知什么时候这村里的人，人前背后都叫我野母狼哩，你说这不是欺负人哩？这都是红眼病作怪哩嘛，眼红我有靠山，眼红我沾我二舅的

光咧，这不、我大门前的大路边空空的空着的地，我盖了间门市，想赚点零花钱，以前看在我二舅的面子上没人敢过问这事，自反腐败以来，这伙村干部像跟上鬼了，没完没了地上门来纠缠。哼，我已赌上这口气了，看谁的个儿敢动我野母狼一根毫毛！（对狗）甭光顾贪图吃喝，好好地吧门户给我看好，唉……真是个腐败分子！（下）

【衣着随便的黑狗村长上。

**黑狗** 反腐败深入开展，中央的“八项规定”给咱亮出了上方宝剑，这“四风”要狠刹，我这村长当然要走在前。这不，在反腐败宣传教育查摆问题的会上，广大党员、群众认为

村党支部由于不敢碰死硬村妇野母狼，导致出了好多令行不止的问题。支部决定由我牵头对野母狼违章修建等问题进行整改，我知道这野母狼是厕所里的块茅板石又臭又硬，闹不好连我都要败在她的脚下，可我这村长不为民作主，岂不成了圈里养的一条猪？我考虑再三，今天决定上门和她较量，问题得不到解决，我就自动辞官！唔，到了！（扣门）开门、开门！

【恶狗狂叫，母狼手握把子上。

母狼 谁？

黑狗 我。

母狼 你大你妈养下你没给你起名？

黑狗 起了，叫黑狗！

母狼 大晌午的不回家睡觉，来这做甚哩？

黑狗 来解决你的问题。

母狼 解决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太多，你能解决得了？

黑狗 我想我能解决。

母狼 我没老汉你能解决？我没权没势你能解决？

黑狗 我知道，你虽然没权可你自认为你有势才导致你这样放肆。

母狼 黑狗，你甬以权压人，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黑狗 告诉你，你违章修建的门市必须拆掉，我是来给你做最后的通牒。

母狼 哟，狼吃人虎吃人，你个兔鼠子也想吃人，这点事连镇土管员都挨不上管，你算老几？

黑狗 我是村委会的村长，有人给你带这个面子，我们村党支部、村委会不能丢掉这个原则。开门！

母狼 （气急败坏地念说）黑狗，你睁开狗眼把人看清，我野母狼可不是省油的灯。

黑狗 野狼再恶也有怕！就怕遇上我这么好猎人。

母狼 嘴尖毛长的一条狗，也敢和我母狼来比拼？

黑狗 母狼贪食不收心，小命迟早会断送！来、开门！

母狼 你个丧门星，滚得远远的！

黑狗 你开不开？

母狼 老娘我说不开就不开！

黑狗 不开？不开也好，我找来铲土机立马就拆！（装出欲走的样子）

母狼 量你也没这个胆量！（少顷，不见动静，母狼少许开门观望）

【黑狗乘机而入，恶犬咬开。

母狼 哎哎哎，你想干甚？（急解狗缰）

咪咪，上！

**黑狗** 啾啾，这有好吃的快去吃吧。（说着将怀中取出的东西向狗丢去，狗捧着去吃）

**母狼** 哎，咪咪！（气不过用脚踢去）唉，老娘怎养你这么个腐败分子。（对黑狗）你给我出去！

**黑狗** 嘿，好不容易进来了，我岂能轻易再出去？

**母狼** 你走不走？

**黑狗** 把事办完就走！（说着拉过凳子欲坐被母狼抽凳坐空）哎呀！

**母狼** 你个不要脸的来我这寡妇家中想办甚事哩，啊？

**黑狗** 哎，你别血口喷人！

【母狼顺手拿起洗脸盆“咣咣咣”敲开。

**母狼** 哎，父老乡亲们，黑狗村长大中午私闯家院，要强奸我哩，快来救救我呀！

**黑狗** 哎，乡亲们，野母狼又在撒野，想看红火的快来呀！

**母狼** 哎，乡亲们——（看看无人问津）这村里人也死完了！

**黑狗** 村里人活得很好，因为大家都听熟了喊狼来了的谎言，所以谁也不信你那一套。

**母狼** 他们不信我，我还不求他们呢。说，你走不走？

**黑狗** 把话说完就走！

**母狼** 说！

**黑狗** 党支部、村委会决定，小康大道要拓宽，你违章修建的门市赶明天必须拆掉。

**母狼** 拆掉？你撒泡尿照照，你是个谁？

**黑狗** 我是谁？我是受村党支部和全村人民的委托，要你拆除违章修建门市的黑狗！

**母狼** 黑狗？我问你，村路边违建并不是我一家，你为甚偏偏就要拆我的门市呢？

**黑狗** 你是首家带头违建的，违建户都眼睁睁的看着你，拆不倒你的，永远拆不倒其它的。

**母狼** 噢，你是先拿老娘开刀哩，光棍梦里睡女人哩，想了个美！老娘这门市是镇土管员通过的，他其它的呢？

**黑狗** 镇土管员通过的？请拿出土地、房产证来。

**母狼** 老娘就不要这证那证，只要个镇土管员认可。

**黑狗** 告诉你，拿不出两证，村党支部不认可，村委会不认可，全村人

民更不认可。那就得拆掉!

**母狼** 拆掉?

**黑狗** 是你自己拆还是我们派人拆, 派人拆劳务费由你来付!

**母狼** 哟, 真是貉狸站在土圪瘩上了, 充当什么镇山虎哩, 把你的位置摆端正, 你是县长还是镇长?

**黑狗** 这半晌, 你是嫌我的官小? 那好, 咱立马找你镇长二舅, 当下反腐败正在查摆问题, 这事看他怎说?

**母狼** 你!

**黑狗** 怎, 咱来个小葱拌豆腐, 自上而下把这事弄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走, 走呀!

**母狼** 哟, 看看看, 还真叫起劲了。黑狗, 经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明白了许多, 这拆门市毕竟是个大事, 你容我想想, 来来进屋抽上一支烟。

**黑狗** 不不不, 烟我自带。(说着自个抽烟) 你就快做决定。

**母狼** 哎哎哎。(转至一旁打手机) 二舅, 怎关机?

**黑狗** 咋样, 想好没有?

**母狼** 哎呀, 我心也乱, 头也晕, 实在是拿不出主意。

**黑狗** 要不干脆让你二舅给你拿个主意, 走!

**母狼** 咦, 咦——哎呀, 我不行了, 不行了。(装着躺倒在院)

**黑狗** (摸着脉搏, 暗笑) 唔, 这是热晕了, 我这有给驴放黑血的针, 一针保管见效。(说着取出大针, 要扎母狼的仁中)

【母狼见之, 霍地从地上爬起。

**母狼** 你、你要干甚, 你要干甚?

**黑狗** 不干甚, 我想给你放放血。

**母狼** 你想遭人命呀, 啊?(取出手机拨打) 张秘书, 你是张秘书? 我二舅呢, 怎关机?

**画外音** 他, 他被县纪委找去谈话去了。

**母狼** 这, 这是为甚?

**画外音** 别问了, 他让我转告你, 把违建门市赶快拆掉, 全国开展的反腐败、习主席动真的了!

**母狼** 啊? 天呀, 这该怎么办呀!(说着不由的往地上软瘫)

**黑狗** 哎哎哎(急扶) 说了半天你到底拆还是不拆?

**母狼** 唉, 拆、拆——

【灯暗, 剧终。

## 文始文终记路遥

◇ 肖云儒

路遥去世的前半年，我为《作家心理探索》一书写过一篇长文，这便是近两万字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文中有一段话：“路遥几乎是决绝的承担起自己对于大人生的责任，为了目标而断后路，舍弃一切，直到献身。这是人生的一种辉煌，一种悲壮，一种悲怆，或者也是一种悲哀。”写这段话，在赞赏中本有提醒他的意思，不幸竟被言中。多么不想是这样，多么不该是这样。但他的的确确是倒下了，倒在了人生的中途。

这位绝对应该是跨世纪的作家，居然没有跨越这个世纪所剩不多的岁月。

路遥的灵堂设在陕西作协后院的一间平房里，那本是一间办公室。这个劳作不息的人，在工作间里灵魂也许能更好的安息。放大的遗像，和他所有的照片一样，都有那双熟悉的眼睛在镜片后

思考的注视着你。这思考之光照亮了脸上的每道皱纹，每一缕头发。他咋看“平凡”，接触深了，便会走进一个“世界”，那是精神的境界，一如他的小说。灵堂前，一株玉兰，一丛腊梅，在寒冷中卸了妆，只剩下瘦骨嶙峋的枝干。祭奠的花圈和挽幛，从后院一路摆到前院，夹成一条弯弯曲曲的花路。

二十年前，他与难中的我相识。二十年后我与病中的他相别。

1972年，我下放到秦岭深处的汉中，当时还在延安大学就读的路遥，作为《陕西文艺》的实习生，翻过崇山峻岭来组稿。在三天时间里看了我的一部长篇初稿《居娣》，要我选摘几章给杂志，说这几年没有人写长篇，杂志刚办，挺需要。我说我是不能发表文章的人，写这部东西只是多年苍白乏味生活中的一种自娱，从来没有

想到要发表。他为此说了很多仗义的话，很是激愤。我当时想，他到底还是年轻，又写诗，才有这样可爱的纯真。后来才知道，20 出头的路遥已经见过大的风雨，为我说的许多话其实也是他自己在坎坷中的人生体悟，便生出几分敬重。

1981 年，我们这些下方的臭老九都调回了原单位，我回到报社当文艺编辑已经两三年。路遥也正式分配到陕西作协《延河》编辑部，且已担任小说组组长。这一年夏天，我们同去太白山，开一个小说创作座谈会。那时胡采、杜鹏程、王汶石一大批老作家被“解放”出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莫伸一批青年作家开始有了社会影响。空山新雨后，大家都显得年轻。记得每天开完会，邹志安等几个人晚上躲到空寂的会议室里写未完稿的小说，直至深夜。会开得很活跃。路遥作为小说编辑，不但对陕西的小说创作谈了很中肯切实的意见（这些意见误使我劝过他搞文艺评论），而且颇有些狂放的给大家唱陕北民歌（赶牲灵）。唱完，又一句一句解释那意境，将这首民歌演化为一个令人感慨的人生故事。言语之间流露出对家乡不可救药的爱恋。一年之后，他的《人生》面世，而且轰动。这首民歌被嵌入德顺爷爷的命运中。我才知道，一年多来，他一直生活在《人

生》那活跃的创造世界里。这是后话。在这次会间，我和他卷起裤腿站在溪水中，坐在水中的巨石上，照了好几张照片，使这一段难忘的日子得以凝留。

1985 年，我陪同丁玲、陈明夫妇由西安去陕北，地委在延安宾馆设宴招待。丁玲听说路遥正躲在延安写长篇，一定要见见他，但谁也找不到他。他已来了半年，住处一直保密，隐名埋姓的写他的小说。后来托人从他弟弟那里知道了接头的地点和“密电码”，路遥蓬头垢面很不情愿地出现在宴会上。丁玲要他坐在自己旁边，置各级领导于不顾，和他“密谈”文学，并对路遥赞赏有加。生活在创造境界的人是不善应酬的，路遥只是不停地以“是这样”、“是这样”来酬对，几乎不动筷子。饭后丁玲叹道，这么切实的青年，像个真搞写作的人。不料当晚 11 时过后，他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坐在我的床头说：你跑了一天，很累，不管怎么累，你要认真听完我今晚这个长故事，感觉一下，判断一下，一定帮这次忙。他脸上是所有进入创作境界之后的人那种痴迷、亢奋、热切、无他无我无现实的神经质样子。这个春夜他的话多而且长，一直讲到两点。讲一群从黄土地深处走出来的青年，青春的悲秋，步履的艰难，直到把他们讲成了煤矿工人，讲成了航天专家。脸上游动着

各种各样极富表现力的光彩和色彩——这就是《平凡的世界》。那时才开始动笔，种子在春气中萌动，顶的他的心田不能安宁，整个精神处在临产前的骚动中。

1988年仲夏，我为写长篇报告文学《黑色浮沉》去神府煤田采访，落脚在榆林宾馆。他也正在那里，刚刚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他显得很轻松，带着一种自嘲的笑，却又挺真诚的对我说，我实在太缺乏才能，只有牛力气，写完第二部最后一个字，我撇开胳膊躺在地摊上，头像有几百根针在扎，痛的焰火飞。我哭了，哭自己的无能。我说，那我们这些筋肉劳动者今天舒服一下，躺在宾馆的沙发中合一次影如何？于是拍照。但在快门按下的瞬间，我俩都鬼使神差地从沙发中弹起身子，似乎又要向对方说一段什么具有触发力的话……

然后就是1992年夏末，他住进了医院。第一次，我和作家赵熙去看他，住院部不让进。我两佯称要进去找医院领导交涉，硬闯进了大楼，自然并不去找什么领导，而是直奔105病室。路遥气色不好，满脸灰黑。握了握手，又解释：医生说我这病主要是内部的问题，不传染。我们不便长谈，安慰他好生将养，同时告诉他：前几个月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是剖析他的意识世界的。写时匆忙，

以后有机会再丰富、充实吧。正说着，护士小姐已经追踪而至，我带着复印好的文章，又单独去看他。这次路遥精神稍好。我简单介绍了文章的几大部分，关于他的人生意识，历史伦理意识，哲学意识，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简述了几个主要的观点。他说，我一直很想请人从文化哲学高度谈一下自己的创作，又不便启齿。事实上，光从创作的角度是不能对作家全面深刻把握的。谢谢了。我表示，这篇文章除了放在《作家内心探索》一书中，还有几个刊物和学报想发，你看给谁家好？沉吟片刻，他用一种近乎神圣的口气说，放《延安文学》吧，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也算是一个交待，我一向很看重这个刊物。他用恳求的，又是不容改变的目光看着我，说，你给谷溪（该刊执行副主编）他们吧，怎样？我一口同意。

20多年来，路遥和我的交往中，印象较深的，就是这些，几乎全离不开文学创作这个话题。这是怎么了？真是病人膏肓、无可救药了。

只有一次，好像是1990年的一个炎夏之夜，我去陕西作协院子里有点事，一进后门，就从乘凉的人中发现了。他悠然的摊在一个破藤椅上，听别人聊天。我笑问，你也有这闲工夫？他说，他一直犯困，坐在这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总是困，想睡，坐着就睡。无可奈何的说着重复话，疲倦中显出一点过早出现的老态。这个硬汉子第一次表现出精神上的某种衰弱……

这又是为什么呢？还不是为了那劳什子创作！这可爱可敬可憎可恶永远不能甩脱也不想甩的文学，这要命的文学！

路遥短暂的一生是沉甸甸的。命运迫使这位通过拼搏甚至厮杀的由农村走向城市，由生活的人走向精神的人的作家，比常人更早地进入了深度人生。这常常使他感受到远比常人强烈的生命痛苦。

我感到，纠缠在路遥心中的大痛苦主要是两点：第一，历史发展铁的规律和个人文化心理、伦理感情之间的冲突痛苦着他。历史的进步最终要改变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移异落后的生活观念和陈规陋习。这是人类的目标，也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但因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不得不抛弃家乡和童年给予他心理上、情感上许许多多温馨的东西，迫使他作文化断乳。他说：“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痛苦所在”。

第二，是精神劳动所需要的漫长的孤独和他强烈的参与意识之间的冲突造成的痛苦。职业人路遥（作家）强烈的渴求孤独，以在孤独中张扬主体，展开形象思维和理性思考。社会人路遥则更强烈

的渴求参与，渴求投入社会的群体实践活动，享受常人所需求的每种生活乐趣。

一个路遥要求在艺术的模拟中最大限度地完成精神的自我。呼唤孤独和怯惧孤独，是以文学创作作为终身职业的人内心永恒的矛盾。他一次次压抑着自己参与社会实践的心理需求，痛苦地走进漫无止境的创作孤独中；又一次次痛苦地逃离现实活生生的人群，去和他心中那些虚构的男女幽会，在独处中而忘返。

这两种痛苦都具有悲剧永恒的崇高感，虽然在其深处可以看到历史和人格胜利的笑靥。

从另一个视角上看，这两种痛苦是恋土情结、恋美情结和恋史情结冲突的结果，这三者之间最后又是统一的路遥以及他的乡亲父老只有经受文化断乳的痛苦，才能踏上历史的康庄道，进入生活的新境界，这是对黄土地最深沉的爱恋，恋土与恋史由是统一。职业固然使他的价值在历史实践中得不到实现，但通过审美创造，催化了这种历史创造，在精神上参与了这种历史创造，美的实现也就转化为史的实现，恋美与恋史由是统一。

他是痛苦的，又是幸福的。为人生的一大幸福承受痛苦，造就了一个短暂而超重的生命，一个浓缩的生命。

## 路遥创作《人生》前后

◇ 张艳茜

1981年春，北京传来了好消息，路遥在28岁时创作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无疑更增强了路遥创作的自信。去北京参加颁奖会时，恰逢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向他约稿，路遥便一口答应下来。那一刻，路遥想起了一个题材，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他一直想写出来。那是积淀在内心深处很久的那一段感情经历，由于这是自己压抑已久、刻骨铭心的情绪记忆，一旦打开，情感的波涛就会喷涌而出。路遥意识到这个题材对自己极为重要，必须经过理性的过滤和思想的观照，才可能揭示广阔的意蕴和深邃的哲理，如果随随便便写出来，可能会把一个重要题材糟蹋了。

1981年夏天，路遥背上一个军用旅行包，回到陕北，回到黄土地，住在靠近延安的甘泉县招待所，开始了《人生》

的写作。

当时，甘泉县招待所的客房，只有一排坐北朝南的两层窑洞建筑，一层是石窑，石窑上面是灰砖薄壳窑。全招待所只有一层的石窑有一套两个窑洞组成的甲级房子，也就是现在说的套房，是专门用来招待上级领导和贵宾的。

路遥每次来甘泉，县上都安排他住在这套窑洞，食宿全免，还特别要求服务员做好服务，尤其是在路遥晚上创作需要加餐时。

原来的招待所服务员谈到路遥时，回忆说，“路遥写东西可用心了，可苦了，彻夜不睡觉，前后房子里摆得满是书籍和资料，还有写下的稿子，房子搞得可乱了。他很和气，却一再叮咛我们不要动这些东西，不然他就找不上要用的东西了。可是，当县上的领导来看望路遥，见到房间里乱糟糟的，就训我们不尽责。

时间长了，我们感到委屈，路遥知道了就对我们说，你们不动这些东西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不怕，我向领导们解释，这不是你们的错”。

在21个昼夜里，路遥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地步，每天窑洞里伏案工作18个小时，不分白天和夜晚地写作。路遥感觉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以致他的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有时候，思路不畅，他就短暂休息一下，深更半夜在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走。

路遥反常的举止，让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白所长给甘泉县委打去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甘泉县委则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这是路遥自己后来听说的一段趣事。

路遥在甘泉县招待所写作《人生》时，白描正在延安大学工作的妻子那里度假。白描得知路遥也在延安市不远处的甘泉，专程去看望路遥。只见小小屋子里烟雾弥漫，房门后铁簸箕里盛满了烟头，桌子上扔着硬馒头，还有几根麻花，几块酥饼。路遥头发蓬乱，眼角黏红，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路遥的手臂疼得难以抬起。

路遥对白描说，他是憋着劲儿来写这部作品的，说话时牙关紧咬像要和自己，也像要和别人来拼命。

曾经担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张弢，时任陕西甘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化馆馆长，与路遥有着很深厚的友谊。张弢对陕北风俗民情了如指掌，又十分善于讲笑话和故事。张弢在政务间隙，不是拉上路遥到家里改善伙食，吃油糕、洋芋擦擦，就是让路遥放松休息，给路遥讲笑话讲故事。其中，刷牙刷得“满嘴里冒着血糊子”这个故事，路遥实行“拿来主义”，经修改加工，后来出现在《人生》当中。那个痴情的姑娘刘巧珍，为了让心爱的男人喜欢，站在崖畔上刷牙，结果满嘴里冒着血糊子，成为《人生》一个重要情节。路遥虽然讲笑话能笑破人肚皮，但比起张弢来还要逊色几分，路遥总是洗耳恭听。

之前说过，路遥嗜烟如命，而且在一段时期，固定一个牌子。在路遥创作《人生》时，路遥自己带的“凤凰”牌香烟抽完了，急得路遥团团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如今已经退休的杨子民，是当时甘泉县委宣传部通讯员，就帮助路遥在县城到处找这种牌子的香烟，找了多家，就是没有，办法都想到了甘泉县农副公司库房，仍然没有。最后，杨子民鼓足勇气向当时的县委书记乔尚法“求救”，终于找到了当时全县仅有的两条“凤凰”香烟，带给了路遥。路遥激动地连连感谢，说，有了这两条“救命烟”，这稿子一定能成！

13万字的《人生》，路遥用二十多天就完稿了。但是人已经累得仿佛大病

一场，他面颊泛黄、浮肿，两条腿僵硬得行走困难。尽管身体极度疲惫，但是，心里却轻松了许多，毕竟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事。他不顾身体不适，将初稿装进包里，背在身上，先没有南下回家，而是再北上千里，来到陕北的榆林。路遥向来看望他的榆林文联的作家霍如璧提出，他打算去佳县白云山转转。

白云山位于榆林市佳县城南5公里处的黄河之滨，这里山水相映，白云缭绕，松柏参天，庙宇林立，是全国著名的道教名山，白云山因终年白云缭绕，而称白云山，庙也因“山门无锁白云封”而叫白云观。

但凡来榆林旅游的客人，大都要到白云山去看看，都说白云山上白云观的签很灵验。路遥之前曾经去过，但这次他去白云山，却不只是想看看玩玩，而是特意走向正殿抽了一签。他抽到了令他满意的一支好签——上上签，签语是“鹤鸣九霄”。一抽出这一签，道士就说，啊！你这人要出名呀！出大名呀！

在陕北高原行走了半个月。回西安途中，路过铜川，路遥把小说一字一句念给在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采煤四区工作的弟弟王天乐听了一遍。路遥念完小说，流下了热泪。路遥对王天乐说：“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动上帝。”

回到西安，路遥和妻子林达一同来

到作家李小巴家里。路遥向李小巴讲述了农村“分田到户”的情况，之后他说，他用了不到一个月写出了一部13万字的小说，他感觉较以前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好。林达说，她读原稿时都哭了。

隔了几天，路遥把原稿拿给李小巴看。李小巴看后，认为这是路遥在小说创作中跨出的很大一步。小说的最初标题是《你得到了什么？》，李小巴说，这个题目不合适，指要和涵盖都不够，但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题目。

交谈中，路遥说起李小巴的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名字时，笑着说，像个外国人的名字。接着，路遥又说，自己这部中篇里主人公“高加林”的名字，是取了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的后两个字。

1981年秋，路遥将稿子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王维玲。不久，便收到王维玲热情洋溢的回信，对这篇小說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年底，又专门把路遥约到北京修改作品。

“人生”这个题目，就是王维玲和路遥一起商量确定的。之后，王维玲又将《人生》转给《收获》杂志，这样这篇小說就可以在杂志上与出版的单行本同时发表、出版。

《收获》1982年3期发表了路遥创作的酝酿两年、21天写完的中篇小说——《人生》。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人生》。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人生》发表后，立即轰动了整个中国文坛，被视为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因为小说所塑造人物的真实，因为“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因为所反映的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正是中国的现实……《人生》不仅在文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它由文坛走向了知识界、走向了大学校园、走向了工厂农村，更走进了千千万万各行各业读者的心中。

全国各地报刊短时间内，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其中，专论“高加林”的文章就有三十多篇，文学界形成了路遥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一时间，关于“高加林”，关于“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对“高加林”的是非评判，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激烈交锋，理解的声音、肯定的声音，和完全对立的谴责的声音、批判的声音，沸沸扬扬，热闹非凡，成为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奇特景观。

著名作家陈忠实在后来谈到自己创作的心理历程时坦言，当时，就在他整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准备出版的时候，路遥的《人生》发表了：“我读了《人生》

之后，就一下子从自信中又跌入自卑，因为路遥的《人生》在我感觉来（路遥比我年轻七八岁），一下子就把他和我的距离拉得很远。因为路遥离我太近了，路遥的《人生》对我的冲击远远超过了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我的冲击，因为这个人就在你的面前呀！就那个胖乎乎的，整天和你一起说闲话，还说他跟哪个女的好过……就这么生动的一个人，一部《人生》一下子就把你拉得很远。……《人生》一发表，我就感觉到了什么是表层的艺术，什么是深层的艺术，在这一点上我感觉路遥《人生》上的突破，不是路遥个人的突破，而是文学回归文学的本身，摆脱强加给文学要承载而承载不了的东西。所以，这种突破，路遥显然就获得了一种很大的自信。”（陈忠实《有关写作的三个话题》）

《人生》的巨大成功，令作者路遥始料未及。路遥后来与评论家王愚在《谈获奖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里坦言：原来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他确实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反响。因为他写农村题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想起要写它，这部作品的雏形在他内心酝酿的时间比较长，从1979年就想到写这个题材。但总觉得准备不充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通，几次动笔都搁了下来。然而不写出来，总觉得那些人物冲击着他。1981年，下了狠心把它写出来。他说只

想到把这段生活尽可能地表现出来。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你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取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路遥顾不上享受《人生》成功之后的鲜花和掌声，他希望耳边的喧嚣尽快结束，他渴望重新回到安静的创作状态中，他说要像一个土地上的劳动者一样不能误了农时去耕作。他告诫自己，人是有惰性属性的动物，一旦过多地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削弱重新投入风暴的勇气和力量。“不能让人们仅仅记得你是《人生》的作者。”路遥迅速将自己从《人生》轰动带来的欢呼和风光中剥离出来。

从1982年到1985年间，路遥“平静而紧张地”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准备工作。他将自己从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中抽身出来，远离喧嚣的采访，逃避热心读者的追踪，文学活动不再见到他的身影。终于，路遥以“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在1986年完成了20岁时为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要在40岁之前完成一部规模很大的书。1986年第6期《花城》发表了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同时，《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单行本也在1986年12月出版发行。

## 梦想，在阅读中启航

### ——“逐梦新教育”读书心得征文作品选登（一）

编者按：为了响应“读书，让榆林更美丽”的号召，按照榆林市教育局、县教体局要求，清涧县教学研究室、清涧县路遥文学社，在4.23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组织了“逐梦新教育——让阅读成为你的一种生活学习方式”主题读书活动，开展了读书心得征文评比活动，现将部分优秀作品整理刊发。

## 让阅读浸润生命，谱写更美的执教篇章

### ——读《给教师的建议》有感

◇ 吴艳霞

吾生有涯，而知无涯。十几年的讲台生活在书写着一个个美丽的精神画卷，让阅读之花在讲台上绽放更好的自己，让今天的读书体验成为明天精彩的课堂实践，让教师这个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工作因你的读书而精彩纷呈。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让读书成为教师芬芳的味道。

在静待春暖花开的2020年，新教育的倡导者杨海龙校长已经将新教育的种子埋在我校的这块教育沃土上，展开了探索性的实践。他说教师的生活没有读书是苍白的，杨校长首先给我校教师买了人手一册的教育名著——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拜读此书，聆听教育大师的教诲，良多感慨，思索万千，更是

体会到了读书的重要性，以及专业书籍对专业成长的重要意义。作者在文中指出：“读书，读书，再读书，教师的教育素养正是取决于此。要把读书当作第一精神需要，当作饥饿者的食物。”诚然，书籍是学校中的学校，对一个教师而言，读书就是一种最好的备课。每天不间断地读书与其终身相伴，就是一种真正的备课。作为一名教师，我们更需要多读书，读好书，用教育大师的著作来充实自己，常与大师对话，多与名师交流，从各方面，多角度来感受大师的风采，让自己在他们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中更透彻地领悟教育真谛，从而反思自己的教学，这样才能让自己更有灵性，更有见解，才能走出自己的教育特色之路。《给教师的建议》就是书中的瑰宝，是教师教育路上困顿的灵丹妙药。借此书阐发一点教师读书之我见。

### 一、读书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金钥匙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作为新时代的教师，此书让我们在前行的教育之路上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充实了我们的头脑，提升了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摆脱“坐吃山空”、“囊中羞涩”的尴尬境地。可见，这是读书与教师成长之间的一种天然的联系，是教师专业

成长的绿色之路。张贵勇也曾说过：“其实，名师的成长没有捷径，无非是苏霍姆林斯基一直提倡并践行的阅读、反思、实践”。

#### 1. 读书能提升我们的职业智慧。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教师更需要一种专业的智慧，没有这种专业智慧，教育必然是肤浅的。教师的专业智慧，体现在智慧的教学实践与对教育教学的智慧理解上。新时代的教育对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教师作为主导，学生作为主体的课堂，是要师生互动，要联系实际生发，扩展的高效课堂。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贮备，更要有很好的悟性。托尔斯泰说：“书是智慧的钥匙。”要想生成教师的专业智慧，就需要教师手捧书卷，沉浸其中，与各种思想进行智慧的对话。

宋代学者黄庭坚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大丈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言语无味”。更何况是我们现在的信息时代，学习要永远在路上。只有大量地、广泛地、坚持不懈地阅读，才能改变教师人生匮乏、贫弱、苍白的状态，才不至于出现走上课堂“无物可教”“捉襟见肘”的境况。古代教育家早就说过：“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

不必不如师”。“弟子贤予师”本不可怕，可怕的是作为教师觉察到了贫乏，仍不思进取，原地踏步，守着自己原有的一小块贫瘠的土地。只有博览群书，才使学科知识系统的整合和灵活的调度，丰富广博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知识才能信手拈来。这样，教师在课堂上才会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引经据典，妙语连珠，收放自如，课堂才能高潮迭起，精彩纷呈，这样才能给学生以知识的充实和心灵的震撼，学生就会在享受中快乐学习，教师就会在享受中轻松施教。

### 2. 读书要与思考结合。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阅读是一种输入，要让阅读的知识产生输出的动能，那就必须对它进行加工。对于教师来说，阅读即研究，阅读要结合实际加入思考，使这种专业阅读成为一种研究的状态。通过阅读，使教师的教学语言、教育理解能力、反思能力都得到提升，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得到强化。反思也是实现读书价值的过程，教师阅读的价值主要在于对教学的贡献，而阅读对于教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教材的补充甚至是改造。广博的知识与灵活的组织运用，能使一位教师成为课程的参与者，这样就不只是我们常说的“一

桶水”，而是成为知识的溪流，源源不断地重组和更新教材中有限的知识内容。

3. 合理的管理时间，是读书成长的保障。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让读书与生命同行，绽放岁月的精彩。读书要挤时间。时间如海绵里的水，是挤出来的，工作再忙，只要愿意去挤，时间总会有的。朱永新曾说，晚上少看一点电视，翻几页书应该可以做到；节假日休息时，推掉一两个应酬，就有了整块时间；时间抓起来就是黄金，抓不起来就是流水。拾起我们生活中的碎片时间，在晨光问候大地时，在偶尔小憩的旅途上，在饭后的餐桌前，在忧伤寂寞的日子里，在渴望快乐温暖的时刻，在睡前的被窝里——与书为伴。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成为我们生活的调味。

## 二、读书是修身养性的绿色之路

### 1. 阅读可以陶冶自我的情操。

三毛曾经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 and 文字里。”可见，一个热爱读书的人必然会涵养出一种超越常人的独

特的文化气质和儒雅风度。

读书，犹如品一杯清香的茶、一盏醇厚的酒，沁人心脾，醉人肺腑，滋养我们的人生底气。教师是社会上最大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虽然待遇不高，地位一般，但是社会看教师的眼光却很高。人们往往把教师看作是有学识、有文化、有修养的人，无论说话做事，都得高标准，严要求，不能跟社会上的人一样。一个有读书习惯的教师，经过书籍日积月累的浸润，气质就会逐渐变得高贵而雅致，性情逐渐变得细腻而平静，内心逐渐变得博爱而无私，可见，读书可以使教师的灵魂变得高尚而伟大起来，这样的教师，自然就会赢得别人的尊重。

阅读之美，美在感悟；阅读之美，美在心灵相通。有人把读书比做精神的呼吸，它可以使人领略到现实生活中无法企及的事物，它可以使我们超然物外，在笔墨的书香里自由地生活，是一种精神无所不至的广阔生活。当你对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一句话产生深深共鸣的时候，你会发现作者表达的某个思想我也有，但是他表达的非常好，引发我进一步思考，这是一种自我发现，是你本来已经有的东西被唤醒了，是最愉快，是最大的收获。这种感觉是做其它任何事情都难以比拟的。

你会觉得读书竟有如此的魅力，竟是如此地陶冶人的性情，净化人的心灵。

## 2. 读书是心灵影响心灵的教育。

教师这个专业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心灵的事业。陶行知先生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惟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达到心的深处。”教师有着双重的身份，既是老师又是父母，因此，教师阅读的专业价值是非常重要的，是教师在教育的大厦登高望远的基础，是教育举手投足中的影响，更是教师忙忙碌碌的教育生活得以幸福感受的深层次的原因所在。同样，在家庭里营造读书氛围，让孩子在耳濡目染间爱上读书，让读书伴有家的味道，没有阅读的任务，没有时间的限制，静静的以书为友，放飞心灵，收获阅读的快乐。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无限相信书籍的力量，是我的教育信仰。”读书，就是生活，像呼吸一样不能没有的生活；读书，就是一种最自然的生命状态，是一种须臾不可缺的存在方式，也是一种高贵至美的人生境界。“一个人可以跑得更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清风朗月，水滴石穿，让我们手捧书卷，一天天，一页页，邂逅更美的自己。

## 用一生的时间，去寻找那个惊艳时光的“我”

——读李镇西《自己培养自己》序言有感

◇ 常利菊

《自己培养自己》是李镇西老师2017年9月出版的一本书。我是在2019年5月份读到这本书的，前后大概花了一星期左右才读完。

那时候，读书就是为了单纯追求数量，读过的书有的偶尔会写点心得体会，但大部分读过了就过了。当我再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只是见到里面勾画有不少，至于讲的什么内容，几乎全然忘记。今年，有幸加入新网师，那么多的网络课程中，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李镇西老师的《教育写作》，其中，要求的必读书中，就有《自己培养自己》这本书。为了在新网师中学有所获，我开始重新阅读李老师的这本书。

这本书再次读来，既像一位老朋友，又好似一位新朋友。不同的是这次读书感触颇多，因为上次读书，在文字上没有留下任何印痕，所以我也不记得当时是什么感触，隐约记得很是感动。否则也不会勾画留下那么多，那些划线的句子，一定在当初触动了我。这次不同，初步打算，把那些再次触动我的东西以文字

的形式记录下来。

李老师在《自己培养自己》这本书的序言中说，每一个教师的成长，都是自己培养自己的结果。对此，我深有体会，近三年来，自己也在寻求成长，在各方面虽然有了不同程度的成长，但距离新网师的优秀学员简直相差太远。读书、写作、自费听课、线上学习等，虽然很忙碌，却有点理不清头绪的样子。表现就是两三年之后，依然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東西。

相比新网师对学员的规划，我才觉得自己走过的路，像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遇到什么就跟着学什么，结果导致自己学的有宽度，却没有深度。初加入新网师，有人抱怨麻烦，也有人恐惧后面的学习任务，而我则在内心暗自庆幸，终于有人引领自己成长了，也不用自己去摸索成长的路子。在新网师学习，我看到了许多优秀的学员，看到了他们身上镶嵌着一种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精神；看到了他们主动积极向上生长的旺盛的生命力。正如李老师说，成长与否全

在自身。我无法预料，在新网师的引领下，自己会变成什么模样，但可以肯定地说，新网师给我们每一个渴望成长的人提供了足够的阳光、空气和水，只要你足够努力，相信再幼小的种子也能发芽。

《自己培养自己》序言的题目概括了李老师用一生的时间去寻找那个让我们自己惊讶的“我”。李老师这么说，也是这么践行自己的。42岁考上博士，成为成都市教育发展研究室主任后，又要求回到学校，上语文课，当班主任。非常令人佩服，在日常教学中，许多老师既不想当主课老师尤其语文老师，更不想当班主任，所以想方设法离开教学一线。可李老师却是教育中的逆行者，离开教学一线以后却主动要求再次回到讲台，着实令人佩服。李老师说：“重返学校后，我以更加自觉的民主情怀和人文眼光带班上课，我的教育、我的课堂完全刷新了我的过去。”的确，在教育岗位上，李老师又出版了《与青春同行》《心灵写诗》《听李镇西老师讲课》《做最好的老师》等新一批教育畅销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以说，李老师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是的，人不能每天重复自己，否则生命就失去了意义。

李老师48岁又出任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而这所学校是地处城郊的涉农学校，88%的学生来自当地失地农民家庭和进城务工人员家庭，搞教育难上加难。但李老师却勇敢接受挑战，他用9年的时间让当地教育发生了不少变化，

一大批教师成长起来并享受着教师职业的幸福。李老师虽然没有具体说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教师的职业幸福足以说明教育的成功。一所学校，倘若教师感觉不到职业幸福，那么，这所学校也不会好到哪里，我一向这么认为。

李老师的一句话让我铭记心中：“评价不公”也好，“环境恶劣”也罢，甚至各种“恶语中伤”“流言蜚语”，比起我执着的信念，都微不足道。一个人的成长哪里有什么顺风顺水，任何时候，只要内心有坚定的信念，就能给自己创造希望。是的，我可以暂且理解为所有的磨难都是来成就你的，所有的艰难都是来为我们做进步的阶梯。不管面前有多大困难，只要心中有信念，内心够笃定，我想，我们终能成为新网师花园里的一朵娇艳的花儿，经过努力一定会灿烂地绽放在教育的天空下。

“自己培养自己”，与他人无关，与我们的每一个当下的努力有关。李镇西老师在序言最后说，所谓“自己培养自己”，就是用一生的时间去寻找那个让自己惊讶的“我”，而这个“寻找”的过程是没有止境的。

加入新网师就是自己培养自己，可以说新网师为我们提供了空气、阳光和水，那么接下来的每一个日子，我们都需要为自己浇水、翻土、施肥。成长没有止境，期待自己在新网师的引领下惊讶自己，惊艳时光。

## 家校共育 携手同行

——读《给教师的建议》有感

◇ 黄焕艳

每次重读经典，我的内心就会有一种故友重逢的激动和重启梦想的冲动，更有一种人生若如初见的痴迷和欣喜。最近阅读了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一书便是如此。

今年开学初，在校领导的带动下，学校老师人手一册《给教师的建议》。重拾旧梦，却收获了从未察觉到的不少东西。今天，我想谈谈我对书中的第99条建议“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要保持一致”的粗浅感受。

书中讲：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 and 家庭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那么，学校的教学和教育过程就会像纸做的房子一样，一戳就会倒塌下来。我十分赞同苏大师的观点。以我所教过的学生来看，凡是学生父母和老师的沟通比较顺畅的家庭，孩子的学习一般比较好。而相反，家校沟通不畅的家庭，通

常孩子的学习效果很难达到理想的境地。在认真拜读《给教师的建议》第99条之后，我更加确信：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应该保持一致，但家庭教育必须放在首位！

记得在李镇西老师的《做最好的家长》一书中写到：学校教育非常重要，但无论多么重要，它都只是家庭教育的重要补充。新教育发起人朱永新教授也讲过：社会发展当今的信息时代，家校共育就是学校与家庭不得不正视的、无论自身是否愿意都将被迫进行的必然选择。只有做好了家校共育工作，才能正常促进信息时代教育的发展。

是啊！每个孩子一生下来首先接触的就是父母和家庭，每个人的行为习惯、个性特点、认知风格等，都是在家庭中初步形成的。可以说，家庭好了，教育才会好；父母好了，孩子才会好。家庭教育跟得上，学校教育就会轻松而高效；

反之，本末倒置或事倍功半。

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第99条建议中还提到——家长学校。书中写：父母和亲属是儿童的最早的教育者，这是在学龄前的几年间，也就是在儿童接受教师的影响开始以前很久，就在她的身上种下了人的一些基本特征的根本子。我们办的家长学校，它的任务是不断地提高父母们的教育修养水平。我们的好多好多的家长，真正需要在家长学校先做好自我成长。曾有家长跟我说：“老师的话对孩子可管用用了！天生学生就是要在学校里学。”还有：“老师，我花了很大的代价把孩子送到你们学校，烦劳你费心一些，该说就说，该打就打，孩子不打不成才！”如此看来，家庭教育不随教育理念跟进，终究是教育路上的羁绊。唯有家校正确的思维导向，才可能将孩子引上正确的教育之路。

家庭教育说来话长。

就拿自己为例吧。我曾在刚参加工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迷茫和低落过，也曾因自己管理不好甚至不会管理学生而自愧，没能将教书和育人高度契合地运用在每个学生身上而自责和痛苦。

后来，我又阅读了雷夫的《56号教室的奇迹》、李虹霞的《创造一间幸福的教室》和魏书生的《班主任工作漫谈》，还有崔利斯的教育经典《朗读手册》等等。不可否认，我的诚心使我的确学到了很多很多。即使是七零八落的招式，甚至

纯粹是拿来主义……但我感受到了自己班级的变化和孩子们的成长！

我尝到了自我充电、自我成长的甜头。故利用假期阅读朱永新教授的《回到教育的原点》《卡尔·威特的教育》，我突然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原来我的关键问题都在教育的源头。

我明白了，教育这条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最关键的事情是踏着正确的步伐，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出发，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独到的工作方法。所以，静心沉思后，我决定再阅读一些利于自己专业成长的书籍。如：《发现童年的秘密》《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和《发现母亲》等。我尝试着在遇到与孩子之间的矛盾及困难时，给一些家长写信，或者把自己体验过的、见证过的一些实例，还有优秀书本上读来的成功案例，分享给家长们，期待通过改变自己，带动家长去影响他们的孩子；我还把自己读过的一些优秀教育书籍推荐给家长，把课外好书推荐给学生，有意识地去引导。用真心换取真心的方式沟通、配合、学习，促进共同成长，共同进步！这点上，我可以骄傲地说：虽然我开始走了不少弯路，但我最终做到了！是阅读让我有了改变，也是阅读让我和家长保持了一致。至此，我想说：好的教育就是唤醒孩子内心的种子，世界上的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但每个优秀孩子背后的家庭，他们的成长环境，

定是一个充满爱与鼓励、尊重和书香的这样一个氛围。

当我再次读到“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保持一致”这句话时，我不再茫然，不再张口难言。

新教育理念讲：无论孩子在哪里，父母的教育是永远不可离开的。这个理念跟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完全一致：人不是为教育而教育，也不是为发展而发展，人受教育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更好地发展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因此教育的一切所作所为，都需统摄于幸福这一终极价值之下，这是教育价值的核心，是教育所需秉持的信仰。白天，孩子们在一个叫学校的地方，在教室这样一个小小的社会里成长；晚上，他们在各自的家庭里生活。家长引导培养儿童养成各种好习惯——特别是养成天天阅读的习惯。

显然，如果没有家庭教育中的阅读，我们学校是很难教会儿童阅读的。

中国有句古语说，“养不教父之过。”但事实上，在日常交流中，我发现很多父母会对老师说：老师，我家孩子以后就交给你了；孩子不喜欢阅读，希望老师能够给他一点培养。这些话已耳熟能详，细想，还是有些“父之过”的味道。我们班有一个孩子刚上一年级，他妈妈就对我说：孩子每天下午的家庭作业就靠武力才能写完，否则根本坐不住！简直就是鸡飞狗跳，鸣嗷喊叫！

我曾经找这个孩子交谈，问孩子：你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孩子说，他的爸爸眼里只有钱，每天去赚钱！那你的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孩子说，妈妈最爱手机！再就是爱训人！尽管孩子稚嫩的言语说得有点粗枝大叶，却让人听得有些哭笑不得。

生命不息，成长不止。我们的家庭教育绝不是简单的教育孩子，它更多的是我们父母的自我教育。健康成长，不仅仅是孩子们的成长，更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的成长。

虽然说家庭重要，但不是说因为家庭教育重要就贬低了学校，教育不应该因为强调家长的重要性，而忽视了老师的劳动，这二者是不可互相替代也无法比较的。我们只有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在一起，才可共同构成人们所接受的全部教育。

在新教育理念下，请相信种子，相信土壤，相信岁月，相信自己，让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保持一致！假如说，教育对于种子是阳光，对于树林是水分，那么它对于稻田就是肥料，对于我们的孩子，就是走向殿堂的梯子！

好歌悦耳，好书悦心，好人悦神，好的家庭更是和谐社会的基础。让我们为了教育好孩子，家校共育，携手共进！

栏目责编 惠胜利

## 谜语之树

◇ 朱合作

在我们蓝石头河床上的清涧河流域，有这么两卜奇异的“树”：

“一卜树，  
不高高，  
浑身吊些木刀刀。”

这第一卜“树”的特点，是个头不很高，主要是浑身“吊”满了“木刀刀”。而另外一卜树，就高可齐天了：

“一卜树，  
万丈高，  
一风过来刮断腰。”

可是，第二“树”虽然长得高，但树身却不牢靠，大风过来摇一摇，树就不成其树了，“一风过来刮断腰”。

这究竟是两卜啥树呢？

这“树”其实不是“树”，说“树”只是打比方。它其实是两只有趣的谜语：前面一只“黄豆”，就是我们磨豆腐用的那种“豆”。后一只就是“炊烟”了。

是人们在家中做饭时，从烟囱中飘升向天空的那一股高高的“青烟”。

黄豆大家都熟悉，春天种在地里头，等到秋天成熟了，浑身上下就结（吊）满了像小刀一样的干豆角。那豆角中满含着一排排豆粒，干硬的豆角能把人的手划破。如此，不就像“一卜”长得“不（太）高高”的“树”了？

至于那“卜”高可“万丈”的“大树”，就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了。有两句著名的古诗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在秋夏两季风尘（尘）不动的岁月里，从黄土窑洞中飘绕出来的炊烟，正如大漠之中的“孤烟”，一直可以飘升到蓝天白云的最高处，何止百丈和千丈！

当然，大千世界，天复地载，哪里会只有这么孤零零的两卜树儿呢？自然还会有更多的树，围绕在人们的生活中。这第三卜树，也同样很奇妙：

“一卜树，  
五股股，  
当停卧个白虎虎。”

沿着前面的思路，我们也不难想到，这“树”也不是什么植物界的“树”，而一定是一只异常美丽的文化树，是谜语。就是的，不过，它的谜底就稍微要复杂一点了。它说的是一组相互协调的动作：是我们人类在吃饭时，一套经常用到的动作。即人们的五个手指头，中间端着一只盛饭的大瓷碗。这么着，那胳膊和从胳膊上延伸出来的五个手指头，就变成“一卜树”，和树的“五股股”枝桠了。而手指头中间的那只碗，就是当停（当中）“卧”着的那只“白虎虎”。

当然，谜语是打着比方说事儿，它依靠的思维路线是类比和联想，而自然如此呢，那可以用来类比与联想的象征物，就不仅仅只限于用“树”了，也完全可以用“窑洞”来比喻呀。如此，在我们的清涧河流域的谜语中，就有了这样一眼“窑”：

“半崖（Nai）上有个窑窑，  
窑窑里有一片油糕。”

这个谜语的谜底其实就是“嘴巴”和“舌头”。

人的嘴巴像不像半崖上悬着的一眼“窑”？那“舌头”又像不像一片软软的“油糕”？舌头长在嘴巴中，自然就是：

“半崖（Nai）上有个窑窑，  
窑窑里有一片油糕了”。

这里边一连用了两个形象的比喻，把嘴巴比作了“窑”，把“舌头”比作了“油糕”。其实，“嘴巴”和“舌头”既不是“窑”，同时也不是“油糕”。把它们说成是“油糕”和“窑”，只因为舌头像油糕那么软，嘴巴像窑洞那么是一个圆形的空间，是谜语设谜的需要，统统都是打比方。

还有着这么一眼“窑”：

“一颗枣，  
装一窑。”

这一回还真的就是“窑”——就是我们所住的“窑洞”。不过，这一次谜语的重点不在“窑”，而是窑中的那颗“枣”。

这倒是一颗啥样的“枣”？竟然能装满“一眼窑”！其实它又不是“枣”，而是像“枣”那么一盏“又红又亮”的麻油“灯”。能有那么大的枣儿吗？只有像枣儿一样发亮的“灯”，才能把一眼“窑”装满。谜语都是从老辈子那里流传下来的智慧果，只有像“枣儿”一样的“麻油灯”，才可以用它浑身散发的光芒，确实确实把“窑”装满。“窑”多大，它（灯光）多大。以上是一眼虚拟的“窑”，是为了衬托那颗“枣”，人们才虚拟了“窑”和“枣”。当然也有写实的“窑”：

“脑小，  
肚大，  
尾巴朝天扎。”

这“窑”是一眼“真实的窑”，也就是供我们吃饭睡觉的“窑（洞）”，它



仍然是在打比方，只不过是用了—种动物来作比方，它把“窑洞”中烧火做饭的“灶火”，比作了动物身上的“脑袋”；把窑洞中供人们睡觉的炕，比作了动物的（大）肚皮，而又把窑洞中朝天而起的烟囱，比作了动物们喜欢朝天“扎（翘）”起的“尾巴”。而如此这么—比喻，山坡上的窑洞就完全变成了一种活灵活现的动物了，你不喜欢都不行。

在联想与类比的前提下，既然有“窑洞”的谜，那“房子”是不是也可以入谜呢？就有个“房子”的谜语呢：

“三片瓦，  
盖房房，  
里头住个白娘娘。”

这就是一间“房子”了。

可是，这房间里住着的“白娘娘”，又是哪家的“娘娘”呢？她住在一间仅

仅用“三片瓦”盖起的房子里，可真是个个头够小的妙人了！这仍然是在打比方，说的其实是“荞麦”。荞麦的形状不是呈—种三棱状态么？“三片瓦”，指的就是它三棱状态的种皮。“三片瓦”里边藏着的荞麦仁，就是那个“白娘娘”。

联想是无穷无尽的，类比也永远是无限的。既然有平房的谜语，那楼房的谜语也照样可以有：

“空中—座楼，  
楼里住个花媳妇。”

这楼房挺神奇，就悬挂在半空中。

半空中悬着的是什么楼？它就是喜鹊们在大树上筑起的那种球形的喜鹊窝。喜鹊窝筑在树杈上，自然就变成了空中的楼。而楼里的那个“花媳妇”，显然是一只女喜鹊。

“葛针门，

葛针寨，

里头盛个花秀才。”

它说的还是这座“楼”，主人也仍然是喜鹊。只不过刚才是一只“女喜鹊”，现在是一只“男喜鹊”。而这一个球形的喜鹊窝，刚才说它是“楼”，现在又说成了“寨”，其实还长在树杈上，只不过是比喻喻体变换了。而对于这种变幻无穷的打比方，说起来可真是很有趣。再来一间泥巴房，而这一回的主人可不是喜鹊了：

“南面上来个巧匠匠，  
不带铧锯斧杖杖，  
盖得房子稳当当。”

这房里住的是燕子，这房子就是燕子窝。燕子窝都筑在窑洞人家的窑檐下，就像紧贴在弧形窗户之上的一只泥巴形状碗，确实确实“稳当当”！

“土门，  
土窗，  
里头盛个老张。”

也不知是“房”还是“窑”，也不知“老张”是哪个？这一回说的是老鼠洞，老张是一只大老鼠，也算是老鼠的窑洞吧？老鼠洞都打在深土中，自然是“土门”和“土窗”；里里外外都是“土”，也确实确实够“土”的。只不过，这一回老鼠姓了张，老鼠摇身成“老张”了。比方随便打：

“圆又圆，  
扁又扁，

两只耳朵一只眼。”

这谜语说的是石磨。它设谜的方式是这样的：“圆又圆”，“扁又扁”，是写实，是状物。石磨的两只大磨扇，是又圆又扁的圆形石。而“两只耳朵一只眼”，就只能是一种比喻了，它比的是磨扇上面的“磨眼”儿，与石磨两边的两只“磨把子”。

再说一只磨：

“上石崖，  
下石崖，  
白胡子老汉迸出来。”

这一个谜语虽然仍然在说石磨，但重心已经转移在下面的“白胡子老汉”身上了——它其实是在说“磨豆腐”。磨豆腐虽然离不开磨，可已和纯粹的说磨有所区别了，若要是没有那个“白胡子老汉”儿，在石崖的中间“迸出来”？还能够磨出来豆腐么？

“一个布盒盒，  
装五个兔娃娃。”

这是在说“鞋子”了。鞋子是个“布盒盒”，那“五个”所谓的“兔娃娃”，自然就是脚掌上伸出的脚指头。脚指头变成了“兔娃娃”，这真变化可真是很可爱！

“是你不是你，  
跟你在一起。”

是影子。你的影子是你吗？“是你不是你”，谁又能说得清？反正“跟你在一起”，形影是永不分离的，不是你也是你。

“金豆豆，  
银豆豆，  
反过正过没口口。”

是鸡蛋。鸡蛋多么宝贵啊，所以才变成了金银一般的“（圆）豆豆”。仍然是在打比方。可实际上前面是铺垫，目的是要说出下面这一句：“反过正过没口口”。“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它自古就没有“口口”！如此的绝妙与经典，除了从老辈子那儿来，谁能够凭空比得出？

“家里养了一群鹅，  
吱吱嘎嘎跳下河。”

“南面上来一群雁，  
叽叽呱呱进了店。”

谜语虽然是两个，指的却是一件事：煮饺子。不管是“鹅”还是“雁”，都是捏好的“原饺子”。也不管是“河”，还是“店”，完全是为“煮”饺子预备的“开水锅”。不过呢，这些个“天鹅”和“大雁”，好像并不怕在“开水锅”中去“煮”。不是“叽叽嘎嘎跳下河”，就是“叽叽呱呱进了店”。真正的“赴汤”如“赴水”（下河去洗澡）！

吃过了“鹅”“雁”一般的饺子，再来尝一尝粽子吧。粽子的谜语很华丽：

“三角四棱房，  
珍珠抱红娘。  
想吃红娘肉，

解带脱衣裳。”

这“珍珠”和“红娘”是谁呀？就是“米粒”与“大红枣”。“红枣”与“小米”知道吧？清涧河流域是天下红枣与糜谷的原产地。用清涧河流域的谷米与红枣包成的粽子，哪怕从五月“端午”存放“端午十五”，也绝不会变质与变味。深深的一口咬下去，甜丝丝，凉丝丝，香味缠绕在唇齿间，三天三夜也赶不走！

再来碗米酒：

“瓷州城里起了云，  
罗州城里雨儿淋。  
铁州城里发大水，  
推了主人的肚肚城。”

一连筑就了四座“城”。其实，这城都是些啥城呢？“瓷州”是只大瓷缸，是做米酒的时候，用来让米粒发酵的大瓷缸。因为让黄米发酵是第一步，被说成是“起了云。”有了云彩就应该下雨呀，“罗州城”就是过滤“原酒”的“罗子”。发酵好了的原酒都是米粒煮成的稠粥状，必须拿罗子来过滤，把米汁滤在大锅中——这应该是有点下雨的意思。将米汁在铁锅中烧开来，那大铁锅就自然是“铁州城”。把做好的米酒喝进肚皮里，自然是进了“肚肚城”。不过，为何要“推了主人的肚肚城”？因为，米酒香，最好喝；喝的多，难免就会“推了”“肚肚城。”这里边又藏了个比喻：是拿发大水作比喻，夏天下雨发大水，物件让洪

水卷走叫“推”。所谓“推”了“肚肚城”，是说你喝得太多了。喝得那么多，不“推”你能成吗？

联想是无穷无尽的，比喻也自然是无限的。如此，我们清涧河流域的谜语，也就数也数不清，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再说一个吧，这一个最有趣，是一只自相缠绕的“悖”谜语：

“埋  
埋，  
可炕歪，  
歪。”

其实，在我们清涧河流域的词典中，是不常用“谜语”这个词语的。我们把谜语都叫做“埋”——“Mai”。“埋”就是“谜语。”“谜语”就是“埋”。说“埋”就是指这句话里有一些“埋伏”，也就是有“伏笔”，理解起来也许要费一点思量。

“埋，埋，可炕歪，歪。”

其实就是拿着谜语说谜语，最终指的是“笤帚”，是笤帚斜着扫炕的这个过程与动作。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谜，  
谜，  
谜就是满炕扫，  
也正是扫炕的你。”

“歪”是干什么？就是“笤帚”斜着打扫炕上灰尘的动作呀！斜着不就是“歪”了吗？而实际上，“歪”也不仅仅是斜着，还有层向前挪动的意思在中间。

扫炕不是要挪动“笤帚”么？那就叫向前“歪”。因此，在清涧河流域的词典中，自然就有了这么个：“歪”——“wai”！

可这么着来翻译，就索然寡味了，还有点谜语的味道吗？谜语都是从老辈子那里传承下来的智慧果，是清涧河两岸居民的集体无意识——同时是集体有意识。由于浑然如天成，它也就早已犹如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体，是一种不可解构的整体了。一解析，就变味，就精灵之气全失了，哪里还像个谜语呢！只能照着原样说：

“埋，  
埋，  
可炕歪，  
歪。”

谜语说到此处了，我们也打个比方吧，打个比方来结尾：其实，在清涧河流域的土地上，谜语就像一卜树，有树干，有枝桠，枝桠上面结着许许多多的谜语的智慧果：有大雁，有天鹅，还有兔子和灯笼；有鸡蛋，有红枣，甚至还大磨盘……千奇百怪啥都有，就像那卜“黄豆树”，“浑身吊些木刀刀”。

不过，这一卜果实累累的谜语树，却不是什么“不高高”而又“吊”着“木质”“刀刀”的植物树！而是一卜大小高低随人意，又充满着奇妙变幻的智慧树，而树上“吊（结）”着的，则全是人类社会的智慧果。

## 白狗耕地

◇ 王国强 搜集整理

从前，有弟兄两个，老大奸，老二忠，大大、妈妈早早就歿了，两兄弟一搭里过日子。

后来，老大成家了，有了婆姨。老大家婆姨刚结婚那阵，还可以，给老二做的吃，做的穿。时间一长，就嫌弃上老二了，嫌他吃得多，嫌他做得少，嫌他费鞋费袜。今告他：“看你兀兄弟，成天就解（hài）下个吃，一点活儿也不干。”明诉委屈：“看你兀兄弟么，就解（hài）下个吃，甚活儿也不干，侍候够他了，赶紧把兀分出去另过。”老二心实嘴笨，一句不言传，天天一大早就爬起来到山里受苦去了，天黑了才回来。陪他的只有自己喂的一条白狗。

老大开头还护着兄弟，时间一长，老大对老二也有意见了，同意分家。

分家的时候，老大两口子什么也不想给老二分。老大问：“你要什么哩？”

老二说：“我什么也不要，就把那条白狗给我。”

老大两口子心里高兴。除了那条白狗就什么也没给老二。

老二只分到一条狗，吃没吃，穿没穿，常一个人跑到大大妈妈的坟上哭。春上，老二要上山耕地，没牛没驴，没办法，只好套了白狗耩！

那天，老二正在和白狗耕地，过来一个做生意的买卖人，背了一袋子银钱。看见老二用白狗耕地，哈哈大笑，说：“我见过牛耕地、驴耕地，还没见过狗耕地！”老二说：“你莫小看我这狗。我这狗，打一鞭，走一千；攘一锥，飞上天。”买卖人不信，说：“哈，你这狗真能‘打一鞭走一千，攘一锥飞上天’的话，我这袋子银钱全归你。”

老二拿鞭子轻轻地打了白狗一下，果然，白狗走了一千步；又轻轻地攘了

它一锥，白狗就飞上在了半空中。买卖人将一袋子银钱给老二了。

老二背着银钱回到家里，大嫂看见了，跑到窑里给老大说：“你出去看看你兀兄弟，不晓得是把谁抢了还是杀了，把人家的银钱全背回来了。”老大赶紧问老二：“你把谁抢了还是杀了，背回来这一袋子钱？”老二说：“我敢杀人家谁哩，是我的白狗挣的。”就把遇见买卖人的事告诉了老大。老大又将这事告诉了婆姨，老大婆姨说：“有这好事？明天你借老二的白狗也去耕地。”

第二天，老大借了白狗到山上去耕地，有一个要出去做棒槌生意的人拉了一车棒槌过来了，见老大用狗耕地，哈哈大笑说：“我见过牛耕地、驴耕地，还没见过狗耕地！”老大脖子一扭说：“你霎小看我这狗。我这狗，打一鞭，走一千；攘一锥，飞上天。”生意人说：“哈，你这狗真能‘打一鞭走一千，攘一锥飞上天’的话，我这一车棒槌全归你；不是你说的那样，我就用棒槌打死你。”

老大举起鞭子打了白狗一鞭，白狗叫了两声，卧下了；又狠狠地攘了白狗一锥，白狗死下了！生意人从车上抽出一根棒槌，把老大打了个半死。

老大扔下白狗一跛一跛地往回走，老婆正站在硷畔上等着拿银钱哩，见被打成这样，忙问是怎回事。老大说了遇

见卖棒槌生意人的事。老二问：“那我的白狗哩？”老大说：“撂在山里了。”

老二来到山里，找到了白狗，哭了一鼻子，找了个地方把它埋了，并撮了一个坟圪堆。以后，老二常到坟前给白狗上坟。不久，白狗坟前长出了一棵酸枣树，很快，树就长的和胳膊一样粗了，老二哭的爬不起来的时，就在酸枣树上扶一把，树上就会卜凌卜啦掉下银钱来，老二用碗接，掉下来一碗；用盘子接，掉下来一盘子。老大家婆姨又看见了，给老大说：“看你兀兄弟，又不晓得是抢了谁了，还是杀了谁了，拿回来那来多的银钱。”老大问老二：“你兀银钱是从哪里抢来的？”老二说：“我敢抢人家谁哩，是我哭我的白狗哩，每次我哭的爬不起来的时候，就在酸枣树上扶一把，树上就会掉下些银钱来。”

第二天，老大也给白狗上坟去了，可是怎么也哭不出来；婆姨给他出主意，把辣子面给眼睛上搽一搽，就能哭出来。老大照老婆说的方法做，还是哭不出来；没办法，他就把唾沫搽到眼睛上，假哭了一阵；装着伤心地往起爬，在酸枣树上摇了几摇，把帽子端上等银钱往下掉，结果掉下来的尽是一些狗粪蛋子。老大起火了，一镢头就把酸枣树给刨了。

老二知道了，把酸枣树背回家，涮了根棒槌。老二洗衣裳时用棒槌一捶，烂

衣裳就变成了新衣裳，粗布衣裳变成了绸绫彩缎。老大婆姨看见了，眼红的不行，忙借来捶洗自己的衣裳，结果，新衣裳捶一下，变成了烂衣裳；旧衣裳一捶，就变成了布圪渣，大嫂气的一把把棒槌扔进灶火里烧成了灰，从灶火里迸出来一颗炒黑豆，老二把炒黑豆拣起来，吃了。吃了炒黑豆后，放一个屁，满窑里飘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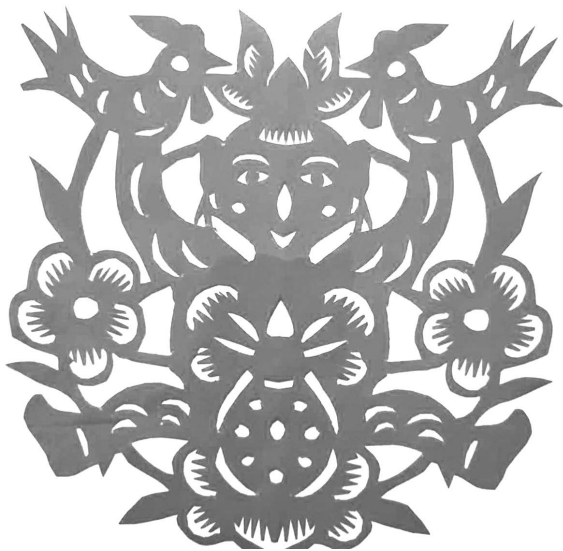
老二到城里赶集，放出的香香屁人都闻到了，都凑到老二跟前，闻他放香香屁。一传十，十传百，人都跑过来抢着闻老二放的香香屁，给了他不少钱。

老二拿了钱回家，又被大嫂看见了，对老大说：“你兀兄弟又不晓得抢了谁了还是杀了谁了，拿回来那么多的钱。”赶紧让老大去问。老二说：“我敢杀谁哩，

是我卖香香屁挣的。”老大家婆姨说：“老二吃了一颗炒黑豆就能卖香香屁挣钱，我给你吃上一升，你也卖香香屁去。”

老大吃了婆姨炒的黑豆赶集卖香香屁去了！赶集的人，都到老大屁股上闻，没想到，放一个屁出来，生臭；再一个屁，拉出了一滩稀屎，臭的人躲没个地方躲。一个老汉忍不住了，拉一根木楔子硬塞进老大的屁股，才止住。老大疼得一瘸一拐地往回走，刚到坡底下就大喊：“老婆，老婆，快拔楔，快拔楔。”老婆听成了“快拿钱，快拿钱”，高兴地跑下坡来，却发现老大的屁股里塞了一根木楔子！

栏目责编 朱合作



抓髻娃娃（剪纸） 卢凤霞

# 征稿启事

《路遥文苑》是由清涧县文联主办的一份综合性文学季刊，16k，120个页码，现面向广大文学爱好者、文艺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征稿。具体征稿事宜如下：

一、办刊宗旨：立足本土，面向全国。

二、作品体裁：小说、散文、诗歌、剧本、路遥作品研究文章等。

三、作品要求：

1. 所有来稿必须是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剽窃、侵权或从互联网下载，文责自负。

2. 思想性与艺术性较完美统一，作品要求政治观点正确，主题鲜明突出，思想积极向上，内容丰富饱满，坚持“三贴近”原则。

四、投稿邮箱：543156201@qq.com

联系人：李嘉懿

联系方式（微信）：13636793458

五、收到稿件后，如果三个月没有接到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编辑有修改稿件的权利。

《路遥文苑》编辑部